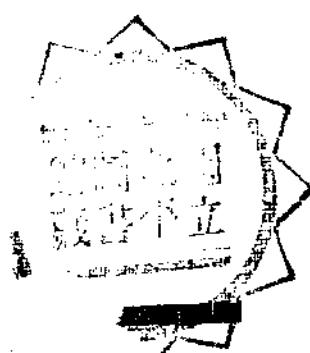


第四五期合刊

一九三一年三月

本期目錄

- 物史觀之要領 緒第二期 左持
治理論大綱 傅宛因
的社會發展 潘肅
本論註釋 羅遠薄著
莫仇譯
所謂軍縮會議的分析 默然
文學的起源 楊彭
文學批評辯 王集叢
司徒金順與黨代表 吹霽
海外通信一則 L.C.王。



江蘇人文地理

柳肇嘉編

全書一冊

實價六角

普通物理學

夏佩白編

精裝一冊

三元二角

倫理學概論

江恒源編

全書一冊

一元二角

中國文字學大意

江恒源編

全書一冊

三角七折

社會科學與歷史方法

張宗文譯

全書一冊

實價六角

近世社會思想史綱

張資平譯

全書一冊

一元九折

社會學與其他科學之關係

駱美帆譯

全書一冊

實價一元
七角

家族進化論

許楚生譯

全書一冊

一元
六角九折

大東書局發

1. 唯物史觀之要領(續第二期)(左持)
2. 政治理論大綱.....(傅宛因)
3. 價值論之史的發展.....(潘肅)
4. 資本論註釋.....(羅臻薄著)
(莫仇譯)
5. 所謂軍縮會議的分析.....(默然)
6. 文學的起源.....(楊彭)
7. 文學批評篇.....(王集叢)
8. 司徒金順與黨代表.....(吹霽)
9. 海外通信一則..... L. C. 王.

唯物史觀之要領

(續第二期)

左持

三 階級鬥爭說物質的衝突及於人 底意識的影響

我們已經知道，全社會是怎樣隨着物質的生產力——以生產對自然實行鬥爭，無論在什麼時候。生產力一經變化，則環境必要變形，而在人們底心理也要表出承受新印象的新確呢。心理的過程，對於新條件完全發生反應，並且在社會內必然生出新思考的方法和方向，新思想，概念，信念，意見以及變化了的意識和不同的意志。這些新感情和思想，結局，對於舊習慣底形式和社會底規範，發生了厭惡和反抗的精神。要想再整理這些不調和的運動，便積極地增加勢力——由新環境底條件和印象受了影響的東西，數目愈多，發生的社會意識也愈多，而且這些印象形成新確信也愈快。

只因快的關係，社會的意識，發生得也快。社會意識一經驚醒，則舊精神的信仰，政治的思想及因襲的道德規範，在現實的實踐上受其支持並由現實的事實及行動底骨骼足以維持牠底時代，便過去了。以舊生活條件為基礎而調和以前的生產力的舊社會底規範及制度歸于消滅，而適應其支配生產力的新條件底新形態及規範，便替代而興。進化便进入到那急速進步底別的階段去了。歷史的車輪，也迴轉起來了。為什麼呢？因為司機人——生產力，給車輪予了個莫能抵抗的前進力。誠然，歷史的車輪，在未迴轉以前，沒有歸到原位置的以前，在中途發生了無數的障礙——這障礙在牽制車輪底力量和推進車輪底力量間底激烈的鬥爭中徘徊，進而復退。可是到了極難避的時候，歷史便從舊地點永遠離開了。適應新生產力底要求所形成的新規範及制度，排除了舊習慣，制度及標準，給生活予了個新歷史的形態。

所以若是社會真有一個同質的組織體，各個機關和成員都在互相平和與調和的狀態下生活時，那末，我們的確能够想像一般的社會是進化的。但是我們若是研究社會本身內部的條件時，我們便知道生產力同時不是作用到一切社會的，却在反對方向，把社會分為幾個有互相矛盾的利益，互相鬥爭的團體；破壞社會成員間底統一與調和；以非一的

各種的環境，劃出對立的信仰；沒有共同底同一的感情；只有相異的意見及利益等。所以這不僅是自然和社會間底鬥爭，而社會秩序在社會本身內部也演出諸階級間底鬥爭。

馬克斯說：『支配人類和人類間的條件，由生產方面而被決定。生產方法生了變化時，生產者相互間底關係也生了變化。他們共同勞動的條件並在全生產行程底職務上都起了變化。當發明新武器，新戰爭的工具時，因為這個原故，那軍隊底全內部組織以及所構成的軍隊由人們認為一個有組織的完全體底各個人所占的關係，必然的起了變化。其結果，軍隊和軍隊間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人類社會的關係和支配生產的關係，與物質的生產力所起的變化及發展都是一致的。在古代羅馬社會內所有的關係，譬如是建築在奴隸制度上邊的；而在有產階級社會內，也和封建制度採取別的形態一樣，又由別的條件發現了別的特性來了。』

所以全社會階級底分裂，的確是存在生產力內部的。在原始時代由狩獵生業所成立底當時的生產力，差不多全都是個人間底關係，無條件的要求站在絕對平等底基礎上的共產主義社會秩序。但是隨後人類由狩獵時代移到農業及牧畜時代時，社會關係完全採取了相異的形態。以前平等底基礎，就是絕對的共同和生產物底平等分配，已經是被

破壞了——社會成員相互間底關係，早已不像在個人間有平等權利似的，把相互關係底位置，放到表示特權階級和非特權階級，幸福的個人和普通民衆間有很大的區別這個不平等的基礎上去了。到了主要的產業以及生產力，由戰爭而構成了的時代，個人的關係愈加不平等了。于是社會便分爲兩大部分——主人和奴隸。現在資本家和勞動者底社會底分裂，不是爲使用每個生產者的關係而生的，同樣也是爲販賣和交換的關係，由其製造商品底生產力底性質而生的。在前邊已經說過，生產力創出非同一的幾個相異的環境——產生相異的生產樣式。由這相異的環境所受的印象，彼此常生矛盾，而且由其所屬的階級給主體底心意，予以相異的影響。其結果，在同一社會內，便形成出相異的思想，確信，習慣，制度——一言以蔽之，相異的觀念體。在這樣狀態下，不得有叫做對於一個全社會底『一般的倫理法則』可是因爲前述原故，却展開了叫做階級道德的東西來了。被壓迫階級底倫理的規範和壓迫階級所支配的倫理的規範常是相反的。被壓迫階級認爲正當的，壓迫階級或認爲惡劣，有產者認爲義務的，而普魯列塔利亞或目爲罪惡也說不一定——這兩階級彼此都是這樣承認的——各由其本身底見地而觀察。爲什麼呢？因爲他們各由相異的

發源地，受其印象的原故。因為他們生在全相異的環境內而呼吸空氣，並且他們底思想，又向相反的方向而發展。相異的階級，展開了相異的思想領域，而且這相異的思想，永遠沒有歸一或消除成見的希望，以根深而且漸次擴大的裂紋愈加分裂起來了。為什麼呢？因為各階級對於生活抱着相異的見解，不同的確信；以個別的希望而生活，向相異的目的努力發展的原故。

在工場內從事惡劣的職業，以致減殺了勞動者底生命，但是這確為結合肉體與靈魂的手段。所以屈服在既無標準又無限制的勞動底被搾取的工錢奴隸，由現存社會秩序所受的印象，到底不能夠滿足他們底要求。這印象不但不能給他們予以心中底滿足的要求，却對困難和現行制度，生出了反抗的精神。這個制度，是表示少數者底所有的意義，並且是建築在剝奪使用由他們自己底勞動製出生產物的資格底私有財產基礎上的。遊手好閒，坐食他人底勞動結果的布魯喬亞，確在他們底環境內享受極滿足的幸福——他們所受的印象，對於他們自身全是滿足的。這印象給他們不但不快的精神，却展開了視現存秩序為極完善而且有利，這樣根深的確信。於是布魯喬亞以恐懼之色，暗視以推翻現存秩序為目的的人們底運動。非難社會改革者為有

最惡意的企圖，把一切能够想像到的罪過，都歸到他們底身上去了。這樣勢不兩立的見解，到底沒有調和的餘地——問題不在誘導兩者趨于平和的一致，而在使任何方終能得到勝利者底地位，這件事實。妥協是不可能的。一方或他方在社會上不能不得勝利——一切的階級，目的既在增進自身底利益和利用他們底權力，那末，站在維持社會底支配地位的階級和要得支配地位的階級間，勢必發生了最激烈的階級戰爭。人類由階級而分裂，並由發展階級意識的原故，在現存秩序下有利者和勞動者，支配者和被支配者，擷取者和被擷取者間底階級鬥爭，通過歷史的全行程而在種種的形式內都能够找得出。在這社會的鬥爭內，優勝階級，常是把他們底原則和要求最能適合當時的生產力的階級。由此把生產力和經濟的權力作為護身的階級，遲早也是得到了支配政治的權力，而以這權力完成了基于自己階級動機的新生產力底利益上底社會的整理。

法國大革命及一八四八年革命底勃興，因為支配中世紀全社會構造——為其最重大要素的封建制度都在內——的生產力，已經發達到新形態的原故。這次革命，一直到再不能維持舊秩序，動搖甚至于殞落，推翻封建主義，結局給新生產力予以最強的表現的階級，是資本家階級。新

生產力有了充分的發達，而其代表者——資本家變成了支配社會者群底一個階級，得到了充分的經濟的最高權時，便廢棄了過渡時代的封建制度，而以現時的資本主義替代牠底位置。所以舊法律及制度，就會隨着資本家底要求，也起了變化或全消滅了。由生產力底發展而得到經濟勢力底布魯喬亞，隨着歷史底必然的法則，已經拿到了政治的主權。

一切的革命，一切社會的革命，是表示政治的主權全部的或部分的移到新的以前被壓迫階級社會群底手中的意義。史的唯物論，表示政治的權力，只能移到代表生產力底利益的階級。

無論任何制度，由歷史底必然的原理能够替現在的秩序嗎？現代大階級戰底結果是怎樣？什麼階級是最後的勝利者？歷史底客觀的法則，無論如何，一定是要導入到資本主義底破落和無產階級底勝利者，是不可避的事實。

四 普魯列塔利亞底勝利

史的唯物論給我們說：歷史底客觀的法則，必然是實現代表新生產力底利益的階級，得到最後的勝利的。可是這是什麼階級？

近代社會，以其實行生存鬥爭底手段「生產力」，具體

化在產業集積——現在大規模生產底內部。數萬或十萬勞動者，為製造必要的貨物而集在工場及礦山以內。叫做「生產過程者」，是全社會都有關聯的一個集合的事務。近代產業底活動，以廣汎的分業為其特徵，所以即便某個生產物，也不是每個勞動底結果，乃是多數勞動底結果。已經完成了的生產物，沒有應該歸功于任何各個勞動者的特徵——那是集合的努力底結果。各個勞動者也不能在其所製造的生產物中認出某某物為其自身勞動底結果而有怎樣可區別的證據。為什麼呢？因為每個勞動着在極複雜的生產機關內，只不過像一個輪齒般的勞動而已。生產物底品質，專靠其所使用的機械底能力，並不是依存勞動者底力量的。

若把這集合的生產制度，追求到論理的歸結時，生產物底使用及消費，應該是屬於全社會的。因為這個原故，所以分配，也的確是不得不為集合的或社會主義的。可是實際上是怎樣？生產物底使用和消費，受了少數人底限制——一切的東西，足以供給使用的生產物，都被少數的個人壟斷起來了。多數者底生產手段，被少數者所占有者，這的確是釀成了社會底根本的矛盾。個人對於生產結果而得了支配及占有，和近代要求生產物有集合的利用及分配底生產力，確

是勢不兩立的一件大事。由個人以私有財產底觀念爲基礎的私的占有，是現在已經不能存在的，是由現時生產手段所排除了的從前生產力底結果。

爲維持社會自身底鬥爭所使用的物質的手段，若以個人所經營的小規模產業而成，並且全以個人底努力和個人占有勞動要具爲基礎時，分配必然也是個人的。而『個人的占有』是論理的。爲什麼呢？因爲所有是基于勞動的者緣故——私有財產，當然是歷史底必然的產物。在小規模產業內，生產物並不是勞動底創造物，那是工具和各個勞動者底熟練底結果，在生產物上邊帶着他們底努力和技倆底特色。具現于小規模產業的生產力，產出了私有財產，並且必然地發生了「富之手段」底個人的所有和分配。

但是生產力隨着產業革命而生了變化。小規模產業漸次變爲大規模的產業了。大規模的產業，我們已經知道，爲其發展的關係，當然是要求集合的或社會主義的分配方法呢。現在的生產力底發達，由現存社會制度——以私有財產和生產結果底個人的分配爲基礎的制度——受着拘束和阻礙，這件事，全是由發生恐慌而表現的恐慌，是惡劣的產業組織底結果，社會化了的生產和個人的壟斷間底矛盾的表現。由資本家底管理而發生的無組織的生產，破壞各個

生產者以及壓迫他們底競爭者，目的在以操縱許多財政的權力為努力獲得勝利的企圖。其結果，自然發生了無政府和混亂的生產。在許多生產部門內，因為有了不能夠維持其增加產業和步驟底大眾的購買力，以致發生了過剩的生產，所以別的產業部門就完全受了排斥。這種狀態，到了極盛的時候，結果，發生恐慌而生產力又受了很大的束縛。因此無組織的生產，便發生了剩餘生產——對於生產力這個東西發生了有急激作用的痼疾。恐慌，實只為近代社會內最可惱的病症——就是表示生產力不能適合現代的制度以及習慣，法律，建設這類的事情。「制度隨着牠自身底傷食而患胃疾。」

由社會內各種階級所提出的許多要求中只有生產和富之手段應由個人歸諸公共及社會的管理；分配不該為個人的，當為集合的（共同的）；社會僅由一個有組織的共同管理的秩序為社會全成員底利益計，而要求有正當的分配者，纔能够適合近代的生產力。而且這樣的要求，除去普魯列塔利亞而外‘無論任何階級都提不出來；所以普魯列塔利亞伴着歷史底必然的法則，一定是得到政治的權力的。

(完)

政治理論大綱

傅宛因

目 錄

導言

第一篇 政治科學概論

第一章 政治與政治科學

I. 政治二字底意義

II. 政治過程對於人類生活之相互關係

III. 政治過程中的因果關係

IV. 政治科學之可能性和必要性

V. 政治科學的涵義

第二章 政治科學底方法問題

- I. 方法問題之重要性 ·
- II. 方法問題的內容
 - 1. 認識觀點的問題
 - 2. 研究法則的問題
 - A. 歷史的問題
 - B. 實驗的方法
 - C. 比較的方法
 - D. 生物學的方法
 - E. 法理學的方法
 - F. 心理學的方法
 - G. 對於各種方法之總批判
 - H. 辩證法之運用
 - III. 政治原理的科學方法和政治運動的戰鬥武器

第三章 政治上的理論與實踐

- I. 政治上的理論與實踐之統一的意義
- 1. 政治科學底任務
- 2. 布爾喬亞政治學與普羅列塔利亞政治科學之間的分水嶺
- 3. 普羅列塔利亞政治科學之特性在於實際生活

之指導

II. 政治上的錯誤之討論

1. 機會主義
2. 盲動主義
3. 官僚主義

III. 結論

政治理論大綱

導　　言

年來國際資本主義經濟的加速恐慌，使得世界政治瀕於極形不安的紛亂狀態。同時，國內經濟之畸形發展與一般人民之破產流亡，亦使得中國政治走入了穹兇險惡的境遇。而且，在殖民地命運支配之下的中國社會，無論是經濟上或政治上，在在皆現出了集帝國主義衝突矛盾殘暴尖刻的大成。因此，除了那盲目無知的少數人有不知今日何日之外，凡是不能不生活於現今社會的人們，沒有不感到政治上的煩惱或政治上的苦悶的；大家都好像是在迷宮籠罩之下罪人一樣。但是，宇宙間不可思議的事情，僅僅是宗教家所能承

認的。我們有了科學，有了解釋宇宙並處理宇宙的方法；因此，我們不相信神仙，也不相信上帝。我們祇知一切事象，皆有其根源與去處。政治上的黑暗時代，自有其黑暗時代的背景和歷史上的意義。一切事象之表現於政治上而令人難解的地方，每每正是促使我們走向解決這一切苦惱的出路。這樣，在我們不能不為生活而奮鬥的要求之下，對於所謂政治現象之理解及其對策，便成為十分重要的事情了。

要解釋政治現象並處理政治現象，自然主要的就是研究和運用政治科學或政治原理。但是，我們去翻閱那些替舊社會辯護的布爾喬亞政治學，却又使人愈益糊塗不知所措。那些政治學著作的特點，是使人迷離徬徨，陷神經於錯亂狀態的魔術。所以反轉來，便只有去從現代新興社會科學的領域中去探究這種學理。因為，在解釋整部人類社會法則的整部社會科學之中，是包含有關於政治現象之理論的。不過，在新的社會科學之中，關於政治科學之獨立統系的書籍，在中國尚難找得。即或有一兩本，也是從社會科學中抽摘下來片斷之組合，關於整部政治理論的體系，仍然難於令人透澈貫通。至於那少數教授如某某編著之新政治學之類的書籍，表面看來好象是融合新舊的不偏不袒的科學著作，而且著者又說那是世界上從來未有的著作。但是，

在整部社會科學領域之內說來，它至多是一個投機著作。那種把新舊名詞拉在一起，教條似地屈解糊說，實在是有些罪過的；因為欺騙了人，並客觀上麻醉了人，的確不能不算是舊社會混入新社會來的妖言惑衆，因為這種緣故，許多青年，的確嘗試了他底愚弄呵！所以，正確的政治科學，真是難找。

雖然，無論怎樣混亂，我們要求解釋政治現象並處理政治現象時，不能說找不着一種有系統的理論就袖手旁觀。我們應當嘗試，我們應當努力來整理我們底觀念，我們應當迅速地補償我們對於政治理論的知識方面的缺乏。這樣，我們在這種迫切的需要之下，不妨以學習的信心和忠實的態度，僅向着朋友們以微薄之盡力，來寫這一遍文章。

體系之說明

政治理論所論述的主要對象，就是國家。政治理論所擔負的主要任務，就是政治運動之指導。而關於政治理論之一般的科學的說明，却又是建立政治原理之初步的必要程序。

所以，按着順序進行，我們首先要講的是“政治科學概論”，其次是“國家論”，最後便是“政治運動之指導”。

第一篇

政治科學概論

政治理論這個問題，在它提到我們面前來的初步意義，就是在於要我們認識清楚：什麼叫做政治？所謂政治這個東西，是否可以用科學方法使它成為有系統而又足以指導我們處理政治生活的學問？在政治生活中，我們如何才能不陷於盲目要求或錯誤行動，而達到以“了解必然為自由”之途逕的程度呢？把這些基本概念確定之後，我們便自然明白所謂政治科學是什麼東西了。

第一章

政治與政治科學

I. 政治二字底意義

從歷史上追溯政治二字底概念，只有從最初的政治生活時代開始，方能有效。一般人都承認，政治生活發生最早而又可以考究的時代，便是古希臘時代。

在希臘時代，所謂政治即是希臘語的 *Politike*。這個字

的後來變化，在英吉利語便是 Politics。而希臘語的 Politeike 一字，在當初，是 Polis（即國家）之學的意思。而 Polis 一字在當時是城市的意思。我們大家都知道，當時希臘的國家，是城市國家。如當時的斯巴達（Sparta）雅典（Athen）等名有城市，即是當時的國家之模範。而且當時的城市國家之構成，是由奴隸所有者階級對於奴隸階級之統治的有組織的表現。因此。我們現在所說的“政治”二字，是指人類社會中發達到了奴隸社會，那種階級對立已經具體化了的時代所表現出來的概念。而且，我們還可以根據古代社會的情形，^{註1} 知道“有組織的統治”是奴隸社會以前的族長或氏族社會裏已經存在着的。一直追溯到，上古時代上去，唯有在原始共產社會，這種有組織的統治，才比較地淡薄起來。而且在那沒有階級內容的人類最原始社會的時代，是根本沒有所謂“統治”這種事情的。

註I. 參閱莫爾干著古代社會

希臘以後，羅馬的國家，封建時代的沙理曼帝國及近世文明國家，便先後地使政治二字底意義更形具體化起來了。羅馬時代的奴隸所有主，貴族等上層階級是不事生產的。他們底生活，唯賴當時的奴隸農民之苦役勞作。所以羅馬國家也是奴隸的國家。因為當時奴隸農民也是和希臘時代

的奴隸，同樣地被國家統治着，而以服侍統治階級的奴隸所有者貴族等為其社會職任。到了沙理曼的封建典型國家時代，那地主、僧侶、貴族、牧師、教皇等等，重重森嚴的等級統治之下，便是農民平民在那裏勞苦操作，以供其封主或領主以上的特權階級享受生活。而金字塔似的沙理曼帝國，便成為封建政治統治的模範了。到近世以來，所謂文明國家，便是由推翻封建束縛而以布爾喬亞工商業階級為推進生產力之必然趨勢之下形成的。為了保護工商業，關稅之設立，法律之規定；於是一般私有財產，個人主義的思想，便構成近世的文明國家的原則了。在這近世文明國家中，所統治着的勞動者，農民便是主要的生產者。布爾喬亞便以資本為吸吮一切財富的武器。布爾喬亞底民主主義，在每一法律條文之下，說明了近世國家是布爾喬亞統治普羅列塔利亞的主人翁。這種意義，比較起希臘，羅馬及沙理曼時代的統治關係是完全一樣的；而且是更加具體地使“政治”二字底意義嚴密起來了。^{註2}

而且，近代以來，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之發展，由國家的進而為國際的。與此相伴而進，所謂政治又有“國際政治”了。國際政治的表面，看起來好像是世界各國家各民族所形成的。但其內容，即不外是世界上國際布爾喬亞對於世界上

國際普羅列塔利亞之剝削和統治及帝國主義的強大民族對弱小民族之掠取和統治的表現而已。

註2. 參閱恩格斯著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

由此，我們便可知所謂政治，就是有組織的統治之意思了。這是歷史與事實的具體概念。

雖然如此，在許多地方，也有解釋政治二字為其他意義的。如既已常見於一般政治學書籍上的主張，大體有兩種。第一，如柏拉圖（Plato）及中國孔子諸人，便說政治是“治人”的意思。他們認為在社會上許多貧窮的，知識薄弱的人，是應該由那富足的，學問豐富的人們去統治管理他們的。這樣說來，國家的統治，便是社會國家安寧所必然出現的合理制度。這種說法，對於政治是人統治人的事實，確是很明白的承認着。但是，他們主張這是因為知識與社會上生活之不平衡所必要的政策，而於此種不平衡的根本原由，置之不理。所以，我們認為這僅僅是公然承認統治階級的理論根據，使那被統治的人群甘心為奴隸的教條。所以，我們可以說這種學說的主張，是站在統治階級立場的學說。第二，如近代民主主義者中，常常解釋政治二字為“管理衆人底事務”之意。他們以為民治即是人民治理自己底意思。國家不過是人民底總體，政府機關人員不過是人民底公僕。這看

來好像是極其明白的事情。但是，我們要知道，所謂民治者，其真象即不過是社會上有錢有勢或有知識足以替那有錢有勢的布爾喬亞統治普羅列塔利亞及貧苦民衆的表現而已。所謂“管理衆人之事”即不外是管理一部份人壓迫其他廣大群之事情而已。因此，我們可以知道這種說法，僅僅是布爾喬亞階級麻醉普羅階級迷語。因為，第一可以使布爾喬亞擺脫封建殘餘的專制主義之束縛，公然以統治者爲“公僕”之意，即是說那具有資本的主人翁才是這些政府官員底主人，那些總長及行政人員，不過是精明能幹的僱員罷了。第二，這種說法，使得許多小百姓心裏覺得自己彷彿是公民之一份的民主觀念呈顯出來，便好規矩地聽從國家的支配。而使那廣大普羅列塔利亞在那一點保障也沒有的失業，貧困，沒有私毫自由的勞動奴隸生活之下，根本找不着如何拯救自己的出路，永遠屈服於布爾喬亞統治之下。由此，我們便知道這種解釋“政治”爲“治事”的說法，在布爾喬亞本身雖是一件真實的事情，而於廣大的普羅群衆則不過是掩護真象的布爾喬亞的麻醉劑而已。^{註3.}

註3. 國家機關對於土匪及流浪無業者之管束，是階級搾取的餘毒之表現；因為土匪流浪無業之人，即是由於階級社會的經濟制度之下的犧

牲品。

這樣，我們明白了把政治二字屈解的人，是犯了科學上主觀的絕對觀念的錯誤，而且是否定了歷史之進化的一種固定的機械思想。我們最後，仍是以歷史為根據，以客觀的事實為基礎。來說明政治二字底真實意義：

人類社會經濟關係中，因一階級對於其他階級為要保障其經濟上社會上佔在支配地位，而由此社會經濟的自然矛盾現象中產生出來的，超越於社會關係之上的有組織的權力之統治的表現，便是政治”。

II. 政治過程與人類生活之相互關係

由上可知政治生活，是歷史上的過程。在這政治過程中，人們在各個時代的政治統治之下，常常都是那在經濟上社會上佔優勢的少數人，在政治上便是特權階級，被保護階級；那廣大的人民，如奴隸國家時代的奴隸或農奴，封建時代的平民或農奴，近代的勞動者，農民……這些浩大的人羣，在政治上便是被統治、被鎮壓的階級。同時，我們可以記憶明白的，就是這些政治過程是由各時代的經濟之變革，而相應變革着的。

歷史是人類形成的。因此，政治過程，雖然是束縛人類中被壓迫者的力量之過程。但是，在政治上的變革，的確又

是人類使它變革的。所以政治過程又是人類把它推向前進的。

在古代奴隸國家之崩潰，是由於奴隸所有者腐敗及過分壓迫奴隸或農奴，到了山窮水盡之時，由奴隸及農奴或另外民族之革命力使它結束其命運的。又封建國家也是由於教皇、皇帝、僧侶、貴族等在壓迫平民或農民到了盡頭，使他們不能不推翻其壓迫的時候，同時在他們封建階級自身已經不能在社會上或生產上盡絲毫照顧之力時，才由市民階級使它走到崩潰沒落之途的。而且近代的文明國家（如帝俄），^{註4} 也是因為國內地主資本家已經無法維持時，纔有那在生產上負有偉大責任的魯羅列塔利亞起來建立新的統治關係的（新俄國家）。（而且，如果更往以後前進，那人民之全體都走入了生產過程時即到了沒不事生產的人也無須生產者統治不生產者或沒有反動勢力可鎮壓時，所謂“統治”的意義，即消滅而成爲社會生產之“組織”的分工的意義了。）由此歷史上的事實，我們可以認定，政治統治之變動，是由社會生活使那負有歷史使命的廣大被壓迫羣衆爲了生活不能不發動革命時的結果，那廣大的羣衆，在平常是一點一滴地不滿意並反抗着那舊的統治；到後來經濟條件成熟了，反抗力量具體了，統治者無法維持的時候，便是政治變革，

亦即是社會變革的時候到了。

註4. 參閱各國革命使書籍，

由此，我們可以簡捷結論如次：

在階級社會中，人們總是規定在政治關係之下的。人們爲了生活，其中那既已在社會經濟上佔優勢的少數特權階級是這政治過程中的統治者、主人翁、壓迫者、保守者。另外的多數人羣，是那政治過程中的被壓迫、被束縛的前進者。所以，爲了歷史之發展，爲了使廣大被壓迫人羣之解放，爲了人類真正平等幸福之努力，在這階級制度之最後的階段的負有歷史使命者，在其綜括推進人類文化之大成的任務上，是自然要爲了消滅階級社會而奮往前進的。——這種動力之根底，即在於其生活之條件與實質給它一個自然的規定；同時，那指導人類歷史的社會科學（政治科學）亦鮮明地給它以正確地指導。

III. 政治過程中的因果關係

由第I. II. 兩節所述，得知政治過程之一切現象，皆有其必然條件與相互關係。主要地可以列爲如次之三項：

第一，政治統治之社會根據和歷史的配合關係——很顯然地，所謂政治統治，即是階級社會在歷史過程中因社會經濟之不平等而發生的矛盾現象之表現。如果我們不受歷

史上的欺騙和階級的統治用意的蒙蔽，我們定然是能够知道：為什麼人類之間還要有政治的統治權力的有組織的壓迫及其由於社會生活經濟關係所規定了的基本意義；而且經濟生活之發展是歷史之動力，以及由此經濟變動而惹起的政治變動等等現象，這都是有因果關係存於其間的。

第二，在政治統治之具體的表現方面，如國家機關之作用，及各種法律（特別是憲法）以及一切莊嚴的組織和制度，都是有社會根據和歷史來源的——關於這一些事情，如政府之組織制度，如國體之規定，如選舉權之規定，如軍警法庭等等之組織……在一國家之內，決不是偶然地或憑某個元首之絕對意志設立起來的。而且這些組織和制度，在對於人民之真正的直接或間接關係上解釋起來，無論如何，都是有一定的中心法則支持着的。

第三，在政治統治之下的廣大人羣及那統治階級之間的對立關係及其相互間的力量之對比等，也是有其經濟背影和歷史沿革襯伴着的。而且這些人們在政治過程上何以有的是被保護，有的又是被壓迫，被蹂躪；其間自然也有具體的因果關係。

所以，總括起來，在政治過程中的複雜現象及其偉大的趨勢，以至於一切事象，是不難抽出因果關係，其間自有綫

索可求的。

IV. 政治科學之可能性和必要性

既然政治過程中的因果關係是不可否認的存在。那末，探尋這種因果關係的方法，自然也就是存在着的。有了正當的觀點和一定的對象，來從政治過程中的因果關係上抽出其法則，自然是一件可能的事情。所以，政治科學的成立是一件可能的事情。

不過，過去因為科學不會發達，或則政治科學者將自然科學的法則使用到政治科學的範圍以內，或則為了統治階級辯護和掩飾而製造出所謂政治學說。這種有名無實的政治學，離科學太遠，所以不過是裝飾品。在現今，人們追求真理的時代，和統治階級之苟延殘喘，已經難於支持的時代，這些欺人的學問，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了。所以，我們目前所要的政治科學，並不是布爾喬亞的或投機家改良主義者的裝飾品，牠是一個鐵面無私的，人類大多數爭取幸福所借重的武器，也就是現代舊社會轉換於新社會的過程中，足以克服一切盲亂的反動和建立未來文化的指導原理。

所以，我們底政治科學，對於一般的勞苦大眾及被壓迫人民是一種普遍而實用的武器。它對於一切政治行動和社

會運動是一種絲毫不可疏忽的指導原理。正唯在艱苦複雜的現代統治支配之下，政治科學正是我們要求解放所必須講求的有力武器。

V. 政治科學底涵義

在前面，我們已經說過，政治科學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東西。現在，為要確定以後研究各種問題，關於政治科學的涵義，勢必需要一種明確的規定。

在各種舊的政治學家所規定的政治學底定義中，我們可以證明他們底學說是什麼樣的東西。試看：

希臘時代的亞里士多德（Aristotle）說：“政治學是……求得最高幸福為目的……”。這種說法，根本承認人類永遠的是要過政治生活，而且主張愈來愈發達的政治生活意思。然則，階級社會畢竟是永遠的事情了嗎？這個定義顯然是一種臆測的定義。其次，

近代布爾喬亞的學者如英國的希迺（R. Seeley）說：“政治學是研究政府的現象，猶如經濟學之研究財富……”。瑞士的伯倫知理（Bluntschli）說：“政治學是研究國家的一種科學……”。美國威爾貝（W. W. Willoughby）說：“政治學所研究的不外三個主要目的，即國家，政府和法律”。這一些定義，詳細考究起來只是說明政治學所研究的對

象之概括的範圍。他們不能深入地規定政治學的內容，亦正足以說明他們底政治學是敘述政府機關或國家形態的說明書。他們對於科學的真正意義，已經被其為統治階級作裝飾品的任務所代替了。其次，我們再來看中國的政治學家底定義罷：

高一涵教授說：“政治學就是用科學的方法，研究出來關於管理衆人底事的原理原則，造成一種精密的有系統的理論，和能够實地應用的政策。”張慰慈說“政治學是研究國家如何發生，如何進化，找出因果變遷底公例（歷史的政治學）；並觀察現在國家底性質及組織，和所處理的環境，所發生的變端（敘述的政治學）；拿來怎樣應付現代政治環境，解決現代政治問題，創造新的政治局勢的工具（實用的政治學）”。我們從這種意思大體相同而語句不一致的兩種定義裏，首先感到這種定義在原則上，是較為備具着科學的精神的。但是關於政治之實際內容，仍是空洞已極。在他們兩個定義中，一致地表明着創造新的理論或創造新的政治局勢和應用於實際的政策；那種貌合神經的實踐的精神，充分地說明了他們底著作是從西洋人底書籍中抄下來，然後再加以紛飾的產物。這只需把高一涵底“政治學綱要”和張慰慈底“政治學大綱”翻來拜讀就可以明白了。再其次，

我們看看陳豹隱底“新政治學”上所揭的定義：“政治學就是研究人類在政治生活上的相互關係的學問”。他這樣空泛地信口說話，使我們如同聽了江湖術士糊說霸道地說“人是為吃飯而吃飯”的開玩笑的話頭一樣。所以，縱然他是標榜為“世界各國從來未有的”著作，在我們看來是不足奇怪的；因為再也沒有像他那樣不切實而又亂吹的人了。難怪在那部“新政治學”中，從頭至尾都是東拉西扯地敘述和名不符實的內容了。最後，我們看看：

鄧初民在“政治科學大綱”裏；關於政治學的概念說着：“以政治現象為研究對象，用科學的方法達到從混沌的政治現象中抽出因果關係法則的目的之學，便是政治學”。這個概念，對於政治學，仍是和陳豹隱底定義相類似的，空泛已極，使讀者仍然不了解政治學底本質和內容。

從以上各種定義中，每一個定義都表明了政治學在表面上是科學；但是，每一個定義都表明其未曾把握着政治學底實質。在前面從本章第 I 節直到第 IV 節，先後論述關於政治現象的問題當中，我們曾經確認政治現象就是社會經濟關係所發生的階級矛盾現象之上，統治階級對於被治階級的有組織的權力之支配的表現。所以“階級的統治權力”這種概念，根本上是我們底政治學所研究的內容。無論是

分析國家之發生，本質，及其作用，乃至於推翻它的反作用及其方式等問題，都是離不開所謂“階級的統治權力”的概念的。就是一般所謂政治支配，在其直接或間接的意義上說來，都是離不開“階級的統治權力”的。如果我們底學問題是不為知識階級的成見所掩蔽，而是真正站在客觀事實和實際的必要方面說話，我們對於政治學的定義是這樣的：

闡明人類底階級社會中支配權力之運動法則，以爲社會運動之指針的科學，就是政治學。

第二章 政治科學底方法問題

在上面的一章，曾經確定所謂關於政治過程的科學，是賦有歷史所規定了的必然性和階級社會生活之下的人們爲了推進社會而不能不把它當作科學研究的必要性的。因此，關於政治科學底內容和實質，已經規定出來了。現在，爲要繼續更具體地確立我們底政治科學底基礎，特別需要考究的，就是政治科學底方法問題。

I. 方法問題之重要^{註5.}

在所有的科學領域之內，無論是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當其方法問題尚無正確規定的時候，那種科學總是不成功的。我們知道科學初期的時代，起於希臘的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時代。當時的科學，僅僅是一種類型；其所以這樣的主要的原因，就是當時一般的方法，祇是借重於“推理”，即所謂演繹法的時代。但是，到了十六世紀，培根（F. Bacon）的歸納法出現之後，一般研究科學的人，就要着重事實之觀察，實驗，比較等實證的方法了。於是整個自然科學之方法論，才獲得了基礎。到了十九世紀，社會科學底方法才逐漸從自然科學的方法分離出來，經了馬克思（K. Marx）那偉大的努力，才建立了社會科學底基本方法，即唯物論的辯證法。因此，從整部科學發達史看來，方法論之重要，根本上是無可疑義的。

註5. 參閱王星拱著科學方法論

恩格斯著費爾巴哈論

其次，我從許多實際現象中去看看。在處理自然現象的技術家或勞動者之間，他們所能解決的，只是在他們面前所固定的事物；而於他們所必須處理的那一切各種事物間及其基本的關係原則，是沒有法子了解的。所以，這種技術家

或勞動者所得出來的結論，好像祇見樹木而未見森林，無論如何，是不能成為整部有系統的科學的。雖然，自然現象間的這種缺憾，在其作用上說來，並沒有什麼壞的意義。但是，在社會現象中，因為人類社會之構成，根本上就是由於一種勞動協作和共同文化所維系着的有機的結合；所以社會現象間的學問也是不能不密結聯系而由一種綜合的法則所支持着的。雖然大體說來，這種綜合的法則對於單個個人底起居飲食操作之沒有比較直接嚴重意義的事情，亦正如自然科學底整個理論對於技術家或勞動者之沒有比較直接嚴重意義是相類似的。但是，這種社會現象中的綜合的法則，對於整個社會運動，即社會經濟之變動，社會組織之變動和政治制度之變動，確是十分重要的鎖匙。因此，在這嚴密的社會組織和政治束縛之下的人們，在其到了非根本變革這種社會組織和改變政治制度不足以生活的時候，這種社會科學的方法，比起軍隊中的槍炮還重要得多。

尤其在以處理階級鬥爭的指導原理為任務的政治學這一部門之內，在其科學基礎之嚴格意義上和其實際運用的任務上說來，關於方法問題之重要，更是無容疑義的。

II. 方法問題底內容

所謂方法問題，其內容即不外是認識觀點和研究法則

的兩個問題；分述如下：

1. 認識觀點的問題

所謂認識觀點的問題，就是當我們站在我們所研究的對象底面前時，我們所採取的認識立場是唯心論的立場還是唯物的立場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在科學方法的論述中，早經大眾承認：唯心論是與崇拜宗教的神秘主義者一致的。只有唯物論的觀點才是一切科學成功的必要條件。
註⁶ 那末在政治學底領域以內，當然也是‘非唯物論為其出發點不可’的。關於這個立論，我們只須從唯心論者對於政治學對象所採取的認識觀點方面檢閱一遍就明白了。

註6. 參閱伊里奇著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唯心論者對於政治學所研究的對象即國家這個東西，無論他們認為它是“神意”或“人性”或“武力”或“自然發生”或“民意”或“心理”或“法理”等等……任何一種原因構成的，但歸根到底，沒有一個不是錯誤的。
註⁷ 我們且分別考究考究罷：以國家之成立由於“神意”，“自然發生”等原因的學者，多半是處在神權時代，即中世紀基督教的封建國家的背景而發生的政治理論家。他們當時的盡忠効勞於教皇或皇帝自然不能不承認“自然”或“神意”。
註⁸ 這種理論，儘管根本忽視當時那無數萬萬的農奴和平民之受壓迫，但

在封建階級統治之下，其建立封建政治底原理，以統治其人民，總是必要的。但它正適合於當時被統治的農奴和平民對於社會人間的可憐觀念。因為他們一般正是崇拜神意或自然命運的時代。但是，後來，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所謂國家，便是布爾喬亞用以保障資本主義經濟之發展而意識着它不過是代替布爾喬亞維持資本主義制度的工具。因此，“民意”，“心理”，“法理”等學說便出現了。雖然如此，在任何近代國家中誰也看得懂那佔人口絕對多數的成千成萬的普羅列塔利亞及一切貧苦民衆對於國家並沒有“民意”或“法理”或“心理”的自由表現，他們僅僅是被統治的人群。所以，由此益足使我們不難了解布爾喬亞的政治學，對於政治現象的觀點根本上是掩飾布爾喬亞統治普羅列塔利亞的政治制度的基礎理論了。至於有的學者以為古代國家或奴隸國家（如希臘羅馬時代的國家）是從“人性”或“武力”發生的。這只要我們明白古代部落戰爭的結果，被征服者是和該部落之下的人民，一樣為那酋長或奴隸所有者統治着的，並且那種在經濟上軍事上佔優越地位的酋長或奴隸所有者，當然是當時的統治階級。這都是當時的真象事實。那末，我們就可以原諒這些主張“人性”或“武力”說的學者因為不大明白古代社會史實，當然不免含糊事實，憑空論斷。

的呵！

註7. 參閱政治思想史書籍

註8. 參閱恩格斯著原始基督教之起源

以上唯心論者關於政治現象之本質及其起源的解釋，大體不外他們主觀臆測，或爲了替當時統治階級作理論而牽強附會的論調。對於這些，無須乎用詞句去爭辯；只要注意這個問題的人，去把社會進化史詳閱一遍就明白了。以下，我們看看唯物論的觀點罷：

唯物論者關於政治現象（即政治學所研究的對象）的認識觀點，不是憑臆測或從表面上主張的。唯物論者首先肯定人類社會之構成是人類生活所必須的條件，而社會關係之成立又是由人類相互勞動分工等必要所形成的經濟關係爲其基礎的。從全部社會史看來，政治關係之實質，乃是人類經濟關係在發展過程中將社會關係分裂爲對立的階級關係的時候，那在經濟上社會上站優越地位的階級對於被推取階級或被支配階級的一種有組織有權力的統治關係。而且，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過程中，我們知道這種政治關係所表現出來的就是國家的活動。（關於國家的研究，我們將另外設立專篇來詳細論述。）並且，我們爲要說明國家是階級社會中統治階級用以統治被統治階級的工具這件事情，

並不是隨便捏造的理論，我們可以盡量地舉出事實來：我們從最初表現出來的國家，即奴隸國家，經過封建國家及近代文明國家各種主要形態當中，在每一個國家裏，那掌握政權的階級總是在法律上被保護的。希臘的奴隸制度是當時國家所依以建立的基礎。沙理曼帝國時代在法律上闡明封建遞屬的尊嚴教義，是皇帝和法皇以及一切貴族，僧侶，諸侯等統治階級的護身符。近代民族國家的私有財產權是近代布爾喬亞特權階級底神聖標語。因此，我們看見一切國家機關所統轄之下的法庭，軍警一切設施，都是這種支配階級在保障其經濟的社會的特殊利益，用以鎮壓社會上其他人群的工具。關於這點，我們可以更明顯的舉例來看：近年來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壟斷經濟，已經使各國的政治統治權力不能不法西斯蒂化的原因，根本是為了鎮壓勞苦大眾而不能不集中精神以實現資產階級專政的結果。而且在這種專政形式之下，我們看見那些大財閥是掌握政權的主要腳色。他們為了保全自己底富厚財產並和緩經濟恐慌以及協力割宰殖民地，壓迫勞動大眾，辛辛苦苦地籌化奔忙等等；總之，為了統治廣大的民衆以供驅策，不惜煞費苦心地愚弄和欺詐乃至極端壓迫。再看看罷：中國各個經濟中心的地方，如奉天，寧滬，平津，廣東各處的財閥所維持起來的

統治階級度工具，雖然並沒有完全統一，但其作用確是政治的統治。所以無論那一部份的統治者，只要在經濟上和國際關係上，軍事上佔優勢，財政上有辦法時，便是要人了。同時，軍閥政客們如果在鎮壓勞苦群衆或撲滅革命軍沒有勞蹟的時候，或軍費政費籌化不成的時候，便又不免動搖。有時候當資產階級急於要求反對帝國主義或消滅革命勢力，而這些大人物不能勝任其任務時，這種偉大的工具，便只好下野。這所有的事實，在政治上都是活輪活現的事實。我們探討這些事實的結果，只不過是說明國家這個東西，根本上是統治階級對於被統治階級的統治組織的鐵證罷了。

由上所述，可知所謂政治現象，即國家的一切活動，並不是全體人類底民意或心理或人性的結果，更不是神意或自然發生的事實；它只不過是人類階級社會中在經濟上社會上佔優勢的階級統治被壓迫階級的表現而已。

由此，可知唯心論者關於政治現象即國家的認識觀點，所得的結果是替統治階級作理論的。唯物論者關於政治現象即國家的認識觀點，所得的結果是站在客觀地科學立場，忠實地曝露階級社會上的政治現象之本質以爲人類文化之發展前途的理論；亦即是現代社會變動急轉直下之時際

，為廣大被壓迫勞苦民衆弱小民族奮鬥解放之理論的基本出發點。我們底政治原理在這裏便確立了它底基礎。

2. 研究法則的問題

以上說明了我們在政治原理這一部學問中的認識觀點是唯物論的，而且指明政治現象之實質是以客觀的社會經濟現象為其基礎的。這樣，在方法問題中，我們已經確立了我們底唯物論的出發點。現在，必須繼續論述的，就是更詳細闡明這種出發點所必須依以進行的研究法則。

在一切布爾喬亞政治學的著作當中，他們為了表示自己底理論是一種科學，通常在其著作之頭一部份也列論到研究法則的問題。關於這點，我們從所有布爾喬亞著作裏發現出各種各色的主張。現在，試舉其主要者檢討如次：

A. 歷史的方法

這種方法首先從歷史上去觀察各時代的政治制度及其優劣之點，以為確立對於現有政治現象之主張的準備。

這種法則看起來似乎是科學的；其實不然。科學告訴我們，事物現象中的“類型”固然可以用基本的或一般原則去說明它。可是，在歷史上的發展看來，社會生活現象中却沒有同一法則可以永遠支配着一切事實的。所以，關於現有政

治制度之研究和指導，決不須這種只注意外表面的歷史法則，即忽視現實之實質的法則。這種法則不過是布爾喬亞政治學上比較迷人的裝飾品；其實是很容易被人看穿的。

B. 實驗的方法

這種方法根本把政治原理當如自然科學上所假定的某種原理，而以現有的或特定的政治現象為其試驗場，以期獲得較優良的政治制度之主張。

這種方法看起來，似乎是很科學的；其實錯誤得連根柢都沒有了。誰也不能否認的：自然現象比較人類社會現象不同的地方，就是人類社會底內部是由有意志的人類構成的，且人類社會上政治過程底發展，是由經濟生活推進的。因為，自然現象之探討，因其所使用之儀器及其固定的範圍等等限制，自然可以允許某種假定說以試驗之。而且試驗的錯誤與否對於研究的結果總是有意義的（不是正面的證明，便是反面的證明）。反之，人類社會則不然，人類社會底發展就是人類底實踐，其中一切現象皆有其物質條件所規定了的法則支配着。因各時代社會經濟關係之不同而有其相異之政治制度，乃自明之理。所以，那種機械的實驗法，在政治學上的作用，僅不過是替布爾喬亞的政治學加上科學的皇冠罷了。

C. 比較的方法

這種方法是將現有的各種政治制度或過去的各種政治制度作比較而從中抽出結論以爲建設現有理想之指導的。

依前面 A. B. 兩段，已知只從表面研究政治制度之形式或死板地拆毀這種制度而構成某種另一制度，均屬空想。其根本錯誤即在於忽視了所有政治制度在其形成之基礎上的客觀的社會經濟關係。因此，比較的方法也是極其表皮的方法。

D. 生物學的方法

這種方法把國家當作生物有機體或人類身體的構造相似的東西，以政府比喻神經中樞，交通比喻血脈，人民比喻細胞等。用生物學的方法解釋一切發展狀況，把那些組織在政治關係上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看爲一種固定的命運所規定了的關係，而得出結論，說不幸者與幸福者之必然且必不可免得永恆的真理。

我們知道人類社會中人是有意志作用，且可以相互變動影響的動物，政治制度原不過社會制度上矛盾關係的反映。生物學者偏要牽強附會地解釋着，這也不外是巧妙地替政治學加上科學招牌，以爲布爾喬亞作統治理論的根據而已。

E.法理學的方法

這種方法把國家當作一個法人，從國家底統治權力之多方面表現所構成的一個概念即薩威臨貼（Sovereignty）出發，說明國家底構成及其作用，全係人民在相互間所確立的法律關係所支使的表現，把一切法律上或憲法上的條例和原則用來解說和指導政治上的活動和關係。

這種說法，好像是先從人與人之間說起最後才達到政治現象的解釋。其實完全是東拉西扯的。法理學者把事情顛倒了。以為政治是由法理所規定的。其實，法理的原則和條文，在其歷史之發展說來，是政治關係確立之後的結果。統治階級在事實上形成了政治統治之後，為要說明其行為和作用之合理，乃依就那些既已確立的統治關係或相互關係說為條理，於是法理概念便成立了。關於這點，只要看看法律條文所根據的憲法在其規定一切基本事項時，每一個部門都是明顯地規定了統治階級底利益和被統治階級底束縛的。所以法理學的方法，同樣是和前述幾種方法一樣，只不就明白了過是增加布爾喬亞底理論罷了。

F.心理學的方法

這種方法比較法理學的方法是相類似的。法理學者將政治現象求之於人與人之間的法理關係；心理學者同樣將

政治現象求之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以心理作用爲基礎說明政治現象。心理學者在政治上已經找不出最抽象的理由去解釋政治現象以掩蔽真象的時候，便藉用那易於使人滑亂感覺的心理作用來說明人與人之間的政治關係和國家政府等皆爲人類心理所必然要求事實。藉此以說明人們底心理作用，驅使人們甘心被支配或必然要被國家政治所統治的本性在於心理上的要求。其實，心理作用對於政治支配乃是政治支配的意識上的反映。政治統治並不是心理作用的結果，乃是人類社會經濟所發生出來的權力支配關係。心理作用乃是人類在客觀外界所反映於腦子及肉體所發生的反映而已。所以，心理學的方法，是統治階級蒙蔽真象的抽象方法。牠底任務是替布爾喬掩飾那許多政治上的不平等和頌揚統治階級當權和被統治階級永遠與生俱來受壓迫的理論之方法。

G. 對於各種方法之總批判

以上關於舊的政治學的方法，已經舉了六種主要的。其各個之不能實際妥當地解釋政治現象，已瞭若指掌。最後，綜括那六種方法之共通缺點決論如次：

第一，六種方法觀察政治現象是從表面着眼或觀念上着想的，未能深入其實質及其基礎。

第二，六種方法觀察政治現象是從固定的關係上出發的，未能把握其變動過程和必然傾向。

第三，六種方法研究政治現象是從全民立場出發的，根本把政治關係看為自然現象。忽視了階級概念。

因此，縱然六種方法是如何地使用了科學上的術語詞句，如何歸納或演繹，終竟未能得出政治現象中的因果關係之法則。難怪一切布爾喬亞政治學說底內容，從頭至尾都是在那裏敘述政治現象而以斷章取義為其特點的。而其根本不能領悟到政治原理之科學性，顯然是研究方法未能完善之緣故無疑。而此種方法上的缺點之糾正，在整個科學域以內看來，是十分嚴重的。雖然如此，在我們看來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因為布爾喬亞在其個人主義原則支配之下和保護其自己階級利益的企圖中苟延殘喘着，對於政治理論表現得不得其門而入，倒是必然的。要知道，科學本來就排除私見的。比方說，當我們走到自然科學領域之內時，我們雖然看着自然科學是人類用以對付和處理自然界的，但是，我們從來就知道人類在自然科學中是不能將個人主觀的偏頗觀念滲入其間的。因此，自然科學在極嚴格的待遇之下，才到了如今的成熟時期。而且布爾喬亞常常喜歡誇獎自然科學，即用自然科學；因為資本主義在打倒封建政治的鬥爭中，

是自然科學輔助起來的。所以布爾喬常常頌揚自然科學，專利自然科學，以科學二字為美名去摧毀封建主義。同時，在資本主義從封建主義轉換出來的時代中，許多時候在社會生活上的複雜支配，不能不惹起布爾喬亞去研究社會現象。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矛盾性，顛沛着布爾喬亞以及普羅列塔利亞反抗着布爾喬亞種種的原因，亦使得布爾喬亞必須鎮壓社會上的波瀾和鞏固自己底地位。於是布爾喬亞的所謂社會科學便發生起來了。而且在觀念上他們常常把自己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相提并論；所以，在布爾喬亞卸用的社會科學中，因其添加有布爾喬亞主觀的成見，在解釋現象時總是不切實的。同時，那種死板地把自然科學所使用的機械法則來處理社會現象，自然也是不切實的。難怪布爾喬的政治學者各有其獨自之體系各有各的方法和主見，各執一是。所以，具體說來，是這樣的：

布爾喬亞社會科學中的政治學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僅僅是普通的歸納和演繹的方法。這種意義之好的方面，僅僅是指示了我們研究社會現象和政治現象中的技術的方法。在另一方面說來，因為未能全般地探求社會現象或政治現象中的真象及其因果關係，所以是必須糾正的加以補充的。

H.辯證法之使用

這種必須糾正和加以補充的方法，即機械的，玄學的方法。它正是和前節“認識觀點問題”中的唯心論者底觀點相聯繫着的相輔而行的。所以，我們來糾正和補充這個缺點時，也是要和在前面以唯物論的觀點代替唯心論的觀點一樣，要從事實之真實性和全般性方面去揭露社會真象和政治真象，要從歷史之必然性方面去探究我們未來的正確大道。在這個關鍵上說來，那與唯物論不可分離的辯證法，便是必要的方法了。^{註9}

註9. 參閱恩格斯著反杜林論

辯證法是什麼呢？辯證法是和形式邏輯相輔的科學方法。^{註10}它在統一地聯系地發展地對於矛盾的變動過程中說明一切事物現象。在歸納法和演繹法對於事物之局部的靜止的研究所輔助之下，它成為研究事象的抽象的法則，系統的法則。而且，辯證法是社會現象中所充滿了的法則。所以，在我們底腦筋忠實於客觀事象，我們在了解事物現象之真象時，我們底認識觀點，不能不忠實於客觀事象即是唯物論的。

註10. 參閱蒲列哈諾夫著馬克斯主義的基本問題

因此，人類社會中的政治現象（包括其所依以存立的客觀背景）在其被人們實踐過程中，它是充滿了辯證法的。

而且指導這種政治生活的基本觀點不能不是唯物論的。這樣，我們人類在政治生活過程中也是必須強把握着政治理論中的唯物辯證法了。

關於辯證法，在本文以內，無須詳細列論。本文只是說明辯證法之必要和實際上使用辯證法以確立我們底政治原理而已。現在，為了結束方法問題中的論述，試舉用唯物觀點對於政治現象辯證法之說明的例子如次：——註11。

註 11. 參閱仗爾弗遜著辯證法唯物論

吳理屏譯辯證法唯物論與唯物史觀

李達譯 社會科學的根本問題

第一，辯證法告訴我們：政治現象是由社會經濟之內在的矛盾，即由人類社會經濟關係上的不平等發展到了社會經濟上佔優越的地位的階級以其有組織的權力去統治壓迫那社會經濟關係上被擇取的遞屬地位的階級的時候，表現出來的現象：這種現象底本質已經不是社會底力量所支持的，而是社會之外的人力權力武力所支持着的。所以，政治現象，就是階級對立階級鬥爭的現象。由此，我們就可以毫無疑問地了解政治現象表示出來的國家是統治階級用以壓迫被統治階級工具。註12。

註12. 參閱伊里奇著國家與革命

註13. 參閱伊里奇著最後階級的資本主義

註14. 參閱伊里奇著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

第二，辯證法指示我們：既然了解政治現象的實質之後，我們更聯系地去把握着政治鬥爭對於社會鬥爭的關係，而以政治鬥爭即政治運動為達到社會運動的目的。因此，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是社會運動並消滅階級統治的手段，也就十分明白了。同時，我們就可知道在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時期把社會階級消滅了的時候，階級權力的支配自然也就沒有了。那時人類社會經濟關係便使人類獲得較高級的統一，而將歷史上發展下去的矛盾對立克服，以全人類力量建立無階級的社會及全人類的文化了。註13

第三，關於政治現象既已為如上法則所支持，且已為我們人類所把握着。因此，我們就可以了解辯證法指明：在這種偉大且自然的發展過程中處於矛盾地位的階級之間，那些在現實社會經濟關係上佔優勢的統治階級必然是要壓迫人欺騙人而緊握其統治權力的；註14同時，我們也就可以了解那社會經濟關係上被揩取的人類必然是要為其歷史所賦予的偉大使命去推翻統治階級而開闢人類文化更向前發展之大道的。而且也自然了解：在過渡時期中，因為要教化人類走向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習慣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文

化的基礎，那普羅列塔利亞的政治統治是必須的。同時，我們既然明白了這種政治過程中的必然性之後，我們就必須切實地在實踐進程中，充分把握着我們底政治原理以爲鬥爭之武器，這也是十分自然和必然的事情。而且這種政治原理確定我們鬥爭路線之後，我們在普羅列塔利亞特政治生活上的態度，自然也就沒有英雄主義或個人主義以破壞戰線或淆亂陣勢的餘地。而且判斷得十分明白的：誰是站在革命階級立場，誰是站在反動立場中的。因此，政治原理便可以有計劃地在實際的鬪爭戰場上指揮革命的人類走向光明大道之途了。



以上關於政治現象之辯證的說明，顯然必須以唯物的認識觀點爲其基礎的。而且對於舊的布爾喬亞政治學的方法上的錯誤，已經明確地糾正過來了。最後簡捷結論如次：布爾喬亞的方法是唯心的玄學的機械的構成其裝飾品似的政治學的方法。反之，普羅列塔利亞的方法，是唯物辯證法的方法。這種方法，是以由政治現象之整個法則之把握，而以妥實客觀地吻合於事實，說明政治現象，和推決事情之將來，藉以決定和指揮政治運動的方法。

III. 政治原理的科學方法和政治運動的戰鬪武器

以上I. II. 兩節中論述的結果是：在站在真正科學的政治原理的要求之上，辯證法的唯物論的方法是我們底政治原理所構成之本質上必要的主要的方法。同時，站在辯證法的唯物論這種科學方法的要求之上，我們在人類社會現今的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的不可避免的生活當中，這種真正嚴格的政治科學在其本質上，就是指導社會鬥爭和政治鬥爭的基本原理。由此我們可以更具體地說明如次：正如“辯證法，唯物論，是以行動為基礎的知識的科學方法，又是以知識為基礎的行動的科學方法”一樣；“革命的政治原理，是以實踐為基礎的科學的指導原理，又是以科學為基礎的實踐的指導原理”。而且還可以再具體地說：封建主義的權威雖然那樣莊嚴偉大，到了布爾喬亞能够充分地使用自然科學中的實證的唯物論以消滅一切神權思想時，那堅固的城堡和教皇皇帝底金廊寶殿，便如狂風暴雨打擊的一樣，都消滅下去了。同樣的道理，那怕近代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是何等嚴密，到了普羅列塔利亞特能够充分地使用社會科學（政治科學）中的辯證法的辯物論以揭穿一切個人主義的思想時，那橫強的武力壓迫與險惡的麻醉，也是不可避免地要顛覆下去了的。

因此，政治原理和辯證法的唯物論結合起來的意義，是

和政治運動與戰鬥的武器結合起來的意義一樣的。所以在這鮮明的階級社會統治之下的普羅列塔利亞特和資本主義所殘酷宰割下的弱小民族大眾解放的武器，已經銳利堂皇地陳列在這裏了。

第三章

政治上的理論與實踐

一切科學底構成條件，可分爲主要的三部：第一是研究的對象；第二是研究的方法；第三是研究的目的。我們底政治科學所研究的對象和研究的方法，既已於前面第一二兩章論述明白了。最後，便是根據前面所確立的各項基點，來闡明政治科學底任務。而政治科學的任務所表現出來的，就是政治上的理論與實踐。關於政治上的理論與實踐，在一般的現實狀況中，幾乎是每一個從事於政治運動的人所感覺得到的；所以必須提出討論者，即在於許多地方常常不免錯誤失敗的結果。爲了保障我們緊急的將來之勝利，在目前，確是需要一番系統地考究。自然，這種考究的正確性，不能由我們主觀的感想和批判去取決；最適當的，還是在於我們概論政治科學的基本問題之最後，來作一個結論，以爲我們今後在政治生活上的指導之借鏡。

I. 政治上的理論與實踐之統一底意義

所謂政治生活，不過是社會發達過程中表現於階級對立之上的支配關係。這種政治關係上的原則，是由其當代的經濟關係所規定了的，而且這種政治關係反轉去對於那種經濟關係之本身及其發展和轉變具備着有機的聯繫。所以，在政治關係中所支配着的人們對於這種備具着有系統的因果關係法則支配之下的政治生活，一開始便是人類階級鬥爭生活之實踐。

而這種因果關係法則所支配的政治生活，在其客觀的意義上說來，已經由科學的方法使它成為一部完善的科學所處理的對象了。並且，這種科學是根據過往一切經驗和認識而堆積起來的政治上的理論。它是指導我們底實踐過程所必需的武器，也就是我們堆進社會文化所必要的指導原理。所以，為要具體地規定我們在政治生活上所應行實現的目標時，政治科學底任務便提出來了。

1. 政治科學底任務

有許多人以為政治科學，在布爾喬亞社會中既已是確立的一門科學，於是為要裝璜普羅列塔利亞文化底門面，乃彷彿着布爾喬亞的各種政治學來畫成一個類似於一般教科書一樣的政治學。這種用心雖然是好意的。但是，我們在所

有（其實是很少數）的出版物中去看，那些政治學只是形式上規定了的科學，而於政治科學的任務，只是理論地提說到一些，並沒有如像自然科學處理自然界那樣具體指明其確實的任務。至於那些企圖投機於青年乃至投機於思想界的政治學教本，更是使人顛倒彷徨莫知所措。因此，我們似有特地給政治科學底任務作明確規定的必要。

首先，它是確定普羅列塔利亞特對於資本主義制度並對於布爾喬亞作革命鬥爭的綱領和策略的理論。而且在事實上，一切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行動和組織，都依循在普羅列塔利亞政黨底綱領和策略之上的。所以，政治科學除了規定基本的政治綱領之外，對於普羅列塔利亞的革命組織及其構成即康民尼斯蒂底行動和態度，也負有一種政治訓練的任務。這是它底第二個任務。

關於政治科學底這兩種任務之嚴格意義，只有從實際生活裏面去把握。在這裏，為要理論地證明它是十分莊重的不可疏忽的觀念，可將布爾喬亞的政治學來比較比較。

2. 布爾喬亞政治學與普羅列塔利亞政治科學之間的分 水嶺

我們無須反覆重說布爾喬亞政治學和普羅列塔利亞政治學在基本的認識觀點和方法論上的不同之點。現在，我們

只就政治科學底任務方面來說明，便可以了解布爾喬亞的政治學和普羅列塔利亞政治科學之間的分水嶺是什麼了。布爾喬亞底政治學，在幫助布爾喬亞使人們盲目於政治統治之真象，並指導人們在空想中去求平等，被壓迫中求安定；這些都是布爾喬政治學盡其麻醉人民之能事的反動任務的表現。反之，普羅列塔利亞政治科學，是赤裸裸地闡明階級統治關係，並說明階級鬥爭之必然性的理論；牠以社會進化的任務說明普羅列塔利亞底奮鬥是必要的道路，牠站在廣大勞動貧苦群衆之前，建立起推翻布爾喬的客觀的理論。因此，普羅列塔利亞的政治科學是在使人走上進步的前途，布爾喬亞治學是在使人向後反動的。普羅列塔利亞的政治科學指導政治生活中的人們決定一切時，不把個人孤立的規定，而把人們確立在整個社會階級的行列中，在只有集團沒有個人的有機組織之下使人們都有一定的方向使人不陷於迷離彷徨之苦境。反之，布爾喬亞政治學則指導人們如何地用手段爲自己，如何地用計謀陷害人，從頭至尾地教育人以自私自利的法則（這是配合起個人主義的經濟生活和無政府狀態中的經濟鬥爭而發展起來的）。所以，這兩種出發點不同的理論，在實際表現上便是兩種理論之間的分水嶺。由此，在這對比的說明中，我們更明顯地了

解我們底政治科學在我們底實際生活上是何等嚴格的理論了。

3. 普羅列塔利亞政治科學之特性在於實際生活之指導。

我們既已明白我們底政治科學是由實際生活的必要中產生出來，而且也明白它是推進社會向前合法則地進展的指導原理，而且也明白它之與布爾喬亞底政治學，是截然不同的兩種理論（前者使人類進化，後者反動）。所以，我們當無容疑義地認定普羅列塔利亞政治學底特性之在於實際生活之指導了。

普羅列塔利亞底政治生活，是被壓迫的被支配的不平等的被統治的生活。這種被統治的政治生活，在普羅列塔利亞底實際日常生活中被感覺着。這正如普羅列塔利亞在經濟生活上感覺着資本主義擰取的制度所給予他們以痛苦是同樣的使人難堪的。因此，普羅列塔利亞在其物質生活的必然性上說來要求政治上的解放，已經儼如太陽必然地繞着地球旋轉是一樣無容解說的事情。不過，這種必然的事情，當其一點一滴地變動時，全般地說來，每一個普羅列塔利亞並不是完全意識到怎樣有條理合法則地為自己底目的而奮鬥的。他們只曉得在不平等之下去要平等，不自由之下去要自由。他們不知道用什麼樣的策略和戰術去實現自己底

目的。所以，這些廣大的普羅列塔利亞群衆，在政治鬥爭的過程中，僅僅是負着歷史所賦予必然革命的自然生長性的。

反之，只有先進的普羅列塔利亞和真正的康民尼斯蒂，才是綜合起人類所有的知識和經驗來有條理地規定並實現一切政治鬥爭的指導者和極先鋒。所以，全般說來，在普羅列塔利亞底政黨裏面，一切政治上的指導和執行，以至於一切組織生活上的訓練，便不能不滲透以充分的政治理論，以爲動員並指揮整個普羅列塔利亞和一切反對資本主義制度乃至布爾喬亞統治的行動以達到一定目的的基礎。^{註15}

註15 參閱馬克司著哲學之貧困

所以，從整個普羅列塔利亞階級底陣綫從發，通過最先進的份子直達於指導整個革命運動的中樞地方，我們底政治科學是極其普遍而又極其重要的要素。我們所謂普羅列塔利亞底政治科學之特性即在於此；同時，在其嚴格的澈底的任務上說來，是與一切投機理論及以此爲裝飾品的知識份子決不妥協的特性，亦在於此。

II-政治上的錯誤之討論

很顯然的，普羅列塔利亞在布爾喬亞統治之下，無論是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通通都是被束縛着被搯取被壓迫的

生活。布爾喬亞在實力方面，有軍隊，警察，偵探，監獄，法庭等直接壓迫的機關；在輿論方面有報紙，學校，教科書，宗教的崇拜等等麻醉愚弄機關：這些活生生的統治手段，對於普羅列塔利亞群衆的威脅，儼如人間地獄。所以在整個布爾喬亞國家組織之下，普羅列塔利亞要求任何一點的利益，都很困難。雖然，普羅列塔利亞，仍然有獲得多少利益可能。因為，普羅列塔利亞在幫助布爾喬亞反抗封建社會的統治者及反抗外國民族壓迫侵略時，它在布爾喬亞面前曾表現出偉大的力量；並且，在直接反抗布爾喬亞的鬥爭中，它底偉大的威脅力，多少是獲得一些利益的。因此，我們就不難了解布爾喬亞國家於不得已中所唱出的德謨克拉西或改良主義，本來就是對於普羅列塔利亞有利和有害的兩面性：這種似乎少許給以普羅列塔利亞利益的事情，在局部的說來，是好的；同時，在整個階級對立的關係上看來，却又是鞏固統治階級以平安地剝削及和緩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手段。在這種矛盾形式之下，我們依循着資本主義經濟底恐慌性之最終末路的方向，並借證過往的事實看來，終必有如次之結論：

第一，普羅列塔利亞底鬥爭經驗豐富，則其被壓迫程度愈加深。

第二，普羅列塔利亞在表面上愈是被布爾喬亞欺騙，則其覺悟程度愈具體。

第三，資本主義愈發展，布爾喬亞便愈加不安定，終必達到坍塌的時候。

由此，我們就自然而然地了解普羅列塔利亞在政治上必須要求，達到普羅列塔利亞獨裁的理由了。這種階級統治換質的（即被統者反轉來統治）意義，異常簡單明瞭；它正如由個人主義經濟進展到社會主義經濟之必然要使社會經濟生活換質是一樣自然的事情。不過，我們要知道，普羅列塔利亞獨裁的意義並不是為了普羅列塔利亞本階級的固定利益或其政黨先進份子底個人幸福；它是完成肅清人類中的不平等和特殊階級的工具，又是建設將來人類共同文化的必須過程。這些都是十分明顯的事情。這都是在普羅列塔利亞奮鬥的政治中，明白規定了的。^{註16}

註16. 參閱伊里奇著左派幼稚病

但是，事實上却又非常之不幸。在普羅列塔利亞的陣線中，常常不免發生了障礙其進展的，即政治上的錯誤。這種政治上的錯誤就是過往的革命歷史上和現有的狀況中都還存在着的為了確立未來的勝利，茲舉其主要者檢討如次一：

1. 機會主義^{註17.}

17. 參閱伊里奇著革命與考茨基

所謂機會主義，就是在普羅列塔利亞政黨，在革命鬥爭的戰線中，那從普羅列塔利亞底利益出發，而於實際運動上忘却了自己政黨在羣衆自己底真實力量上去努力，而只徒利用布爾喬亞底機關或實力，企圖準備用操縱的或陰謀的手腕以達到社會主義的社會投機主義。如像第二國際那些主張普羅列塔利革命唯有在議會或內閣的運動中即可成功的，就是最好的模範。再如中國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間的革命時代，普羅列塔利亞政黨所做的事情，在政治上把布爾喬亞底改良主義奉強附會地說是自己底主義，在組織上指揮自己底黨員去受布爾喬亞政黨底指揮和命令，在羣衆中替布爾喬亞宣傳等等。這些事實，在其當初動機，不外是企圖利用中國布爾喬亞底統治機關和軍隊以反對封建階級和帝國主義，而準備將來用操縱手段趕走布爾喬亞，就實現自己底政權。這也是很十足的機會主義的模範。但是，所有這種機會主義底下落，都由反動階級底反革命證明出來，是失敗了，而且結果在客觀上，是出賣了普羅列塔亞自身。

不過，在討論機會主義的時候，我們自然是應該以本階級底利益和勢力為中心去說明。所以，在如果在機會主義範圍之外，政治上以本階級利益和勢力為中心，而於策略上利

用敵對階級底某種力量或他們彼此間的矛盾性來達到自己勝利的時候，或是爲了某種主要目的而向敵對階級或中立階級作某種讓步的時候，那就不是機會主義，乃是普羅列塔利亞在戰路上應該採用的手腕。

2. 盲動主義

所謂盲動主義，不過是機會主義底反面。機會主義所支配着的領袖們，如果在敵對階級方面去，不僅沒有替普羅列塔爭得勝利，而反轉去替敵對階級作代辦人，如麥克唐納及第二國際那些議員官僚們一樣，那麼他們已經是反動背叛普羅列塔利亞，而回不到原來的革命營陣內來了。但是，在另外的情形之下；譬如，中國却有另外的變化，當機會主義底錯誤由失敗的恐怖證實時，那執行機會主義路線的領袖們，爲了其原來的錯誤及最後的敗兵時之一戰，却又不會注意到客觀條件和主觀的力量如何地不充分，便於無所準備的情形之下，以所謂紅色的恐怖去答覆白色恐怖，暴動起來或直接行動起來了。雖然誰也知道，暴動本是奪取政權的手段，是客觀條件和主觀力量配備成壘時的必然過程。但是，那些領導整個革命運動的時候，沒有確切地勝利把握，便不免把它拿來玩弄。此外還有更有趣的，就是在失敗的恐慌之中，既不能透澈分析過往失敗真正形式，又不會了解自己

政黨內部的訓練不充分，更不去實際地認識廣大勞苦羣衆對於政治鬥爭的情況，和自己在羣衆中的力量：於是，便手忙足亂地幹起來。如在城市中號召沒有羣衆的示威或組織空洞無力有名無實的機關，空鬧革命。或利用知識份子底情感和衝動，加以某種革命的頭銜空叫革命，或以一部份軍隊去參加軍閥混戰企圖軍事投機等等。這種種行動，看來好像是積極的，其實是沒有基礎的冒險主義；其表現，即是所謂自動主義。這種自動主義至多的好處是表現某種英勇的氣慨；但其至低的壞處，便是喪送幹部份子和拋棄羣衆的訓練而延長鬪爭的慘史。

雖然，革命是鬪爭，不是空談；可是革命的鬪爭，不是任意揮霍的。在某種總的政治要求之下，配合起羣衆在特定的經濟或現實的解放目的；羣衆由實際的團結力量，扼擰着統治階級所不可輕微損失的交通機關或生產機關命脈，或逼起剝削階級不能不讓步的形勢之下：在這種情形之下，革命的鬪爭是極其自然的事情。甚至於在某種時期為要擴大影響爭取羣衆，訓練羣衆，獲得勝利的有利條件之下，當統治階級顧及不暇，將瀕於倒台的時候，所謂羣衆示威和騷動等手段，都是極其自然必要的。至於暴動奪取政權的時期到來時，即客觀條件和主觀力量已經由平常努力使其成熟的時

候，堅決的犧牲和不屈不撓的決心自然也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我們所分析的自動主義，就是和機會主義一樣丟開了本階級底利益，而在形式上領導革命的冒險傾向的自暴自棄的犧牲主義。

3.官僚主義

由前述之機會主義與自動主義合起來看，在其表現上，雖然不同，但其實質則一同無異。要知道，政黨指導羣衆去失敗或背判羣衆已為數見不鮮的把戲時，其間必有根本上的原由。第一就是那種政治上的路線犯了機會主義或自動主義的錯誤。這種錯誤是要由其負責指導者執行着的。誰也知道，凡是能够去指導政治運動的領袖們，在其最初出發時，當然是無可批評的比較有經驗的革命者。但是，到後來或因隔離羣衆之實際生活和遇着困難時未能以正確之方法去處理；或在淆亂複雜的現象中，未能正確運用革命理論；或以急於顧全革命組織之嚴整而極端注重集權主義，以致許多事變之解決，完全走入命令下層羣衆的方式等等原因，領袖們便和革命之真實內容分裂起來了。於是，便弄得政黨底上層組織成為官僚機關，下層份子在羣衆間成為命令羣衆的差遣。結果，便是整個組織從羣衆中行列分出來，在機會主義和自動主義路線之下，一直逼起羣衆與政黨發生的

心力的作用。這時，所謂革命政黨底組織，豈不是成了如像布爾喬亞底官府衙門一樣的東西嗎？所謂官僚主義就是這樣形成的。

考究這種官僚主義的基本來源，在於兩個主要的原因：第一是由於領導革命運動的無產政黨中的某些指導者，未能正確地把握着普羅列塔利亞的革命原理，屈解了科學的社會主義理論的緣故；第二是由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個人主義意識滲雜在普羅列塔利亞政黨以內有以致之。

自然的，這種官僚主義並不是普羅列塔利亞階級自身所賦有的，更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所提示的。它，在普羅列塔利亞階級尚未完全使其政黨健全的時期，多少是難於消滅淨盡的；它底消滅，在於普羅列塔利亞繼續鬥爭勝之增長過程中。

至於這種官僚主義所相伴而行的機會主義與盲動主義之糾正的可能性，即在於社會運動家能够忠實地學習先輩犧牲的經驗和坦白地自我批判之堅決地執行。

所以，只有站在真理之相對性方面來檢閱過往的缺點，而絕對地以克服一切錯誤的精神直往前進；這樣，才可以提高一般革命進程中的政治水平線。這種克服一切主觀上的錯誤並嚴整地向布爾喬亞意識進攻方法，是普羅列塔利亞

革命之勝利所必要的方法，亦即是辯證邏輯的實際運用於政治鬭爭的方法。^{註18}同時，我們自然也就了解那種因反官僚主義而悲觀或憤激或居然以官僚主義去抵抗它而以個人為中心的英雄主義，確又是正與官僚主義者同出一轍的；這些錯誤都是普羅列塔利亞政治運動過程中的缺點。那也都是普羅列塔利亞政黨在進步過程中所應克服的傾向，都是反普羅列塔利亞，破壞戰線的，反辯證邏輯的所謂小布爾喬亞意識底結晶。這些意識底結晶必須由普羅意識來全般克服。

註18. 參閱蒲列哈諾夫著史的一元論

III. 結論

以上關於政治科學及其對於實際政治生活之關係的論述，已經大體涉及到了。最後，總括以上作為結論如次：

1. 生活於現代階級鬭爭的社會之下的被壓迫階級，在整個嚴密的布爾喬亞及帝國主義的政治統治之下，要求政治的解放和促進人類文化之進化的進程，必要的武器，便是普羅列塔利亞的政治科學。

2. 所謂普羅列塔利亞的政治科學，原本是階級對立矛盾及其鬭爭和發展之政治現象的抽象的體系；故其正確性與嚴格性之所在，有依賴於階級鬭爭的政治鬭爭之一貫的合

法則性的正確把握。

3.而且，普羅列塔利亞在階級鬭爭和政治鬭爭過程中，其勝利之保障，即在於正確的政治科學之運用。

4.因此，普羅列塔利亞的政治科學家，應當以普羅列塔利亞的偉大氣魄，在理論與實踐的統一過程中，精煉自己底武器；而普羅列塔利亞的政治運動家，應當以偉大科學家的精神，在實踐與理論統一的過程中，爭取自己底勝利。

5.在政治運動中，只有階級，沒有個人。離開了階級與政治的個人，無論如何，只有生理上的意義，而無社會的意義。

Dec. 30. 1931.

價值論之史的發展

潘 素

(一)引言

這是一般所承認的，經濟學的領域，是以目前無政府狀態的商品生產的資本主義社會之人與人間的經濟關係為對象的，商品的生產又是資本主義社會之內在的核心，而商品的活動又以價值形態，構成商品世界的細胞形態，吾人欲認識資本主義社會之經濟組織，固非認識商品生產不可，而欲解剖商品之生產，則更不可不徹底研究構成商品形態之細胞——價值論——不可，所以價值論實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解剖之最基本問題，作者將資本主義學派的價值論及

科學的社會主義學派的價值論，為歷史的敘述，以闡明價值論之發展的軌跡及其歷史的比較研究。

(二)資本主義經濟學派

A. 正統派

固然在經濟學史上正統派以前的經濟學派，還有所謂重農主義學派，重商主義學派，中世紀時代基督教支配下的經濟學派，希臘及羅馬時代的經濟學派，然而前此的學說往往為宗教思想倫理色彩所蒙蔽，而且未曾把經濟學從其他科學及哲學的領域中獨立出來，結果只是一種片斷的思想見地，而未成為科學的體系，比較近於有體系科學而集過去經濟學說之大成的，實不得不推重於正統學派，尤其關於價值論；至此始漸被人注意而具體化，所以我們研究價值論實在不得不由正統派開始，而在希臘時代已有價值論之濫觴。在希臘時代的經濟學者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要算主要的代表者，柏拉圖的思想雖然在經濟學的其他範疇上占有其歷史上的價值，而對於價值問題尚無何等研究，亞里士多德他本來生在一個醫學家的家庭，幼年也研究過解剖學和生物學，所以他很能用分析的方法去研究學問，他十七歲時入了柏拉圖的學院，受伯氏的影響當然很大，他

著有「原政」羅列許多經濟學的考察。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對於價值論的見地，亞氏將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區分，各下以定義。彼以鞋為例，謂使用鞋的時候就發生鞋的使用價值，當鞋換物時，則發生交換價值。又援米達士王點金的故事（米達士王愛金，禱於神，神許之，於是凡經王手所觸者，皆變為金，王乃大悅）說明金錢之價值在與他種消費品交換，而金錢本身並無何等價值可言。亞氏此種見地，能將貨幣之性質說明，對於後起的價值學說實有相當的貢獻，以後的經濟學者對於價值論都很少研究，直到正統派的始祖亞丹斯密，價值論才始放異彩，在亞氏的名著「原富」上開宗明義便說：「各國民每年的「勞働」便是供給每年所耗費的生活上的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根源。」依亞氏的見解以為勞働所得的結果的大小由兩種原因決定：第一，在乎勞動者技巧純熟與否；第二，在乎能生產的人口對於人口總數的比率的大小，而第一條件尤為重要，亞氏的價值論很顯然的是價值應以勞動作標準，勞働實為一切價值測量之尺度，他首先分別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謂使用價值是依物品能滿足人類慾望之效用而決定，而交換價值則視物品互相交換時比例之大小為標準，如水與空氣都有極大的使用價值，可是沒有交換的價值；反之，金剛石，雖其使用價值甚

微，而其交換價值却很大，所以有使用價值的東西往往沒有交換價值，有極大交換價值的東西反而有時沒有使用的價值，可見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之間是沒有密切的關係的。他又分價格的觀念為二：一為自然價格，一為市場價格，物品的自然價格就是能抵償這物品產生所需的地租，工資和利潤三項的總值，而市場價格却是依市場上對於某種生產品的供給和需要的數量上之比例而定的；他以為自然價格是永不改變的，而市場價格是因市場的狀況而時有增減，但是其增減的程度却總以自然價格為其中心的。氏更以為一切造成交換價值者皆為生產，此說與重農學派專視農業為生產者不同，繼亞丹斯密而起者，則為李嘉圖。李嘉圖關於價值論亦區分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但謂使用價值雖屬重要，究不能即以此決定價值。氏假定絕對的自由競爭，藉此為根據，專論自然價值或正常價值，並未論及一時的市場價值，且將交換價值之貨物分為二種，即由稀罕性而生價值之貨物，及由勞動而增加存在量之貨物。氏又贊同亞丹斯密之說，謂在未開化之社會，貨物的比較價值，悉因其獲得時所費之勞動量而定。但彼又謂即在文明的產業時代，土地私有，資本積蓄，而貨物的價值，依然由勞動量而決定。又亞丹斯密謂：「現時之經濟組織，貨物的價值，除

勞動之外，復受工資，利益，地租等要素之影響。」李嘉圖反對是說，謂此種要素與價值無關，因為各產業之利益因競爭而趨於平均，據以上之理由，倘自由競爭盛行，則在同一之市場，對於同一之貨物，決無兩種價值。即耗費相等之勞動量的貨物‘必有同一之價值。

約翰彌勒，他是正統學派的嫡裔，雖然沒有獨創的學說，但是能够整理並擴大前次的學說，尤其是關於價值論，實在也值得特書一筆。

彌勒的價值論，將貨物分為三種：（一）其供給之量不能增加者，如珍奇的名畫之類。（二）是能複生產者。（三）其供給之量無限，但其生產費較多者，如農產品之類。第一類之貨物，其價值是由需要與供給之關係而決定之。即貨物上之需要，可藉價值之變化而知，但須整理價值，使供給與需要相等。彌勒所最注意者是第二種貨物，即投資本與勞力即可製多量之貨物。彼亦分價值為自然價值與市場價值。欲發明關於自然價值之原則。市場價值是由供給與須要之關係而決定，其動搖亦有一定的限度。其限度之標準即在生產費。在自由競爭狀態之下，若貨物之賣價超過生產費時，則供給之量自增。故價值不得不常與生產費接近。從此點看來，彌勒所指之自然價值或正常價值，實與生產費價

值同義，但生產費價值又專就收益最小之生活而言。彼專注重於供給方面，至於需要方面則很少注意。彼所謂生產費，常從企業家的見地立論，故其中當然包括工資及通常之收益而言。且謂除小數之例外，地租實非生產費之要素。至於上述三種貨物之中之第三種貨物，是在第一種與第二種之間，其價值當於必要的供給中，視其生產費最高者而決定。（因地有肥瘠，故農產品之價，當視最瘠之土地所費之生產費而定。）

總之正統學派承認個人的具體勞動為價值的基本標準，而以研究決定交換價值的原則，為中心問題。彼等均欲說明的是自然價值。彼等以為經濟現象，亦受自然律限制，亦能以人為的力量操縱之，所以常認定勞動，生產費，及供給方面有客觀的實在而藉此以說明價值的本質。

B. 奧國心理學派

在正統學派之後，歷史學派雖然也在經濟學史中站一席地位，然而此派學者另注重各別事實的記述，如經濟史，統計等。而在法則方面學理方面則很少供獻，尤其在價值問題方面更屬緘默寡言，所以在這裡沒有敘述的必要。自十九世紀末至現世紀之初，在價值學說史上，奧國心理學派要算首屈一指的角色。亞丹斯密，李嘉圖以及馬克斯都是

以價值的分析爲其理論的基礎，奧國心理學派也以價值的分析爲其理論的基礎。不過他們爲要反對正統派和馬克斯派，爲要創造他們自身的理論，他們也不得不注重價值的問題，而限界效用說就是這派的價值論之中心理論，亞當斯密，李嘉圖，彌勒，馬克斯都是從供給方面說明價值現象，而此派專由其反對方面即全由需要方面以說明之，重視供給方面的勞働價值學說，或生產學說的學者，當其決定價值時，非全視需要爲無關係，不過謂需要是不變的要素，而視供給或生產爲可變的要素以研究價值之真象。

在哥善 (Hermann Henrich Gossen) 所著的「人類交通法則的進展」一書中爲經濟之所以如此錯雜，是由於前人未知數學之考察的緣故，因此主張以正確的數學基礎研究經濟學，其思想的背景全在功用主義的哲學，即常注重增過人類之幸福的快樂。哥氏又用幾何的圖解，以說明慾望滿足的法則，謂貨物之消費，因增加而效用低減，故欲使各種消費中得到最大的滿足時須使各種滿足爲平等的進行。又謂「分量愈增加各單位之價值繼續減少，終達於零。」

耶方思 William Stanley Feyons 特稱貨物上能滿足人類慾望之性質爲「效用」，但謂此種效用並非附屬於貨物的本身。效用是與慾望相關連的，貨物過多時便變爲「

不効用。」効用每因供給之增加而漸減，交換價值是根據最後增加的貨物單位之效用——即效用之最終程度——而決定，例如水是普通無交換價值的。這是因為水之供給極大，故其最終效用竟等於零。倘水量漸少，則其效用漸高，而發生價值。耶方思所謂「最終」即普通所謂「界限」之意義相同。耶氏既純由需要方面解釋價值，則對於「原價學說」（Cos Theory）大施攻擊 謂最初所費之勞動量，與生產物之價值全無關係。

上述的學者雖列於奧國心理學派的範圍內而其本身並非奧大利人，不過其思想的系統是屬於奧國心理學派而已，真正構成奧國心理學派之柱石而出身奧國者要算門格耳氏（karltMenger）彼認為價值全屬個人的現象，價值之相異，實由於個人對於慾望滿足的計算之差異而來。並反覆說明價值全屬主觀的，由慾望而生，與勞動及資本所費之量無直接關係。

布謨，巴威克（Friedrich Von Wieser）著有「資本和利息」及「資本之實證的理論」等書，認為價值概念是價格的社會現象，與各種評價的個人心理現象間之關係的表現。各個的價值評價是以評價的主體及被評價的客體為前提的，這兩者間的關係所發生的結果即是「主觀價值」。所

以主觀評價不是那種添附於商品的特殊性質，而是評價的主體自身的特殊心理狀態。「所謂主觀的意義上的價值，是商品或商品的聚合體對於主體的福利目的所含有的意義。」這就是主觀價值的定義。至於布謨，巴威克的客觀價值的概念則完全不同。「反之，客觀意義上的價值，是產生其客體的效果的財貨的屬性或能力。在這意義上，有多少外的效果將要產生，便有多少種價值。我們可以說：食物的營養價值，木材和煤的燃料價值，各種肥料的肥沃價值，爆發物的爆發價值。在這一切說明上，我們已從價值觀念上除去了對於主觀的苦樂的任何關係。」布氏且確定客觀的交換價值謂「是商品在交換上的客觀的效能，換句話說，即是某種商品交換某項其他商品的可能性，把這可能性看作前類商品的機能或性質。」布氏認為限界效用的限度是由兩個要素決定的：即主觀的要素(需要)和客觀的要素(財貨數量)。布氏說：「使用價值的大小是應由評價的商品在供給個人的使用的商品中所含有的限界效用的大小來測度。因此，主觀的交換價值的大小，必須由與牠交換的商品的限界效用而測度。所以主觀的交換價值的大小，又必須依靠兩個條件：第一，依靠商品的客觀的交換力(客觀的交換價值)因為交換力可以決定在與牠交換中所獲得的商品的多少。第二，牠依靠

所有者的慾望狀態和財產狀態。」

布謨巴威克對於規定指導參加交換的一般原則，設有三個「規準」：第一，他——交換希望者——只能在交換於他有利益的時候，他才會交換。第二，他與其和小利益的，毋寧和大利益的東西交換。第三，他與其與全無利益的，毋寧與有些小利益的東西交換。

此派學者並謂「財」因其數量有絕對的與相對的，而分其價值為「全部價值」與「部分價值」。「全部價值」是一種財貨全體之總價值。「部分價值」是其財貨各部分之價值。如有米一石，其全部價值，即此一石米能果吾人口腹之價值；其部分價值，即其一石米之中每升每合能果吾人口腹之價值。財貨之價值，即為可充人類慾望之性質。此種性質在財貨之全體價值上雖無變化；而其財貨各部分之價值，則因慾望滿足之程度而成反比例的變化。根據以上的敘論，可以歸約為以下的幾點：

- 一. 財貨之價值，有「全部價值」與「部分價值」之不同。
- 二. 同一財貨之全部價值常同，而部分價值則異。
- 三. 財貨之部分價值，最初的部分最大，而最後的部分最小。

四.財貨之價值定於其財貨最後之部分價值；換言之採財貨之價值，非定於財貨各部分價值之合計，乃由其財貨之限界價值即價值之單位，乘其財富貨各部分之個數所得之積。

總之：這派的價值論，是以主觀的個人的消費的觀點，功利派的心理學為基礎，以數學的嚴密性為論據而構成的理論基礎。

(三)科學的社會主義經濟學派

提起科學的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始祖，誰也不能否認的，就是卡爾馬克斯（Karl Marx），固然在馬克斯以前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如湯普遜（William Thompson）等在「人類幸福的均富論」上也有近似勞動價值說及剩餘價值說之萌芽，彼謂：「所謂利益，是將原料加上熟練的勞動而生出的價值，材料，建築物，機械等，既不能自增價值，然而「追增值」之產生，非藉勞動則何從而來？」又謂：「資本家則以為新生產之價值即所謂「剩餘價值」者，是由機械及其他項資本所生，故欲收其全部為己有；然則吾人當據何種標準以決定？若據勞動家之標準而行，則可藉此鼓勵勞動，可以確得其產出之全部，故生產能力必極活潑，而可確保富力

之增進云。」然而馬克斯以前的經濟學者，縱令其論述有近似馬克斯學說之處，而皆未能把握住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故其學說多未能貫通而構成一般的體系。所以我們只能視前次近似的學說爲馬克斯思想的參考。至於馬克斯的經濟學說，才真正把握着價值論的重心，而成為觀察資本主義社會關係之分光品，彼認爲使用價值和價值（交換價值）是商品的兩個成分，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方法裏面，最原始的，最簡單的，最基礎的和最普遍的經濟關係，就是「商品交換的關係。」換句話說：這種社會裏面的「財富」（Wealth, Richesse, Reichtum）的始基形態（Elementarform）就是「商品」，所以人和人的社會關係中最簡單的最普遍的關係，就是「商品交換關係」，就是說，商品交換關係就是現社會的經濟構成的細胞；並且在目前的社會中所生產的「財富」，主要的就是商品，所以用抽象分析法去探討資本主義社會，必須由簡單的範疇——商品的分析——漸次達到複雜的範疇——資本主義社會的解剖。

「商品」這東西是一種用牠的性質去滿足人類慾望的；他那種可以滿足人類慾望的性質，就是「使用價值」，這種「使用價值是附隸於商品自身的，商品離開了使用價值，就不能存在，含有使用價值的勞動生產物究竟採取商品形態不

取，從使用價值看來是毫不相干的，所以當作使用價值看的使用價值，是在經濟學研究範圍之外的，不過在我們目前所研究的資本家社會組織下面，那樣的使用價值，是成為交換價值的物質基礎的。

凡是商品，必定是可以彼此交換的，並且因為彼此交換的緣故，一種確定份量的商品的交換價值，才會由和牠交換的其他商品的某種分量表現出來。這就是說，「交換價值」第一是在某種「使用價值」和其他「使用價值」互相交換的關係上，當作一種分量的比率表現出來。

拿布和米兩種商品研究看，暫不問這兩種商品的交換比例是怎樣的，可以先看，在某種分量的布——假定是一丈——和某種分量的米——假定是二升——互相交換時，一定包含着這樣一個意義：一丈布和二升米，在某種關係上，是被看作相等的，用公式來說：以W表示商品，V表示某種共通物，那麼在 $XAW:YBW$ (A商品的X量，對B商品的Y量)的比例當中含着下面一個方程式 $XAmVn = YBmVm$

就是說 A 商品和 B 商品的各單位之中，都含有某種共通物 V，因為這種 V 在 A 商品裏，含有 n 量，B 商品裏，含有 m 量，所以用 X 去乘 A，其結果恰恰和用 Y 去乘 B 時所得的結果相同，某一個使用價值，只有在絕對於別的使用價值

發生了這樣的關係時，才能成為商品。

根據上面的結果，我們已經知道，兩個可以相互交換的 A 商品和B 商品當中，都不能不含有一共通具有的第三者，那麼，這第三者到底是什麼呢？首先，我們知道一切商品，牠們都在具有一種使用價值的關係上是有共通的性質的，但是這個共通的事實，決不是現在尋找的那個品質相同的共通物，因為，各種商品都是品質互忌的使用價值，沒有這種品質互異的使用價值就不會成交換。

其次一切商品裏面，都是共同的包含有某種的勞動；換句話說，一切商品，裏面所包含的勞動，便是有共通的性質的。就在這種勞動裏面，可以發現那個在社會關係上，被看成品質相同的商品共通物。含有某種勞動不但在一切商品之中是共同物，而且對於一切的「財富」 Weelth 和財貨 Goods，都是共同的事，無論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站在人類界和天然界之間，去作物質交換的媒介的，常常都是人類的勞動。人類只有把他的勞動，加於存在天然界的物質之上，才能够生產財富出來。所以一切財富，一面固然都共通的包含着某種天然的性質，可以滿足人類慾望的東西，同時却又共同的包含着生產這些財富時所必要某種勞動。自然這種用來產生某種使用價值的勞動，如果孤立起來，不

被牽入交換關係裏面去，那便只是具有特殊形態的個人的具體的勞動，然而，如果用這種勞動生產得來的生產物，一但變成商品，走進交換關係裏面去，和種種別的商品交換起來，那麼，用在這些商品生產上面的勞動，也就依照某種特定的比例，相互掉換起來，如上面公式所表示的X量的 V_n 等於Y量的 V_m ——自然這裏V等於勞動，——因此在這一方面，他的具體性就被拋棄了，而獲得一種只叫作人類勞動的一般性質。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各個人的勞動盡是用在供別人需要的商品的生產裏面，因此，各個人的勞動，也可以隨着社會的需要，用在無論什麼種類的使用價值的生產上面去。總括起來說：就是用在社會的生產上面去的全體社會勞動的總計，在社會方面，是具有無差別的平等性質的。所以，從這方面看來，用在商品生產世界裏面的全體社會勞動，雖然在事實上是人類的腦髓，筋肉，神經系等等東西物理力的消耗，然而，因為他會熔化和結晶到個個的商品裏面去的緣故，他就變成了那些商品的價值，所以，商品價值的實體，就是溶化到商品裏面去的社會勞動，並且，商品的交換價值，結局，只不過是這種商品價值的現象形態。

前面已經說過，某一種商品所以能有價值，就是因為在

這個商品裏面，溶化着有一般的勞動緣故，所以這個商品的大小，是由被含在這裏的勞動分量而定。那麼勞動的分量，又是怎樣測定的呢？因為勞動是運動的一種，而運動的量時間，所以勞動的量的存在，就是勞動時間，如果勞動的品質是確定的。那麼，勞動的繼續時間的差異，就是勞動所能具有的唯一的差異，至於因為各個勞動者的勤情熟練與不熟練致發生勞動時間相同而實際工作分量不同之各別的現象，不能具論，因為這裏所指的勞動是社會全體的平均的必要勞動。

還有一層，在某種特定商品的生產上面，從社會關係上看來，所不能不要的勞動分量，是隨着勞動的生產力的變動而變動的，勞動的生產力越大，這種在社會關係上必要的勞動分量就越小；反過來說，勞動的生產力越小，這種必要的勞動分量就越大。所以，可以說，商品的價值是和被溶化到商品裏的勞動分量為正比例，和勞動的生產力為反比例。

商品價值的變動，就是勞動生產力的變動，也就是社會關係的變動。舉例說，勞動力這種商品的價值的變動，就等於勞動者的所得即「工資」額的變動，也就是勞資階級間的社會生產物的分配比例上的變動。已如上述，商品的價值是隨

勞動的生產力之變動而變動的。所以從根本上說，勞動生產力的變動，是會對於生產關係上面，發生一種和這種變動相適應的變動的。從一般說來，這件事，一方面暗示着，「生產關係是和生產力相適應的，勞動的生產力是社會變動的原動力。」他一方面又暗示裏，「資本家社會的運動法則當中的基本法則，就是價值法則。」

其次根據上述的商品交換的簡單公式 $XAM = YBM$ 對于「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更有進一步的說明如下：

- (1) A 商品的交換價值，在B 商品的價值沒有什麼變化的範圍內，總是和A 商品本身的價值的變化為正比例而變化的。
- (2) 同時在A 商品的價值沒有什麼變化的範圍內，A 商品的交換價值，是和 B 商品的價值的變化成反比例而變化的。——所以在(1)的時候和在(2)的時候，都可以由全然不同的原因，發生交換價值的同程度的變動。
- (3) 在 A 及 B 的生產上面所必要的勞動分量，如果時向着同一的方向用同樣的比例發生變化，那麼 A 及 B 的價值都一齊發生變化，但靠着 B 才被表現出來的A的交換價值，却一點變化也可不發生。

(4) 在 A 及 B 的生產上面所必需的勞動分量，如果同時向着不同的方向或是雖向着同一的方向，但是用着不同的比例發生變化，那麼，A 的交換價值，也會隨着這個變化而有變動。

由以上列舉的實例看來，一個商品的價值毫不變化，他的交換價值（相對的價值）也是可以變化的，又牠的價值發生了變化，牠的交換價值，也可以一點不變化的，並且，縱然在價值和交換價值兩方面都發生了變化，牠的變化，也不一定是一致的。

總之，馬克斯是用客觀的社會的生產的唯物史觀的觀點，唯物辯證法的研究方法，構成價值論及其他學術理論的基礎。

(四) 結 論

關於資本主義的經濟學派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學派都大概的介紹一點，他們對於價值論的理論，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學派裏面，以正統派與奧國心理學派。在正統派裏如：亞丹斯密對於價值論的主張，也是勞動價值說，這樣很容易被人認為和馬克斯的價值論相同。其實不盡相同，因為亞丹斯密所謂勞動價值，是以個人的具體的勞動為標準，這樣，

就很容易發生以下的毛病，我們知道，勞動的分量是與價值成正比例的，而勞動的分量是以時間計算的，勞動的時間愈多，牠的價值愈大；如果照亞丹斯密的說法，就是不熟練的或懶惰的勞動者，往往他的工作內容很少而費的時間很大，比起來所謂勤儉的熟練的工人，他的工作的內容雖多，而時間反倒很少。這樣比較起來的結果，實際的勞動價值大的，而在時間計算上，反比實際勞動價值少的為小，所以在這裏很容易因勞動方面質量的不同，以致勞動價值的標準不易計算，然而馬克斯却能打破這個難關。馬克斯的價值說，是以社會的，平均的，抽象的必要勞動為標準，這就是馬克斯與亞丹斯密勞動價值不同的地方，也就是馬克斯價值理論的長處。同時在正統派裏面也有認為價值的根源不僅在於勞動，還有生產費，如：彌勒的說法，但是生產費的價值又是由什麼來規定的？豈不是仍然要歸屬勞動嗎？這樣學說，終於陷于一種循環理法，所以在價值的理論上更不能够有充分的立足點。至於奧國心理學派，純粹以個人慾望的滿足程度作為價值的尺度，他們認為財貨數量的增加是與慾望減少成比例的。就是說：財貨數量增減加到慾望滿足的頂點，就發生限界效用，或是最小效用，到這種情形之下，如財貨再增加，牠的效用反因為不需要而減少，甚至等

於零。但，這種說法，統係一種個人主義的，功利的，唯心的說法，他們這種理論在客觀的事實上是找不到的。譬如：我們在市場上買商品，這種商品的價值，絕不能由我們主觀的需要來斷定，同時在販賣者方面，也不能因為商品數量的增加而減少其價值，譬如：他賣一尺布是五角錢，那麼他賣十尺布時必十倍其五角，他決不能因為布的尺數的增加而低減其價值，所以奧國心理學派理論的錯誤是很顯然的。

總之：一種社會科學的理論是離不了哲學的觀點和方法論的。沒有正確的哲學的觀點，一定不會產生正確的理論，正統派和奧國心理學派，他們統屬於資本主義學派，他們的理論的基礎，都是站在個人觀點。很顯然的，奧國心理學派，更同時又是唯心論者，所以他們的哲學觀點是根本錯誤，同時他們又沒有一種正確的方法論，所以他們不能把錯綜的現象作為有體系的說明；而呈現一種多原的解釋。所以往往在他們自己理論之中就會發生矛盾。因此，我們已經證實了資本主義學派的理論已經成為坟墓裏的東西，所以我們只能夠為研究科學的社會主義學派理論的參考，為追尋科學的社會主義學派的理論的發展的軌跡的一種的歷史的探討而已！

資本論註釋

羅臻薄原著

莫仇譯

譯前

本書原著者羅臻薄，是蘇維埃共產主義大學極優秀的理論經濟學者；本書是一九三一年由蘇維埃國立出版所出版，已經出到第三版。本書的價值，當然可以由牠的內容使讀者自己去認識，用不到譯者的介紹，更用不到什麼名人替他作序。不過，譯者所要說的不是牠的價值怎樣，而是牠特有的特徵，使讀者在讀本書以前有個概念，也許能够幫助

讀者容易了解。

本書雖然也是解說馬克斯的資本論，却和流行很廣的解說書，如考茨基的「資本論解說」，博沿德的「通俗資本論」，內容上形式上完全不同。對於以前流行的資本論解說書，都予以簡要而深刻的批評，這是本書特徵之一。本書是依照資本論全三卷的整個的構成，逐章逐節的加以註釋，不會遺漏了一章，這是本書特徵之二。本書不是把資本論的內容使牠簡單化通俗化，而是重在資本論的研究對象和研究順序，這是第三個特徵。本書不是解說資本論的內容，而是顯示着馬克斯的方法論，著者自己曾說，闡明馬克斯的方法論的書還不很多。馬克斯在資本論上的研究對象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構造，然而古典學派和俗流經濟學者的研究對象，也不會離開資本主義社會；但是兩者成果之所以不同，完全是由於方法不同的結果。理解資本論的理論的內容固然重要，可是理解資本論的構成，理解資本論的方法論，尤為重要。本書是重在解說資本論的方法論，不是告訴我們馬克斯曾說什麼，是告訴我們馬克斯怎樣說什麼；告訴我們怎樣去認識資本論本身，怎樣追蹤馬克斯思想的行程，思想的基礎；告訴我們馬克斯怎樣達到他的結論：那才是本書最基礎的特徵，也就是本書價值的分量。我們再打個比喩說，以前所

有資本論解說書，都是資本論的縮寫，而本書却是資本論的解剖，是研究資本論的生理的構成。

本書最好是和資本論對照着讀，否則不能得到所希望的結果。資本論已有中文的譯本，本書譯本亦決定分期發行，以便讀者與資本論對照去讀。譯者很希望在最近的將來，本譯書與中文譯本資本論能够並行出版。

本書原文是俄文，現在才出到第二卷，第三卷尚未完成；日本譯本才出到第一卷，(分兩冊)第二卷尚未出版。可惜譯者不通俄文，是由日文轉譯而來的。日譯本是由直井武夫譯成，由希望閣出版。

原著者第一版序文(第二版序文省略未譯)

著者不是把資本論加以新的解說作為本書的任務，(也無此種必要)對於希望把資本論加以「真面目的」研究的人，就是對於希望按照在序論上所說的諸要求研究資本論的人供獻給一個指南針，這才是本書的任務之所在。

資本論第一卷是由七篇二十五章構成的。吾們最主要的是努力幫助讀者首先明瞭各篇及各章的研究對象和研究的順序。本書把由一篇走到另一篇上，由一章走到另一章上所依賴的線索給與出來。尤其因為深刻的獨創的個個思想

——資本論的任何一章都充滿着這種思想，讀者往往因為這種獨創的思想而被奪去其全注意——屢屢失迷了全體的連絡與統一。正如因為開着鮮艷而又燦爛的花的樹，反倒看不見森林。如果從最初就明白了研究對象及研究順序，則全體，諸部分的連絡，全體與諸部分的統一自然就極為明確毫不混亂。

當解說本文的時候，也不是把馬克斯另換一句別的話來說明；而是努力追求他的思想的發展，追求他的思想的基礎，追求由種種的諸命題導引出來的諸結論的踪跡。馬克斯由當作『資本家社會之經濟的細胞』的商品起始他的分析；而吾們更不能不追究由這個細胞怎樣長成最複雜的組織，又怎樣形成全資本家經濟之更復雜的骨骼。

若由上述的見地研究資本論的時候，對於各篇，各章，各節的標題及傍題必須予以特別的注意。這些都是指示研究的方向及道程的獨特的路標。吾們在一切的場合，都牢記着馬克斯的標題，並努力闡明當作資本論之當該部分的基本的諸問題之簡潔的公式化的意味和意義。

研讀資本論這件事，不是容易的業績，必須特別注意。這對於學馬克斯主義經濟學的初步更是特別重要；可是對於研究真摯的讀物有幾分習慣的人，決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情。

吾們不能不征服相互制約的二重的——客觀的與主觀的一一困難。不論由敘述的內容來說，不論由其形式來說，資本論決不是很容易的著述；要求讀者緩慢的精細的去讀，要求一度讀了之後更須反復的去讀。但是這樣讀法所必要的忍耐，大抵正是青年讀者所缺乏的。青年人大抵性急，而又希望很快的征服，很快的就能理解，把握。青年因為極易焦慮，故陷於最不宜真摯精讀的狀態中。像這樣，客觀的困難再加上主觀的困難，就不止於要克服難解的本文，更不能不克服自己本身的性急。

因為這種理由，在起始讀資本論以前，希望牢牢的記着考茨基在他序文之末尾所引用的馬克斯的話。——『科學上的路途不是平坦的道路，只有不恐懼各種困難，攀登崎嶇荆棘的羊腸小路的人，才能到達光輝的絕頂。』

本書對於已經研究過資本論而現在仍然研究着的讀者，或者對於剛剛起始讀資本論可是對於馬克斯的經濟學說已經通曉的讀者，都能供他們的利用，這是本書的著述目的。沒有某種預備知識就讀資本論這件事，不止於是不可能，而也是不合目的，預先獲得一個有統系的經濟學智識這是極為必要。對於沒有某種預備智識的讀者，本書怕也不能了解吧！

吾們不是由資本論提供經濟學的課程或提供其一部分，而是以幫助讀者把握資本論本體為任務，所以本書最好與資本論同時由一章到另一章由一節到另一節逐字逐句並列着去讀。把本書由資本論格別的分離開去讀，尤其對於不知道資本論的讀者，不是很愉快的事情。把本書切離開去讀，第一不能得到所期望的結果，即是不能把握馬克斯的方法和他的思想的行程。第二，本書自體恐怕也不易明白差不多是不能理解吧？因為這種理由，所以最好同時讀資本論與本書。在起始讀資本論的一章以前，必須先由本書知道了這一章的研究對象和研究的順序，而後利用本書的註解及敘述的一部去讀資本論的本文。一章終了之後，還有再回到研究對象及研究的順序上去的必要。一篇終了之後，更必須再回到全篇的研究對象及研究的順序上去。總之在開始讀另一篇之前，必須把前篇之研究對象及研究的順序再三再四的熟讀玩味。考茨基在他的資本論第一卷的序文中，曾這樣寫着，——『書物所欲占有的現實，如果不在現實中循環認識就不能充分理解現實，同樣，在讀了某種書物以後，若不回到起首反復去讀也不能把握這個書物。』這不單是對於資本論全體，對各篇各章，也是正當的。把一篇讀到終了之後，必須再回到一篇的起首去。例如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在

讀了第二章及第三章以後，就更明瞭了很多，更容易明白了很多。如果更向後研進，則愈進而前面的理論愈益明瞭，理解愈為深刻。所謂常常顧到後面，更須常常再回到已經讀過的前面，這是我們讀資本論的準則。

著者對於每一章差不多都加以註解，或者補充文献，或者考察論爭問題，或者指出這一章的意義。

在卷末附有資本論第一卷所引用的經濟學者的人名索引。對於這些經濟學者與學說都附以簡單的敘述。

還有對於史的唯物論不會通曉的讀者，對於本書的序論，尤其關於方法的一部分，或者要感覺困難也未可知。然而不要失望。最初先把這一部分草率的讀過，也無妨礙。可以在把本書完全讀了之後，再加以深刻注意的去讀。在這一部分，——序論全體也是這樣，——裏面含有許多必須全書讀了以後才能理解的許多結論。

最後，本書是以要求系統的讀資本論——由起始讀到最終——的讀者為對手而著成的，這是所要鄭重說明的。

序 論

一 應該怎樣去讀「資本論」

在達衛拉易克和魯彬共同編輯的論文集——經濟學的基礎諸問題——上，巴耶魯在他標題爲「資本論的歷史」的論文中，曾有如下一段的論述。——「和馬克斯同時代的人們，在資本論裏邊，首先看到是歷史的著述。馬克斯把腥羶的資本主義的歷史，完全展開在他們的面前。馬克斯把資本主義的榨取的淒慘，把階級的矛盾的嚴峻的現實，把階級鬥爭的殘酷的必然性，完全揭發在他們的面前，使他們完全知道了。」在資本論出現的當時，——當時資本論之基礎的理論的諸發見，是嶄新的東西，尙無解說此種新發見的通俗文献；所以一般讀者，一點不明白資本論的方法。——讀者亦不過止能見到其中的歷史的著述。

和馬克斯同時代的人們，在資本論中，——在資本論中是敘述着資本主義的諸理論和歷史；更正確的說，是敘述着資本主義之發生和消滅的諸理論。——首先看到牠是「腥羶的資本主義的歷史」的著述。而資本論之理論的諸問題，對於他們，在當時是很難理解的東西。

在資本論第一卷的敘文中，馬克斯曾寫着下述一段話。——「萬事起頭難，——這件事，對於任何科學都是妥當的眞理。因爲此種理由，所以，理解第一章，尤其是理解含着分析商品的一節，呈露着最大的困難。」正是因爲理解第一章

呈露最大的困難這種理由，所以讀資本論的順序，自昔即已成為問題。馬克斯的友人庫格曼，對於這個問題，曾經質詢馬克斯自身，說他的妻曾經把資本論通讀過了，但是理解起首幾章非常困難。馬克斯對庫格曼的質問，回答如下，說【請轉告你的夫人，最好先讀「勞動日」「協業」「分業」及「機械」各章，最後再讀「本源的蓄積」一章。】

以上列舉的各章，都是具有記述的及歷史的性質。理解上述各章，一點不困難。很忠實的庫格曼即依照馬克斯的指示，就忠告其妻，由上記各章起始去讀資本論。

若在今日，模仿這種讀資本論順序，則全然不適當——這種模仿是由很大的思考的錯誤生出來的，在資本論出現以後，非常多的事情都已變化着，是因為忽視了這樣的變動的原故。——所以縱然在當時是很正確的，若在今日則已全然不能適用。

對於深知帝國主義之恐怖，而又生當帝國主義戰爭和無產階級和殖民地革命時代的讀者，當作歷史的書物看的資本論，已經不能像對於馬克斯同時代的人們似的，給以同樣可以感激的影響。「勞動日」或「機械及大工業」各章，對於馬克思同時代的諸人，是描寫着他們所處時代的資本主義的現實的東西。總之，資本論之記述的材料的大部分，對於

當時的讀者，充滿了當面的各種緊急問題，縱然不再加以適當的理論的說明，已經可以利用作為雄偉的煽動的宣傳材料。與此同樣道理，描寫着資本主義之巨大能力及其燦爛的成果，描寫着資本主義之科學及技術的占有的馬克斯之偉大的勞作的諸頁，因為資本主義以後幾十年的發達，在以鐵和血記述着由自由競爭向獨占的推移，記述着由產業資本之支配向金融資本及金融寡頭政治之支配的推移的其他諸頁的面前，已經失掉了牠的魅力。

正因為上述的原故，若在今日研究資本論，所謂先由歷史的諸章而後進於理論的諸章，即是由純粹形式的考慮來說，亦已決不妥當。只有由於資本論之研究的端緒的諸要素『從抽象的東西進到具體的東西的向上』的方法；只有由於把握個個的諸範疇之辯證法的展開及或種諸範疇向他種諸範疇的轉化，才能把具體的材料放在適當的場所，與以深刻的理論的意義。換句話說，我們不能不充分的以理論的方法論的武裝，去處理歷史的諸章。

另一方面，今日之讀者已經不是空手去接近資本論，他們可以利用以敘述資本論之思想，為目的的通俗化的很廣泛的註釋的參考文献。馬克斯主義者著作了很多的光輝的參考書，把馬克斯的經濟學說加以系統的順序的敘述。所以

今日的讀者，在讀資本論以前，已經知道其理論的內容的梗概，——即已經知道價值，剩餘價值，工資，蓄積等等理論。（如果讀者尚未具有此種初步的知識，即去讀資本論，誠不免時機過早之譏。）

在和馬克斯同時代的人們，把資本論首先看成是歷史的著述，但是對於吾們，則第一先認為是天才的，理論的，方法論的著述。

一切事物是流動的變化的，——在研讀資本論上所必要的諸要求也是變化的。第一，今日之讀者，不是須要概括的知道資本論的諸思想，所必要的是把資本論的諸思想更深刻的更根本的把握着。第二，須要基於直接讀這樣偉大的著書，從用通俗的解說書去學馬克斯學說的場合必然引起的俗流化及簡易化的流弊中解放出來。馬克斯主義經濟學，在我國內，在蘇維埃同盟內，成為公認的科學，由所有教育機關普遍的講授着這件事，是值得我們（著者自稱）誇耀的。然而却不能隱諱在這種事態中所含蓄的危險。所謂此種危險，即是指的資本論之諸思想的俗流化的危險；是使資本論之諸思想在不知不覺之中逐漸消磨，或轉化為意義甚輕的流行思想的危險。和此種危險鬪爭的惟一的方法，就是去讀資本論的本著。但不是選擇的分離的，片斷的去讀資本

論，而是系統的深刻的自第一章到最後一章的完整的去讀資本論。

最後一點，已無多言之必要。在吾國一般人已能讀資本論這件事，已不容懷疑。由資本論之廣汎的普及即可證明。青年學生，尤其是共產主義大學或社會經濟大學的學生更是兢兢業業去讀資本論。然而他們普通都是把資本論分裂開選擇了一章一章的或一頁一頁的去讀。如果在資本論的讀者中，能行一普遍的調查，則自起始到未尾完全讀了的人，或正這樣讀着的人，我確信比率決不甚高。甚而竟有人默認沒有這樣自始至終完全讀過的必要。特別是讀資本論之具體的材料的一部分的必要，容易被人否定，（仍然是由暗默中被否定而非公然的）或者至少是不感覺其必要。然而如果把資本論之具體的部分削除了，止殘留着抽象的一部分，第一首先妨礙了抽象部分的正當的理解。這種分裂的讀法，首先妨礙了理解資本論之研究及敘述的方法。

以爲歷史的諸章對於理解馬克斯的經濟理論是不必要的這種見解，也可以加以歷史的說明。如在前面已經說過的，馬克斯同時代的人們感覺着有把資本論之抽象的理論的部分通俗化的必要。這種要求，由許多資本論的通俗解說書完成了。這種通俗的文献，止能顯示着資本論的一面，止於解

說了資本論的理論的抽象的部分。在當時沒有特殊通俗化的必要的歷史的記述的部分，完全被忽視了。馬克斯的經濟學體系，遂成爲止於專在理論的斷面上被人把握的東西了。

“由抽象的東西進到具體的東西的方法，是由於這個方法的幫助人的思惟把握具體的東西，把所握着的東西當作具體的東西在精神上再生產出來的惟一的方法。”馬克斯在經濟學批判序說上，曾經說着上述的一段話。所以抽象的東西和具體的東西，不是相互對立的，寧可說是相互制約的東西。具體的東西的把握的過程，是由抽象起始，但是這種把握過程，在將具體的東西當作具體的東西在精神上再生產出來的時候，才能完成。

試把資本論之歷史的記述的諸章之一的「勞動日」一章拿來看吧！在這一章自體上觀察的場合，即是說從勞動日和剩餘價值理論的關聯上切離開觀察的場合，這一章不過是敘述着英國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單純爲勞動日而行的鬭爭的歷史而已。（此種鬥爭是和資本主義之萌芽同時起始的東西。）如果從一般文脈的關聯上切離開觀察「勞動日」這一章，則這一章即轉化爲特殊的歷史的敘述，對於經濟學已經成爲沒有任何理論的意義的東西了。然而在資本論上，這一章是被放在標題爲「絕對的剩餘價值的生產」的一篇中。被

放在這種文脈中這種關聯中的場合，爲勞動日而行的鬥爭的歷史，完全具有另一姿態。

“絕對的剩餘價值的生產——馬克斯曾經這樣寫着——形成着資本主義的體制之一般的基礎及相對的剩餘價值的生產的出發點。”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發生於手工勞動的基礎之上，發生於手工業的技術的基礎之上。在這樣基礎之上，剩餘價值的增大及資本的蓄積，只有延長勞動日才有可能。剩餘勞動之全部的剩餘時間，使“資本主義的體制之一般的基礎”更爲鞏固，更爲擴大。所以在斷面上觀察的爲勞動日所行的鬭爭的歷史，和“資本主義的體制的基礎”的，即是和絕對的剩餘價值的生產的具體的研究。當然不能無重大的區別。這是立在辯證的方法上具體的研究，即是在剩餘價值之發生和發展上，更進一層在和勞動者與資本家之間的階級鬥爭的關聯上的具體的研究。在抽象上觀察的剩餘價值，是資本主義的占有剩餘勞動的表現，是由這個占有方法抽象出來的東西。在具體上觀察的剩餘價值，是在一定方法及階級鬥爭之一定形態下占有剩餘勞動的表現。

由最一般的形態上的剩餘價值理論進到勞動日的問題，同時就是吾們由抽象的東西進到具體的東西的向上。這樣一來，「勞動日」一章在牠在資本論中的文脈上，已經不是簡

單的歷史的敘述，而是向着剩餘價值的具體的「向上。」爲勞動日而行的鬥爭是一件事實，是任何人所不爭而亦不能爭的事實。然而馬克斯之偉大的功績，不是在敘述這件事實，而是在於把這件事實與資本主義的體制之基礎相結合起來的一件事上。馬克斯所以能够使牠與資本主義的體制之基礎相結合起來，只是由於剩餘價值論的幫助。

就「勞動日」這一章所說的一切，對於其他歷史的記述的諸章全然可能同樣適用。在所有歷史的諸章，只有基於由抽象的東西進到具體的東西的向上的方法，才是“思惟把握具體的東西，把所把握的東西當作具體的東西在精神上再生產出來。”思惟不是把協業，工廠手工業，機械的生產當作組織的技術的過程，而是當作生產相對的剩餘價值的特殊的方法來把握。而這樣的把握，只有由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之一般的——最抽象的——分析才是可能。所以，歷史的記述的諸章，也是由抽象的進到具體的向上，——是由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之一般的分析，進到協業，工場手工業，機械生產的種種生產樣式之具體的顯現的分析的向上。

我們的結論是這樣，資本論中抽象的諸章與記述的歷史的諸章全然具有着同一價值，所有抽象的與具體的諸章是融合在有機的全體中“在其總體上，是把資本主義在牠（

資本主義，的全多樣性和統一性上再生產着。——“具體的東西，——馬克斯在經濟學批判序說中這樣寫着，——在牠的自身含有多數的諸規定，因為在多樣性上成為統一，所以是具體的。”想要把資本主義當作具體的東西，當作具有歷史諸條件的經濟的體制，當作“在多樣性上的統一”來理解來把握的人，必須把資本論當作全體，由第一章到最末一章，按照這個偉大的著者構成資本論的順序去精細熟讀，才能達到目的。

依次就應論到資本論讀者必須注意的第三要求。吾們必須由於讀資本論這件事發見馬克斯的方法，即是必須發見馬克斯在研究經濟的諸現象上，在敘述其所研究得到的諸結果上，在當作全體的他的理論的體係的構成上，所適用的方法。關於馬克斯主義經濟學之方法論的文献並不甚多。何況關於馬克斯經濟學之方法論的通俗的概說或參考書更是稀少。體會馬克斯主義經濟學之方法論的最良的方法，就是系統的研究資本論，逐頁逐章的不遺漏一字一句的熟讀資本論。因為這樣系統的讀資本論，可以追究著者之思想的行程“可以追究研究上端緒的諸要素和其以後的發展”可以研究由一個「連結點」向另一個「連結點」的推移。如果分裂的去讀，或一頁甚至全章刪除的不連緒的去讀，如果把馬

克斯在統一的全體的系統的方法論上結合着的抽象的分析的研究和具體的記述的研究分裂開的時候，讀者不止不能把握馬克斯的方法，往往容易發生在曲解的形態上去理解馬克斯的方法的結果。在吾國經濟學者之間，關於經濟學的許多問題，（亦含有關於經濟學之對象的問題）繼續約有二年的論爭，正是暴露着對於馬克斯主義的方法論的許多誤解。

由客觀上看來，論爭的雙方，不問是所謂「是魯彬主義呢？是馬克斯主義呢？」這一群著者，不問是所謂「對抗經濟學上機械論的諸傾向」的一羣著者，雙方之任何一方，縱然不是意識的，也都已踏襲了由魯彬所提出的少數派的理論的諸問題的範圍。尤其是在黨執行委員會之春季的論爭中所行的鬭爭，大部分是在若是當作共產主義者過於愚劣的政綱，即在所謂「魯彬主義的擁護呢？或反對？」的政綱之下來實行了。試把以魯彬的事業當作「使我國（蘇俄）之馬克斯主義經濟學的理解發展起來，深刻化了馬克斯主義的事業」承認起來的春季第九回討論的宣言拿來一看即可知道了。

實際上，是成了某人認為只有依着魯彬才能理解馬克斯，另一人也不能脫出魯彬所「提出的」範圍，所以起始陷入了機械論的曲解。雙方都同樣招致了斯他林的如下述的非

難。他說：

“第一，雙方的任何一方雖然在兩個戰線上，即是說一方在反對「魯彬主義」的戰線上，一方在反對「機械主義」的戰線上，但是都不能正當的適用鬭爭的方法。

第二，雙方都是由蘇維埃經濟及世界帝國主義之基礎的諸問題抽象出來退却到猶太法典的抽象的領域中，就這樣把二年的時間完全空費於抽象的左翼小兒病的宣傳。這件事，不消說，對於我們的敵人是有利，不外供他們的御用而已。”

如果對資本論爲系統的研究，體會了馬克斯常常把抽象的東西與具體的東西結合着這件事，就能很有力的預防上述的曲解。

對資本論爲系統的研究，具有深的教育的意義。不^少於可以發見馬克斯的方法，並且漸漸的還能够利用他的方法。使我們從對於抽象的絕對的真理的「偏愛」中解放出來，對於一見似乎在所有時代所有條件之下都能適用的諸命題，使我們尋求其歷史的被制約性；又教給我們對於諸現象之假象爲「批評」的處理而要求達到其本質。歸納起來說，就是能够給與我們多產的理論的研究之正當的工具；又能給與我們不劣於理論的研究的多產的革命實踐的正當的工具。

最後，當讀資本論的時候，對於敘述的形式及性質，文體及語法，必須予以最深的注意。所謂「文者人也」非無理由。在語法裏邊，在文體裏邊，反映着著者之性質和氣質，反映着著者對於所展開所表明的諸問題的態度。

對於資本論的文體如果予以很深注意的觀察則馬克斯在我們的面前不止於當作天才的思想家，更當作最大的革命家表現着在極抽象的諸命題的敘述之間亦富有充滿了革命的情緒的諷刺與辛辣的可以屠戮敵人的諸謔。異常巧妙的寫成的許多記述，都是把具體的材料利用到理論的及革命的實踐的目的上的第一流典型。尚不止於此，由於研究馬克斯文體，在馬克斯裏邊吾們還可以發見他是有能力的造句的藝術家。在經濟學者中，能够像馬克斯那樣巧妙的文學的敘述着他的學說的人是很稀少，對於這件事此處尚不能詳細論述，然而資本論的這一方面值得最注意深刻研究這件事，却不能不說到。

二 資本論第一卷的研究對象

資本論第一卷的研究對象雖然可以說是本書全體所要闡明的，然而在這裏亦不能不加以若干的說明。第一試先就資本論第一卷的冒頭，即「資本的生產過程」多少加以論述

吧。

馬克斯在冒頭上曾如次述的註釋着說——“第一卷是研究着當作直接的生產過程在她(生產過程)的自體上行觀察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的諸現象，在此時，這個過程之外部的諸事情之第二次的影響全部暫且捨棄。】這個“暫且捨棄了的”“第二次的影響”是什麼呢？可以由馬克斯繼續着說的話來窺測，——“然而資本的生涯，不是由直接的生產過程就終了。在現實的世界上，是由流通過程補足着，而這種流通過程是第二卷的研究對象”。在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斯止於研究由流通過程抽象了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由上述已很明白。而迷途的讀者，仍要這樣質問，——然則，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商品及貨幣——不正是研究流通的嗎？尤其第三章「貨幣及商品流通」不也是研究流通的嗎？否。在第一篇所研究的不是資本主義的流通過程“而是研究的一切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成為可能的「商品流通」。和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不同，馬克斯不是研究生產一般，而是研究具有歷史條件的生產，即是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然而資本主義的生產，只有在勞動生產物之商品化（轉化為商品）顯著發達的階段上才能發生和發達。——“商品流通是資本的出發點。資本，只有在商品生產及發達

了的商品生產，即商業達到一定發展水平的地方才能發見。世界商業及世界市場，在十六世紀，開始了近代資本之生活史的端緒。”資本論第一卷，雖說是自商品即「資本的出發點」的研究起始，而這一卷的研究對象，是純正的資本之生產過程。在第一篇所研究的流通，是只限於對於資本的理解上所必要的範圍，是由馬克斯自身所堅決的說明着的。他說：

“在第一卷所以研究第一及第三階段，（流通階段——著者註）是只限對於第二階段——即資本之生產過程的理解上所必要的範圍。”

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通常把他們的經濟學課程分為三個基礎部分，即一生產，二流通，三分配。（有的學者更加上第四消費一部分。）但在他們是把生產當作上面所說的生產一般來研究；或者當作技術的物質的過程——在本質上和上項是同一的事情——來研究。固然他們在流通這一部分，是處理着商品流通，商業，信用等等，結局是止於處理着在商品資本主義的體制上所發生的事情或關係。但他們的注意力依然是集中於技術的諸要素，即集中於商業上，信用上及其他一切業務上。如果把問題就照他們這樣的設定，則流通成為在原則上和生產不是相異的東西，即是說流通成為不過是生產的某種變了形的東西。由此繼續着再往前推

演，就會成為流通不是由生產賦以條件的即是說流通成為不是由生產樣式來決定了的東西。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對於分配的研究，即國民所得在人口之種種集團中的分配的研究，在這樣的方法論上也蒙受了致命的弱點。在分配的研究上，許多經濟學者把分配現象依然不當作是社會的歷史的東西，不當作由一定的生產樣式賦以條件的東西，反倒努力當作自然的東西來處理。就是說他們把勞動這個東西，把當作自然的技術的過程的勞動看成是工資的源泉；把資本（把生產手段解釋成爲資本）看作是利潤的源泉，而把土地看作是地代源泉。

一切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縱然不把分配現象，當作這樣俗流化了的東西，（關於這一點，如在後面所見到的，古典學派，可以非難的地方亦不少。）而他們的全體，古典學派亦包含在內，却把分配由生產樣式切離開。

馬克斯對經濟學的對象，亦就是對資本論的對象，和以上所述，完全取着另一樣的理解。在馬克斯，首先以生產，流通，分配認爲是統一的全體，而且流通及分配是由生產樣式決定着。然而前者亦影響於後者。

在經濟學上馬克斯所研究的東西，第一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第二，是資本主義的流通過程；第三，是當作全體

來觀察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在此場合，剩餘價值的分配亦在研究之內。)以上三組問題，即是資本論三卷的各各的研究對象。

古典學派，把經濟學當作關於富的科學曾這樣規定過。今日資產階級經濟學者之大部分，把經濟或國民經濟看成是這種科學的對象。然而，第一，所謂富的概念，所謂經濟的概念，她的內容並不清晰。尚不止此，幾乎任何經濟學者，把這些概念都自己任意加以解釋，並無一定的解釋。第二，——此項特別重要——在以上所謂經濟學是關於富或關於經濟的科學的規定中，缺乏經濟學之歷史的被制約性及其一般的性質；即缺乏經濟學是社會的歷史的科學這件事。富與經濟自古昔既已存在，但是在種種時代，基於社會的及階級的諸關係的不同，採取着種種的形態。所以馬克斯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序文中，曾寫着如下述的一段話。“本書的研究的對象，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和與此生產樣式相照應的生產的及交換的諸關係。』

經濟學所有的範疇——價值，貨幣，剩餘價值，資本，利息，地代及其他，——第一表現階級與階級之間的及階級內種種集團之間的生產諸關係；第二，把這些人和人的諸關係在物的形態上表現出來，人類的諸關係採取着物的關係的

形態。上述這種關係，馬克斯在「商品的物神崇拜」一節中，特別堅強明顯的敍述著。由此看來，經濟學不是關於物的科學，已極明白。把經濟學認為是關於「富」的科學這件事，正是把經濟學歸着為關於物的科學，因為富這種東西，不過是有用物的總體。經濟學也不是關於人類對於物的諸關係的科學。(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是這樣主張，以經濟的概念作為是經濟學的對象。)經濟學是研究人類的諸關係，然而並不是離開物，並不是離開這些物的生產及流通。——在這一點上，正是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區別。

經濟學的對象是如上規定着，所以吾們堅決的主張其歷史的被制約性，因而也就是主張這種科學自身之歷史的性質。人類的諸關係，只有在某一個歷史的時代——在商品資本主義的時代，才採取物的諸關係的形態。在其他一切時代，人類的諸關係，是不會被物神化，獨自很明白顯然的表現着。

在最近論爭的對象，是生產諸力與生產諸關係之間的相互關係的形態和性質，及這些東西在經濟學上所占的地位的問題。先看看馬克斯對於這些範疇及其相互的關聯是怎樣規定呢。

“人類在其生活之社會的施行上，被織入在一定的必然

的而由他們的意志獨立的諸關係中；即是說被織入在和他們之物質的生產諸力之一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諸關係中。這些生產諸關係的總體，形成社會之經濟的構造，社會之經濟的構造，是實在的基礎，法律的及政治的上層構造是樹立在這種基礎之上，在其發展的一定的階段上，社會之物質的生產諸力，就和直到現在這些生產諸力還在其中發生着作用的現存的生產諸關係，矛盾起來；如果用法律的表現，就是和所有關係矛盾起來。這些生產諸關係，就由生產諸力的發展形態，變化為生產諸力的桎梏形態。」（「經濟學批判」——序文）。

在以上的引用文中，生產諸關係之全面的特徵，都能給予出來。第一，——這個特徵是在生產過程上直接生出的一人類在這些生產諸關係上，「進入到他們生活之社會的實行」。由前後文脈來說，馬克斯把這個生產過程解釋為物質的財的生產過程，是很明白的。第二，——生產諸關係是客觀上發生的——其特徵是由人類的意志獨立着。第三，——生產諸關係之總體，形成社會之經濟的構造，社會之實在的基礎。第四，——生產諸關係在正好適應着生產諸力的限度內是生產諸力的發展形態，生產諸力更進一層發展的結果，這種適應一被破壞，生產諸關係就立即變化為生產諸

力的桎梏形態。

以上特徵，對於任何時代的社會構造的生產諸關係都妥當適用。而資本主義的體制的生產諸關係，除以上特徵以外，更以生產諸關係被「對象化」着一件事，和物與物質的富之物材的內容「合生」着一件事為特徵。商品——資本主義的經濟之生產諸關係的特殊性，正正是存在於牠的「對象化」的裏邊。而這個對象化，更由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附以條件。在這種體制之下，社會的生產，一面分散在個別的私經濟之間；另一面成立在生產手段由直接生產者手中的分離的上面。以上這許多情事都給予着社會的生產諸關係以物的性質即物之諸關係的性質。

經濟學，在物的表現上研究商品——資本主義的經濟的生產諸關係。物的表現是經濟學的對象本質的標識，在理論的分析之任何階段，都不容許再由此抽象。所以，這件事就是說經濟學不能由物的世界抽象出來的意味。尚不止此，經濟學的任務，有兩方面，一方面由物走到在物之後隱藏着的人類的諸關係，反之，又由人類的諸關係走到當作人類諸關係之現象形態的物的諸關係。為的發見商品生產者之生產諸關係的足跡，吾們必須按着馬克斯所作過的，由交換價值，即由物之諸關係，走到創造價值的勞動，走到抽象性

上的勞動。必須更由創造價值的勞動復歸到交換價值，即復歸到人類間之商品的諸關係的現象形態。同樣吾們分析資本主義的諸關係必須由資本之外面的運動（貨幣——商品——貨幣）起始觀察。這樣的分析，發見了由資本家占有勞動者的剩餘勞動，即發見了榨取的諸關係。然而分析並不由此完結，必須更進一步指示出在剩餘價值上表現的榨取，又怎樣能够在利潤的形態之下被隱藏着；即是必須反過來，再由物的諸關係，走到人類的諸關係。

在生產諸關係與表現生產諸關係的物的中間，存在着一定的對應。商品生產者之間的關係，在諸商品的關係中，在諸商品的交換價值中表現着。表現生產諸關係的「類型」的物，必須是有用物即使用價值，而有用物性質，質，和具體的有用性等等，在這裏不具任何意義。由人類勞動造出來的一切使用價值，能够成爲商品，所以也能够成爲商品所有者的諸關係的「擔手」。正如已經說過的，所有這些關係的基礎是個別的個人生產者（把基於自己的危險而行動的，由生產樣式自體附以條件的諸關係通過交換而實現的生產者）之間所行的生產及社會的生產諸力之分割。商品生產者之生產諸關係是最一般的，這些生產諸關係的物的表現也是最一般的。這些關係，在物裏邊，只於在能够是使用價值的

物的裏邊表現着。但是馬克斯曾說：

“使用價值，不問物質的富之社會的形態如何，永遠是形成着物質的富之物材的內容。』然而吾們依照「由現象的東西進到具體的東西」的方法起始分析資本主義的諸關係，則事情即發生變化。這些諸關係，已經不是在使用價值一般的諸關係中，而是在具有特殊的質具有特殊的有用的使用價值的諸關係中表現着。

勞動者與資本家之間的諸關係，已經在另一樣的形態上被對象化着，其理由是因為這些關係成為另一種東西，是因為建立在另一種基礎之上的原故。更正確的說來，商品生產之一般的基礎，因為把生產手段由直接生產者的手中剝離開這件事，更複雜化，被變化了。而勞動者與資本家之間的諸關係，第一，勞動力這東西成為物；更由於成為在剩餘價值上被實現了的具有特殊使用價值的特殊商品這件事，勞動者與資本家的諸關係就被對象化了。第二，勞動力與生產手段，都變化成為資本，即是由於前者成為可變資本，後者成為不變資本這件事，勞動力被對象化了。

這樣一來，生產諸關係之新的「類型」，不是在使用價值一般的裏邊，而是一方面在特殊的物的裏邊，另一方在勞動要具反勞動手段的裏邊找到牠的表現。然而勞動要具，勞動

力，都屬於生產諸力。所以資本主義的諸關係，直接反映在對象化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之生產諸力的裏邊。反過來說，資本主義的社會之生產諸力，是資本主義的諸關係之「擔手」的表現者。勞動過程，不能由增殖資本過程分離開；生產手段，不能由剩餘價值之生產手段分離開。——“機械是剩餘價值的生產手段”。所以馬克斯曾這樣說過。

不消說，不是機械自身，只有在資本主義上所使用的機械，才是剩餘價值的生產手段。這樣一來，資本主義的生產下的生產諸關係，不止於是生產諸力的發展形態，而更反映在對象化在生產諸力的裏邊。這件事更足以堅強的說明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諸關係，不能由生產諸力切離開研究，後者不止於單純是前提。但是魯彬對於這個問題，與上述爲不同的處理。在「馬克斯價值論概說」中，他雖如次的寫着，一「生產技術或生產諸力，在馬克斯的經濟理論的研究領域中不過是單純當作前提加入而已。限於說明吾們的研究的真實的對象，即不過限於爲的說明人類之生產諸關係所必要的範圍，吾們才加以引用。」此處已很明白，生產諸力在魯彬是與技術視爲同一，立腳於這種同一觀的上面，生產諸力就從經濟學的對象的概念中被排除着。

如果使生產諸力單純歸着於技術，則由生產諸力的發

展以說明生產諸關係這件事，即成爲不可能。這件事在理論上，就走到拒絕史的唯物論的，觀念論的，「社會學」的上面去。在實踐上，就走到灰色主義，少數派主義上面去。國際社會民主黨，已經很久的立到這個道路上面。

在另一方面，生產諸力與生產諸關係的同一視，招致不劣於以上所說的破滅的結果。這種同一視，是由生產諸力與生產諸關係之辯證法的統一出發的，但是和決不是由這種同一性出發的馬克斯主義完全矛盾。

馬克斯對生產力也不是常常在同一意味上解釋着。一一「機械與拉犁的牛，同樣不是經濟的範疇而是一個生產力。」在另一頁上又寫着“在所有生產要具中最大的生產力，是革命的階級。”在第二引用文上，馬克斯對生產力的解釋，比較在第一引用文上更爲廣義的，這是不容懷疑。在第一個場合，生產力專當作自然的——技術的要因理解着，由此見地，則生產力與拉犁的牛毫無異處。在第二引用文中，生產力又已當作社會的——經濟的要因理解着。

機械這個東西，馬克斯在某一場合，專當作技術的要因理解着；在某一場合，又當作社會的要因理解着。吾們已經引用過馬克斯在資本論中“機械是剩餘價值的生產手段”的文句。在馬克斯同樣有名的命題“手磨石臼生出了封建領主

的社會“蒸氣機械生出了資本家的社會”的文句中，機械亦當作社會的要因被理解着。

馬克斯在不同的意味上使用着機械及生產諸力一般這兩個名詞，是什麼原故？這是因為機械及生產諸力在現實的東西中，具有不同的存在的原故。機械和生產諸力，在現實上就是技術的及社會的要因。對於這件事，馬克斯在下述引用文中，特別明快的表現着。——“數學者及機械學者，認為工具是單純的機械，機械是複雜的工具。在實際上，任何機械，都是由這些單純的手段——不問牠是怎樣被假裝着，怎樣組織着，——成立着。然而由經濟學的見地，這樣的規定全然無用理由，是因為其中缺乏着歷史的要素。”馬克斯不是排斥數學者，及機械學者所給與機械的規定，若由技術的見地，那是正當的。但是這樣的規定，不會顧慮到機械的另一方面，即不會顧慮到機械的“社會的存在。”因為這種理由，含着歷史的要素這件事是必要的；換句話說，在附有歷史的條件的社會的形態上去觀察機械這件事是必要的。

什麼時候機械為經濟學是單純的前提？什麼時候機械又進到經濟學的研究圈的？在這裏亦給與着正當的指摘。單純當作複雜的工具這樣規定着的機械，在經濟學上是應當不研究，不過只於被作為前提。在歷史上被規定的機械，即

是造出資本家社會的機械，或者成為剩餘價值的生產手段的機械，已經就不能由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分離開。

所謂在資本論上對於生產諸力占了僅少的頁數的見解，是立腳於生產諸力的一面的理解上的，結局是立腳於生產諸力不過是單純的技術的要因的思考上面。事實，在資本論上倒是對於技術不過占了僅少的頁數。馬克斯就着生產諸力是怎樣的說法，繼然把資本論全體都由生產諸力滲透着這件事暫且擱置，——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篇——「相對的。餘價值的生產」的全部，都是供獻於生產諸力的。在這一篇，馬克斯是由相對的剩餘價值的生產的抽象的規定起始。換句話說，馬克斯在這一篇，是闡明着勞動的生產性如果增大為什麼剩餘價值不得不增大呢？然而在這裏不過是把這件事暫且當作假定的東西認識着。以後，馬克斯又移到生產諸力之實際的歷史的增大，怎樣喚起和生產諸力的增大相適應的剩餘價值的增大的研究上去。所以，馬克斯又由此種見地繼續着觀察協業，工場手工業，機械生產。

馬克斯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篇所研究的絕對的剩餘價值的生產，還是豫想着生產諸力之舊的資本主義的水準。而到了相對的剩餘價值的生產，是意味着生產諸力之新的水準，——不止於規定資本主義的諸關係之進一層的發展，而

也表現着這些諸關係的發展的水準。尚不止此，在生產諸力的新水準裏邊，尤其在機械的體制裏邊，資本主義的諸關係發見了內在的物的「擔手」的真的表見。

第四篇——「相對的剩餘價值的生產」——的研究對象，是當作生產諸力之複合體的，同時又當作在種種歷史的發展階段上的資本主義的諸關係之物的「擔手」的協業，工場手工業及機械。

依上述，生產諸力與生產諸關係的關聯，不止於後者被規定於前者同時後者又影響於前者這件事，是很明白顯然。

上述這種關聯，不止存在於生產諸力與形成社會之經濟的構造的生產諸關係的中間，而也存在於生產諸力與所有的社會諸關係即所有社會的上層構造的中間。——“甚至宗教的一切歷史，——馬克斯這樣說着——如果從物質的土台抽象出來，也就成為無批判的了。不消說，由分析而發見夢幻的宗教觀念之現世的核心這件事，比較反過來，由現實生活所給予的關係中發見與此相適應的宗教的形態這件事，是甚為容易。只有後一方法，才是惟一物質的，所以也就是科學的方法。”即是宗教的歷史，不消說其餘一切社會科學，也都不能不追溯到生產諸力。經濟學是更比較接近着生產諸力，這是因為生產諸關係更進一層接近着生產諸力的

原故。大概任何人都不爭此種事實吧？但是這件事，更意味着這種接近，才是單由生產諸力與生產諸關係之間的因果的關係就能完全了。生產諸力與生產諸關係之間的相互關聯的問題，是形式與內容的辯證法的統一的問題。只有這樣，魯彬的如下述的定式化，才是錯誤着的。——“在理論經濟學上，吾們把資本主義經濟中人類之生產諸關係直接當作研究對象，以在這個現象圈內發見所有的合則性作為吾們的任務。然而生產諸關係，依存於生產諸力的變化而發展，反過來在生產諸力的發展上又加以反作用。因於此種理由的說明生產諸關係，吾們不能不屢屢追溯到生產諸力的發展。”

如已經說過的，生產諸力與生產諸關係的關聯，歸着於下述幾點。即第一，生產諸關係是在生產過程上直接發生，更由生產諸力直接附以條件；（其他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等等諸關係，通過生產諸關係的媒介間接的規定於生產諸力。）第二，生產諸關係是生產諸力的發展形態；第三，生產諸關係，對象化在生產諸力的裏邊。這樣一來，所謂經濟學是研究生產諸關係的東西，生產諸力不過是前提的這種主張，不能不承認是難以容許的東西。更正確的說，魯彬的定式化的後半，很難容許。因為把生產諸力解釋得過於狹隘，是因為

單純當作技術的要因理解着的原故。尚不止此，正如已經說過的，在這裏，生產諸力與生產諸關係之中間存在着的關聯的內容的所有的富不會給與出來。同樣，在經濟學上所謂生產諸力與生產諸關係同等研究的命題，不消說，也是錯誤。生產諸關係離開生產諸力是不能存在的東西，可又不是機械的結合在生產諸力之上的東西。所以不能說這兩種是「同權」的東西。這兩種東西構成一個統一，這個統一不絕的發展，不絕的通着生產諸力與生產諸關係之間的內容的矛盾而發展。

機械論者之錯誤的構成（生產諸力與技術的同一視，生產諸關係向生產諸力之直接的還元，有名的均衡論及其他他們許多的理論的諸命題）如果徹底的適用於帝國主義及過渡的經濟的諸問題，不可避的在政治上必定陷於灰色主義的（右翼的）誤謬。布哈林之右翼的誤謬，與他對於經濟學諸問題的機械論，和非辯證法的處理的關聯等，都已明白的證明着。雖然如此，而許多機械論者，如果反對右翼的傾向，這種反對只是因為他們之理論的不徹底，是因為由他們之理論的構成不能引出與其理論相對應的政治的結論原故。

最後尚有一問題試就生產與交換的問題一為探討。看作物之諸關係的人類的諸關係，在交換的領域上，最能明瞭

顯然的表現着。這樣的事情，就造出這些關係好相是在交換上發生出來似的一種幻想；造出好相倒是交換賦與生產以社會的形態似的一種幻想。但在實際上，不是這樣；是生產諸關係分裂為生產的諸關係與交換的諸關係。實際上是適應着生產諸力的一定發展水準，在總體上形成社會之經濟的構造的惟一的生產諸關係，當作生產的諸關係及交換的諸關係具體化了而發現出來的東西。兩者都是同一的生產諸關係，可是在特殊的不同的形態的裏邊表現着，即是說在生產的諸關係及交換的諸關係的形態裏邊表現着的東西。

馬克斯更把生產諸關係在法律的表現上，叫作所有諸關係。這種所有諸關係，在最一般的經濟的形態上，（經濟的構造上）當作生產諸關係一般表現着“但是在其特殊的形態上，則又當作生產諸關係及交換的諸關係表現着。由此見地，則馬克斯在資本論第一版的序文上所說的下列一段話，已很明白。——“本書之研究對象，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及與此生產樣式相照應的生產的及交換的諸關係。”馬克斯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解釋為是“社會的連絡及技術的樣式的組織體。”所以，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的概念中，已經含着「生產諸關係」的概念。然而馬克斯何故又加上“與此生產樣式相適應的生產的及交換的諸關係”的一句？在這裏，

馬克斯是把與「技術的樣式的組織體」共同形成着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的，做當「社會的連絡的組織體」的，在最一般的形態上的生產諸關係，和當作生產的諸關係及分配的諸關係的，在其特殊的形態上的生產諸關係，區別着這件事，是很明白的。（就是把在最一般的形態上的生產諸關係，與由這一般的生產諸關係分泌出來的和交換的諸關係對立的，生產的諸關係區別出來。——譯者註）

生產的諸關係，是不能由生產的過程分離開的。一切生產者是“在社會上從事生產的諸個人。”而“李嘉圖或斯密斯所由此起始出發的個個孤立的獵夫漁夫，是屬於缺乏想像力的十八世紀的幻想。”生產的諸關係，是把生產認為是「附有社會的條件的東西。」例如，任何商品生產者，雖然是孤立的對其餘他人獨立的勞動着，可是他的生產是賦有着社會的條件的。他所加工的原料，他所賴以完成其工作的勞動要具，在其工作期間維持其生活的生活資料，所有這些東西，都是他由別的生產者手中得來的。甚而工作上。術技『或一定的慣行，也都是社會的發展的結果。

“諸商品由價值對象性，——馬克斯這樣說着——所謂不明白這種對象性存在於什麼地方，在這一點上，和傅路斯托的友人庫易庫利未亡人不同，諸君把所有個個商品，不論

怎樣拿來捉弄着看，拿來扶摩着看，也不能捉着牠的價值。”然而，所有的生產關係，也具有着這種特徵，原料，機械，助成材等等，生產者雖然够任意的扶摩着看，捉弄着看，但是，所以使我們商品生產者的生產當作附有社會條件的東西的生產關係，絕不會讓我們捉着。似乎成爲能够捉着的東西，只於是在交換上，這一點正是交換關係與生產關係全然不同的地方。正因爲這樣，不要陷入，商品生產者之間的關係似乎只有在交換上才能發生的錯誤中。實際上交換關係是由生產關係決定着。而商品生產者的生產所以是具有社會條件的性質，在生產過程自體上不會捉着，只有在交換上，才能明顯的表現出來，而且才能表現着。

不止於就着單純商品生產者的生產是這樣，在資本主義的生產，也能見到同樣的事情。例如，就工場中的直接的生產過程，怎樣觸弄，怎樣拈視，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的關係，始終不能明白。誠然，在工場裏，資本家是支配的，勞動者從屬於資本家。然而，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之特殊性，不止於是支配與從屬的關係。支配與從屬的關係，在古代的生產樣式，在封建的生產樣式，都已曾實行着。資本主義的生產之特殊性，是在資本的循環上，經過「物幣——商品……商品……商品——貨幣」的順序的時候，被表現出來的東西

。勞動力當作商品出賣的最初的交換，及勞動者的生產物不當作勞動者的所有物，而是當作資本家的所有物（當作資本之商品的形態）被發見出來以後的交換，這兩種交換才是能够捉住資本主義的諸關係的東西。

所以使由生產諸力決定的生產樣式，成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的這種資本主義的諸關係，其本體亦分裂為生產的諸關係，與交換的諸關係。而經濟學是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和與此生產樣式相照應的生產的以及分配的諸關係。”

把經濟學的對象，按照以上規定的時候，吾們是把狹義的經濟學（恩格斯的用語）置在念頭上的。在「反杜林格論」中，恩格斯曾寫着如下一段話。——“當作關於一切時代人類社會上生產的及交換的諸條件和諸形態的科學的，當作關於與此諸形態諸條件相適應的生產物之分配樣式的科學的經濟學，在這種廣意味上的經濟學，還是今後應當努力建設的科學。今日吾們當作經濟科學所具有的東西，差不多是專限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的發生和發展。今日的經濟學是由生產及交換之封建主義的形態之殘存物的批判起始；……以後更擴張到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及適應此種生產樣式的交換形態的諸法則之積極的方面；是後以資本主義

的生產樣式之社會主義的批判，即是以資本主義法則之消極方面的描寫，證明當作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自身的發展的結果，而其自身急速接近其成為不可能的一點的一件事而終了。”（即是證明資本主義終局的崩潰——譯者註）

恩格斯之廣義的經濟學定義，列寧完全同意。布哈林以為“理論經濟學，是關於立足於商品生產上的社會經濟即關於無組織的社會經濟的科學”；而列寧曾反駁此種定義，他說：是「由恩格斯退却了一步布哈林的定義，不止於只能說明從來的經濟學，（狹意味的經濟學）更進一步還可以達到下述不幸的結論，——“這樣一來，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的終末，不也就成為經濟學的終末嗎？”列寧對於這個曾說：“完全錯了。即是在純粹共產主義上，例如說 $Iu + m$ 與 rre 的關係是如何？積蓄是如何？不也仍然是存在嗎？」

經濟學決不是與資本主義的死滅而共同死滅的，倒反是由「狹義的」經濟科學轉化為「廣義的」經濟科學；其對象雖然變化，而其方法沒有變化。在蘇維埃同盟，吾們（著者自稱）至少可以想像開始建設廣意義，經濟學的端緒的一切條件已經存在着。

三 資本論第一卷的研究順序

資本論第一卷全體，共含七篇二十五章。第一篇，已經說過，是研究着「資本的出發點。商品流通，不只於在歷史上，在論理上（理論上）也是資本的出發點。所謂資本，是發生剩餘價值的價值。所以第一先研究價值，以後必須研究價值怎樣發生剩餘價值，即研究怎樣成為資本。

第一篇，是說明當作商品生產者之物的生產諸關係的理論的價值論。（這是剩餘價值及資本之理論的出發點）第二篇，——「貨幣轉化為資本」——是研究着使價值轉化為發生剩餘價值的價值，即轉化為資本的諸條件。第三，第四，第五各篇，就已經把吾們引導於資本主義的生產（狹意義的）中，研究剩餘價值——絕對的及相對的——的生產。第六篇的研究對象，是工資。何以把工資的問題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處理着呢？這件事屢屢成為疑問的根元。吾們在以後就可以知道在這一篇所研究的工資論，是完成剩餘價值論的東西，是剩餘價值論的繼續。到第七篇，才提起資本自身之生產的問題。如承商品是「資產階級社會之經濟的細胞」，則價值論（如第一章最初的二節所敘述的）是把資產階級的生產樣式「在精神的上面再生產出來」的馬克斯全經濟學說的細胞。價值論通過關於價值形態的學說推進到貨幣論，更推進到剩餘價值論，資本論，蓄積論等等。

上記的諸理論，一方面構成統一的全體，把具體的東西再生產着。對於具體的東西，馬克斯曾這樣說着，——“所謂具體的東西，在其中含有多數的諸規定，因為在多樣性上成為統一所以是具體的東西。”在另一方面，各各理論如承分別的觀察，其各理論自身也是諸概念的複合體；這些概念表現着具有「多數方面和與多數方面相適應的諸規定」的實在的現實之複雜的現象。例如價值論，在其分析之最初階段上，已經含有「抽象的勞動」「社會的必要勞動」「複雜勞動還原為單純勞動」等等概念。假若價值論對於資本之生產及蓄積的理論是一個要素，或者說是「最簡單的東西」，則對於抽象的勞動，對於社會的必要勞動等等，在多樣性上已經是統一。當吾們解說資本論的原文或正文的時候，所以第一，要暴露一個理論與其他理論結和起來的連結；第二，要暴露各個理論的諸要素的連結點，不外是這種理由。

所以第一篇的研究，是研究剩餘價值各篇的出發點。後者各篇又是使研究着資本的蓄積過程的第七篇的研究，成為可能的東西；是把第七篇的分析的對象，同時把全卷的分析的對象，更正確的予以規定的東西。

考茨基在他所著的只於處理了資本論第一卷的「資本論解說」一書中，（不過只於第四章——「剩餘價值與利潤」

——處理了超出資本論第一卷的範圍以外的諸問題) 把牠的內容分爲下述三篇,是全然不正確的。即分爲第一「商品,貨幣資本;」(在標題爲資本的地方,他不過)只於處理着貨幣轉化爲資本一件事而已) 第二「剩餘價值;」第三「工資及資本所得」三篇。考茨基在第一篇中,把異質的經濟的現象混雜的處理着;更正確的來說,就是把生產諸關係之不同的類型,即是一方面把商品及貨幣,他一方面把資本一同混雜的處理着。考茨基好像是純粹把外面的標識的流通過程看作是這種「共同混雜」的土台似的。在資本的處所,他却只於考察着「貨幣向資本的轉化」而已。更有進一層不幸的事,由外面的標識出發,對於馬克斯主義者,這是不妥當的。假若把資本論第一卷分爲三部分,則「貨幣向資本的轉化」是應該屬於剩餘價值一部分。第二篇可無非難,但是爲什麼不含着資本論第一卷第五篇的諸問題?即爲什麼不含着「絕對的及相對的剩餘價值的生產?」至於第三篇的構成方針,在方法論的上面,更不堪任何批評。如把資本的蓄積過程叫作所得,與工資(何以故呢?因爲工資也是所得)在同篇處理着,這決不是完全的構成。

德維路在他所著的「資本論第一卷解說」一書中,大體依從着資本論的篇別。但是只於又加添上第八篇,標題爲「

本源的蓄積」。其論述何以竟占了四章？正如後面所說的一樣，這第八篇全然沒有必要，本源的蓄積與資本的蓄積過程，共同觀察這件事，在方法論上是完全可能。

博洽德的「通俗資本論」是資本論全三卷的解說，但是也有無上的輕率的處理的錯誤。其敘述的方法，研究諸現象的分類，都自根本上即不成問題。他突然即由商品，價格及利潤起始敘述着。在「資本主義的蓄積之歷史的傾向」以後，反又考察貨幣。像這樣的「飛躍」或「逆轉」在他並不是稀奇。著者專門追求教育的課題，努力於可能的限度，企圖把資本論全三卷的內容簡單容易的捉住。但是博洽德的這種課題未能解決，讀者反更抱怨着博洽德的資本論比馬克斯的資本論還難捉摸。

四 方法

在「經濟學批評」序文中，馬克斯曾這樣寫著，——“由抽象的東進到具體的東西的向上的方法，是思惟由這種「向上」的幫助把握具體的東西，把所把握的具體的東西當作具體的東西在精神上再生產出來惟一的方法。”資論本正正是由這種「向上」的方法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再生產着。任何一篇，任何一章，可說都是表現着在這種「向上」中的一

定的階段；在資本論中研究的對象及順序的解說，可以幫助讀者追究這個方法，可以幫助讀者追究由最簡單的東西進到複雜的東西，由抽象的東西進到具體的東西的「向上」吧？

比任何什麼都在以前，必須注意「抽象的東西」及「具體的東西」這兩種概念之錯誤的解釋。由於這兩種概念不能正當的解釋，馬克斯的方法的基礎的諸原理屢屢被人誤解。所謂「抽象的東西，」屢屢被人誤解為當成先天的不是由經驗來的，而是由理性生出來的或種東西，與具體的東西，與現實的東西，由經驗所給與的東西被人同一視着。如果把這些概念像這樣的誤解，不消說，——「由抽象的東西進到具體的東西的向上”的要求，和馬克斯主義之方法論及本質是矛盾着的。使理性和現實對立這件事，對於吾們全然是一種無緣「歌劇。」馬克斯曾把抽象的意義，如下述規定着，——“當分析經濟的諸形態，顯微鏡化學藥品都不能利用，必須以抽象的「力」代替這兩者。”所以所謂「抽象的東西」是由經驗所給與的，為科學的目的在特定的斷面上施以觀察，可說是委於特定操作的現實。即是最初分析其特性中的或種東西，其次分析其他種東西，繼續更分析其第三種東西，最後這些被分析了的東西，在其多樣性與多面性的總件上，再被生產出

來的東西。不消說，研究諸現象之種種特性的分離，不是可以任意的實行的東西。例如，只有暴露在商品及商品流通之背後，隱藏着的生產諸關係，才準備了分析對象化在資本中，對象化在利潤中，工對象化在資中的生產諸關係的清提與可能性。是經濟學之對象的資本主義的體制的生產諸關係，可說是分階段的被配置着，或種東西在他種東西之上依據他種東西而成立着。這才是馬克斯所謂「向上」的本質的所在。

不消說，在實在的現實上，材料——研究沒象——並不是這樣配置着的。形成着材料的本質的諸特性不能相互分離，而是當作統一的全體，在總體上，表現出來。由一個資本主義的企業向另一個企業移動的商品，——例如機械或原料——是對象化了資本主義的體制的所有的生產的關係。在此處也有商品生產者——買手及賣手——的諸關係，也有勞動與資本之間的移關係。“因為這種商品，不僅止是單純在交換原理上組織起來的勞動的生產物，而也是○僑勞動的生產物；不僅止單純的是價值，而也是剩餘價值。後者在交換行為上轉化為可以實現的利潤，同時又被分割為產業利潤，商業利潤，資本利息及他代等等。總之，所有物神化的生產諸關係，為上述的樣子，當作統一的全體，在總體上

現表出來，——這些關係，決不是分階段的配置着。然而，吾們爲的要理論的把握，而努力由於特殊的「顯微鏡」抽象力的幫助來吟味這些諸關係。抽象力是把所研究的生產諸關係的體制的個個方面分離開，而把這些個個方面再用特殊的方法配置起來的東西。

使用抽象的方法者，不僅止單是馬克斯；馬克斯之先驅者古典學派，也使用抽象的方法。“又如其餘所有各點全然立在反對之極的奧大利要學派，也使用抽象的方法。但是馬克斯的方法的本質，不是存在於一般的”以抽像的力代替顯微鏡及化學試驗藥品“一件事”而是存在於這個方法之適用的特殊性的裏邊，即是存在於怎樣適用這個方法，適用於什麼的一件事上。當使用抽象之際，必須預先解決關於抽象之界限的基礎問題。即是可能由什麼抽象，又不能不抽象嗎？若由什麼抽象不可能嗎。以上都是預先必須要解決的問題。不能由研究對象本身中抽象出來，即是說一方面，抽象必須徹底的實行達到究極之點，而另一方面，又不能超越了一定的界限——“勞動生產物之商品的形態，或商品的價值形態，——馬克斯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序文中這樣說着——是資本家社會之經濟上的細胞形態。”正好惟有這個「資本家社會之經濟上的細胞」，才是抽象必須達到的而又是所不能超越的

限界。澳大利亞學派，在其抽象的使用上，超過了這個界限，他們的研究的出發點，不是「資本家社會之經濟上的細胞」，而是個人的經濟，個人的評價。所以說澳大利亞學派的抽象，是由這個方法破滅了經濟的對象的理由，正因為他們是由研究對象中抽象的原故。如果這樣利用抽象的時候，在歷史的具體的東西上的「向上」這件事是不可能，因為個人的及主觀的東西就是反歷史的及反客的東西，所以在歷史的具體的東西上的「向上」這件事，是不可能。

反之，古典學派的罪過，——含有在馬克斯前時代的最大的抽象的思想家李嘉圖，——是在於沒有把抽象徹底行到究極，沒有徹底行到「生產物的商品形態」一分事。在他們看來，生產物的商品形態與生產物，生產諸力與生產諸關係‘並沒有什麼區別。所謂把形式與內容視為同一，所以不能理解這些區別，也不能理解資本家社會所有一切獨自性反特殊性。

由以上看來，為把握實在的現實，這個獨自的精神的顯微鏡「的抽象，在牠本身還是不能保證適用的正當，不能保證獲得諸結果的正當，已很明白。此外更必要的是規定着抽象的方法之「適用的程度」與「性質」的方法論的原理。能够把此種方法論的原理給與我們的，是辯証法的唯物論。關於

基礎與上層構造，生產諸力與生產諸關係，生產諸力之辯證法的發展，及此種辯證法的發展達到一定階段所遇到的諸矛盾的學說，在馬克思是為的保證正確觀察認識資本主義的體制，決定怎樣，又決定任什麼方向適用他的「顯微鏡」，即適用他的辯象力的學說。歷史的唯物論，教給我們當分析資本家社會，把基礎由上層構造抽象出來，把資本家國家的經濟政策的對於經濟的影響抽象出來；又教給我們當分析經濟，把生產諸關係由物的諸關係，把形式由內容，把「物之社會的機能」由物的自體分別出來“告訴我們這種種事情的必要。把生產諸關係之類型分階段的配置的必要，即是由此生出的東西。把生產諸關係縱表現這些生產諸關係的物區別出來的馬克斯，在資本主義的體制裏邊，就看透了被物神化了的生產諸關係的體制。如果這樣的時候，比任何都在以前，——仍然由抽象力——先把最一般的諸關係，就是先把在採取了商品諸關係的形態的價值上發見了牠的表現的勞動諸關係，分離出來這巴事，最是必要。如果把商品——資本主義的體制這樣觀察的時候，價值是最一般的原理這件事，自然可以明瞭。於在勞動力所有者及生產手段所有者的上面展開的商品諸關係，在特定諸條件下，（勞動大眾的收奪與無產階級化諸條件）同時變形為資本主義的諸關係，變

爲榨取的諸關係。一方面，基礎——價值——依然是同一沒有變化，勞動力按照價值法則去出賣；可是一方面，其基礎同時已經正在變化着，即是說資本家當作其契約的結果獲得剩價值，獲得不支付勞動的生產物。這個辯證法的矛盾，是資本主義所有一切矛盾的基礎；惟有馬克斯在資本論第二十二章那樣古典的描寫着的矛盾，才是理解以外生產諸關係的「鍵」。

馬克斯在資本主義的研究上是那樣的適用着辯證法的唯物論的諸原理，而那樣的適用，採取了「由抽象的東西進到具體的東西的向上」的形態，而也不能不採取這種形態“把馬克斯的抽象的方法所以能由資本家經濟理論家的方法區別出來的原則的區別，正是存在於此處。

在資本論否二版的序文中，馬克斯曾引用載在「維斯特尼庫，埃夫羅布雜誌」上面的批評資本論拔萃，寫着下述一段話：——“這個著者，他把叫作我的真的方法的東西，這樣巧妙的敘述着”關於我本身對於這個方法的適用也那樣好意的敘着；可是由於他這樣的敘述，就正是敘述着辯證的方法。吾們最好把這個拔萃，把資本論批評家當作他判斷的基礎的「經濟學批判」的序文很深刻的注意去讀。然而更重要的事情，還是吾們要學馬克斯自身在他偉大的勞作的全體

所顯示着的這個方法的適用」的實例。

辯證法教給我們說：——“抽象的真理這種東西是不存在的，真理常常是具體的。」馬克斯由於把這個命題適用到經濟學上，就完全把經濟學變革了。他要求研究經濟學上所有一切範疇及法則具體的表現出來這件事，就是要求研究在某種歷史的特定的諸前提之下這些範疇或法則才持有效力及意義一件事。由於這種要求，馬克斯就發見了經濟學之歷史的資質，但所謂歷史的，並不是說經濟學是記述的科學的意味。否！經濟學之歷史的性質含有兩種表現，第一，經濟學的對象。——商品資本主義的體制——有着歷史的條件；第二，經濟學所有一切範疇及法則，具有着歷史的條件，即是說此種範疇及法則，只能適用於資本家的生產樣式。即是說經濟學之歷史的性質是在上述兩件事上表現出來。

在馬克斯，認出了價值是歷史的範疇。——“古典經濟學根本缺陷之一，就是不會成功由商品的分析，尤其是由商品價值的分析引出所以把交換價值的性質賦與於商品價值的價相形態一件事。……而其理由却是橫亘在最深的處所。勞動生產物的價值形態，是資本家的生產樣式之最抽象的，同時又是最一般的形態。資本家的生產樣式正正是因為勞動生產物的價值形態才當作社會的生產之特殊的樣式，當

作特殊的種類而賦以特徵；同時又是在歷史上賦以特徵的東西。假若把資本家的生產樣式當作社會的生產之永久的形態觀察的時候，則價值形態的特殊性，也就是商品形態的特殊性，不可避的就被看過去；在更進一層的研究行程上，則貨幣形態或資本形態等等的特殊性，也就不可避的被看過去了。』

經濟學的諸範疇之具體性及抽象性，應該怎樣理解，由以上的引用文就可以明白。這些範疇，只能適用於資本家的生產樣式，在由資本家的生產樣式賦以條件的限度上，這些範疇是歷史的，是具體的。但是在資本家生產樣式限度內，這些範疇表現者資本家生產樣式之最一般的特徵，所以又是抽象的。所以即便是最抽象的範疇如價值形態，同時也附有着歷史的特徵，所以又是歷史的具體的。

辯證法，不是要求把諸現象在孤立的靜止的上面去觀察，而是要求在一般的關聯及運動上去觀察諸現象。運動“是事物自身孕育着矛盾”——恩格斯曾這樣說着。恩格斯曾以物體之變化簡單的力學位置為例，證明着這件事，——“像這樣的矛盾之不斷的發生與同時矛盾之不斷的解決，正是形成運動的東西。”

馬克斯在資本論中，也是這樣研究着經濟的諸現象；就

是在相互關聯與運動上，歸根結底就是在矛盾之不絕的發生與解決上，研究着經濟諸現象。商品從最初就是當作「資本家社會之經濟的細胞」被觀察着，就是不在孤立的上面，而是當作全體的東西的出發點行觀察；在其矛盾上，在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矛盾上，（此種矛盾在交換上由內部的矛盾轉化為外部的矛盾）在相對的價值形態與等價值形態的矛盾上來研究。這個矛盾在貨幣裏邊發見了牠的解決，即是發見了牠的運所形態。因此，商品與貨幣不是當作孤立的事物，而是當作價值表現的兩極，被發現出來。這樣一來，吾們就知到了在其相互制約性與運動上觀察諸現象。

此外諸現象，例如貨幣向資本的轉化，也是這樣被研究着。在其自體上，在運動以外觀察的貨幣，決不能成為資本。貨幣所以能變成資本，只有在第一，貨幣與當作商品的勞動力對立着；第二，貨幣轉化為勞動力及生產手段的場合。而這個形式的運動必須更現實的生產過程補足起來。

在經濟的諸現象的領域內，怎樣引起由量向質的推移及否定的否定？就是馬克斯在他的研究上怎樣把這些原理為辯證法的適用？到後面還有指摘的機會吧！然而馬克斯不是單純的辯證論者，也是唯物論者，所以他的方法是辯證法的唯物論的方法。更正確的說，只有由馬克斯，辯證法方

成為唯物論，獲得合理的意味。

在社會的歷史的諸現象的領域中，辯證法的唯物論的方法，持有着史的唯物論的方法的形態。史的唯物論告訴我們說，——“人類在其生活之社會的實行上，組織到特定的由他們的意志獨立的諸關係中，即是說組織到與他們之物質的生產諸力相照應的生產諸關係中。”馬克斯在他的資本家的生產樣式的研究上，也是由這個命題出發；他在物之諸關係的背後追求「由彼等之意識獨立了的」與物質的生產諸力之特定發展階段相照應的人類的諸關係。價值，剩餘價值及經濟學的其他的諸範疇，完全表現客觀的生產諸關係。當分析交換過程，馬克斯曾這樣寫着，——“在交換過程上，人格者只有相互當作商品的代表者，即是說只有當作商品所有者存在着。隨着研究的進行，吾們就可以發現人格者之經濟的假面，只於是經濟的諸關係的人格化；這些人格者不過是當作這種關係的「擔手」相互對立着”人類的諸關係，不止是單純由彼等自由意志獨立着而已，反之，——“法律上的或自由的（交換上的自由）關係的內容，也是由經濟的諸關係給與着”。如衆所周知，馬克思把資本家當作資本的人格化；把資本當作一方面站着生產手段及流通手段的所有者，與他一方面站着勞動力所有者之間的物的生產關係觀察

着。

資本論全體，是在下面所述史的唯物論之最重要的命題上建立着，——“在牠的一定的發展階段上，社會之物質的生產諸力，就會與直到現在生產諸力還仍然在其中發生着作用的現存的生產諸關係，或用法律的表現就是與所有諸關係矛盾起來。這些現存的生產諸關係，由生產諸力的發展形態變成牠的桎梏。這時候，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已經屢屢說過，資本論全體，是由這個命題始終徹着。馬克斯到處闡明着生產諸力與生生諸關係的矛盾。最初在生產諸力的發展的某一特定階段上，仍然在現存的諸關係的限界內看到了這個矛盾的解決，看到了這個矛盾的運動。——“矛盾使事物前進，——黑格爾曾這樣說着。”然而到了後來運動被梗塞住了。只有在爆裂裏邊，在社會革命裏邊，才能見到出路。資本主義的社會之生產諸關係，怎樣變成生產諸力的桎梏形態，馬克斯曾在第十三章——「機械與大工業」——顯示給我們；尤其第二十三章——「資本蓄積之一般的法則」——中深刻的研究着。這個資本積蓄的一般法則，在本質上，就是生產諸力與生產諸關係之間的矛盾的不絕的擴大不絕的深刻化；（擴大的再生產）其結果，生產諸力的發展就被梗塞。所以，這個法則，不外是在社會革命中解決

這個矛盾的事實的表現。

到今日，方法的問題是由辯證法的見地處理着，但辯證法決不是排除形式論理學的。——“恰如靜止是運動的特殊的場合一樣，依照形式論理學的規則的思惟，（依照思想之「根本法則」）不過是辯證法的思惟的特殊的場合。”

形式論理學，使歸納與演繹對立着，使分析與綜合對立着。所謂歸納，是由個個的場合，向一般的結論的推理的意味。當作特定的研究方法之歸納的適用，叫作歸納法。歸納法的出發點，是個個事實及現象之正確的觀察和記述。演繹是和歸納相反的方法，是對於個個事實反現象，適用一般的命題適用一般的原理。演繹法的出發點，是一般的命題和原理。研究者由一般而推移到個個的具體的場合，努力於立脚在一般的原理上去說明個個的具體的場合。

這兩個方法那一個是最有用呢？在資本家經濟學，對於這個問題曾行了很長時間的論爭。這個論爭，往往也鬧到馬克斯主義陣營中來，馬克斯在他的經濟的諸研究上用了那一種方法呢？是抽象的演繹的方法呢？還是歸納的記述的方法呢？對於這個問題行了很多的論爭。但吾們必須特別注意下述一件事，就是在馬克斯及馬克斯主義經濟學上，演繹及歸納全然帶有另一種意味及意義。如果形式論理學不過單

純是辯證法的特殊的場合，則從屬於辯證法的形式論理學的方法，只有和辯證法的要求相一致的場合才能使用。例如對於使用抽象的演繹的方法的場合，若是由經濟學的對象之史的被制約性中抽象；又如前面所說過的一樣，若是由歷史的具體性中抽象都是不可能。經濟學的對象，譬如單純化及抽象的場合，決不是如古典學派所說的魯賓孫的生產；經濟學所研究的只於是商品——資本主義的生產。又如使用演繹的——抽象的方法的澳大利亞學派所說的，人類對於物關係之主觀的評價，決不能成為經濟學的對象。馬克斯主義經濟學只於研究客觀的諸事實，所說的人格，不過是當作這些諸事實的人格化而行觀察。對於歸納的——記述的方法也是同樣，是不容許由歷史上不同的社會的諸構成之中取出諸事實而行一般化。像這樣的一般化，因為是在具有不同的社會的歷史的意味及意義的諸現象之上構成着的原故，所以不能證明任何事物，不能說明任何事吻。例如商業，在種種時代現已存在，僱傭勞動，在種種時代也都已存在。然而這些事實的意義，完全不同，當時，商業及僱傭勞動這些事實，不構成社會的生產之基礎，只有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這些事實不構成着社會的生產之基礎。

辯證法，更在其他的方面給與歸給及演繹以限界。蒲列

哈諾夫曾在他的著書中，寫著下述一段話。——“通常的論理學，固執着「是——是，否——否」的公式。然而辯證法，則把這個公式完全轉化為其反對物，即轉化為「是——不是，不是——是」的公式。”蒲列哈諾夫曾就物體的運動加以例解，同時繼續着又說，——“運動着的物體在於特定給與的場所，但同時又不在特定給與的場所。對於這樣的物體，除了依着「是——不是，不是——是」的公式以外，不能判斷”已經說過，經濟的諸現象，必須在運動上，就是必須在其內在的具有的諸矛盾之不斷的發生與解決上行觀察。結局，由形式論理學的方法所謂來的諸結果，不能不辯證法的補足，不能不行辯證法的加工。——「是——是，否——否」的答案，不能不是「是——不是，不是——是」的答案來補足。例如假若站到形式論理學的立場上，——“則一方面主張某價值之中使用價值的一分子都沒有；在他一方面又主張不是使用價值也就不是價值這件事，就成為不可能。再舉他一例證，如以形式論理學的方法，則商品生產的所有法則向資本主義的占領法則的轉化”也成為不可能。就是研究不破壞商品流通法則，不破壞商品生產所有法則的基礎，就能夠實行的轉化這件事，也成為不可能。

如果對於形式論理學加以上述的限制，則演繹或歸納，

適用那一個的問題，是完全可以得到時宜的解決。而吾們達到的的結論，在本書吾們所遵守的結論是如下述。資本論的方法，雖然可以說同時是歸納的又是演繹的；但若從形式的方面來看，是適應着所研究問題的如何，某時以歸納爲主，某時又以演繹爲主而應用。對於馬克斯曾適用演繹及抽象，無多言的必要，無論爭的餘地。馬克斯自身在第一版的序文中，曾很明白的說着，——“不止於此，當分析經濟的諸形態，顯微鏡及化學試驗藥品都不能利用，必須以抽象的力代替兩者。”然而資本論不止於是單純適用正確方法的結果，也是無上的龐大的事實材料的鑽研的結果。——“研究是詳細占有材料，分析其種種的發展形態，更必須追究這些形態的內的關聯。這樣的工作完了以後，對於現實的運動，才能爲適當的敘述。”而“詳細的占有材料”這件事，對於事實的研究，如果不很深刻的注意觀察，是不可能；就是若不適用歸納法即成爲不可能，已不待多言。

此外，還有只有由歸納法才能研究的一聯的諸問題。例如，把勞動日（在敘述勞動日這一章的時候，再爲詳述。）拿來看，即可明白。由抽象的——演繹的方法，只能確定下述的事情；即勞動日必須比必要勞動時間較大一件事，因爲如果在反對的場合，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就根本不能考量。然

而比較必要勞動時間究竟大多少？剩餘時間的長度由什麼來決定等問題，又是只有用歸納的方法才能決定的。馬克斯也會這樣行過了。勞動日這一章的全體，除了第一節及第二節的一部，都是由歸納法構成着。然而，例如機械驅逐勞動者，則又是並用演繹法與歸納法進行研究的。像這樣的例子尚不止一二。

却說，其次，再就分析與綜合稍加敘述。正如已經說過的，分析是把複雜的現象分解為最單純的部分。在社會科學，經濟學也是一個，分析畢竟不外是抽象力的適用。

分析的終結點是綜合的出發點。吾們基於綜合的幫助，才能“由抽象的東西進到具體的東西。”在資本論中，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是在其全具體性與全多面性上，再被生產出來。資本論著者馬克斯是由商品起始他的研究。

不消說，在資本論中，馬克斯不是只於適用着綜合。在“由抽象的東西進到具體的東西的向上”的各各階段上，他使用了所有的研究方法，不用說，也使用着分析。例如最初先分析商品，而抽出其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價；交換價值又還元到在其背後隱藏着的一般的基礎，就是還元到抽象的勞動，就這樣得到了當作後者之物的表現的價值。分析到此處即終止，就得到了當作分析的結果抽象性上的（馬克斯的表

現）價值。由這樣得來的抽象性上的價值，馬克斯更基於綜合的方法，又復歸到所以使價值得到其形態的交換價值。當作這樣綜合的結果而得到的東西，就是在其最發展的形態上，即在貨幣上表現着的價值。貨幣也是先被分析，分解成貨幣的個個機能。然而，這些個個機能，常常在「由抽象的東西進到具體的東西的向上」的序列上行觀察，到後來，任何一種機能都更複雜，把以前單純的機能包含在裏邊。分析與綜合相互融合，這樣一來，貨幣就以理論的研究所給與的階段，在其全具體性上再被發現出來。

馬克斯是這樣由一個範疇移到另一範疇。分析由綜合來交替，綜合又由分析來交替。資本論的構造，也就是當作全體的馬克斯主義經濟學的構造，帶着綜合的性質，又不絕的行着「由抽象的東西進到具體的東西的向上。」然而這個抽象的東西，不是由想像產生出來的，也不是思考出來的，而是以前所行的分析的結果。是由馬克斯經了極長歲月所研究的極龐大的事實的歷史的材料，加以分析而得來的東西。這些材料，在資本論上，差不多不用睜眼就可以到處見到，那樣的充滿；在所有具體的——記述的諸章，不過在表面上就能見到的那樣豐富。

馬克斯在資本論第二版序文中，曾這樣說着：——“不

消說，敘述的方法？由形式的方面，由研究的方法是不得不有區別的。研究是詳細占有材料，（在前面與其他關聯上已經引用過）分析其種種發展形態，更必須追究這些發展形態之內的關聯。這種工作完了後，對現實的運動才能為適當的敘述。敘述一度完成後，材料的生命就成為得到觀念上的反映；到了成為觀念上的反映，猛然一看，好像是吾們拿先天的構成就把事情完了似的，也未可知。”

五 資本家經濟學的批判

資本論還有一個題名，即「經濟學的批判。」馬克斯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樣式，使他的理論為系統的發展；同時對於他的先行者及同時代者，也加以批判。更正確的說，馬克斯把他的理論，建設在兩個基礎上面，一個是資本主義的生產的分析；一個是對於在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經濟學者頭腦中所表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樣式之意識的反映的批判。

馬克斯所批判的理論經濟學者，可以分為四派，即一重商學派，二古典學派，三俗流經濟學派，四小資產階級學派。

本書第四章「貨幣向資本的轉化」中，吾們引用了馬

克斯在資本論第三卷所給與的重商論者的特徵。重商論者，是商業資本的理論家；而他們又可以分為前期及後期的重商論者。馬克斯把前期重商論者的體系叫作重金主義體系，把後期重商論者的體系叫作重商主義體系。重金主義體系的代表者，全然沒視了生產，專就着 $G—W—G'$ （貨幣——商品——貨幣，）的形態，（是商業資本的典型的形態）觀察資本的循環。重商主義體系的代表者，是由 $G—W……P……W'—G'$ （貨幣——商品……生產資本……商品，——貨幣'）的公式出發；就是他們認為在資本的循環中包含着生產。然而，他們不理解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而又不知道資本循環之其他的形態，——不知道生產資本及商品資本的循環；所以在重商論者的眼裏，資本的全運動過程，是當作一種由貨幣生出貨幣的運動，反映出來。換句話說，他們把貨幣的運動，只於就着在上列貨幣資本循環所展開了的公式 ($G—W……P……W'—G'$ 上，在現象表面上所表現出來的去行觀察。馬克斯說明這個公式，寫了下面一段話，——“生產過程（在上述循環——著者原註解釋）不過單純當作貨殖上不能避免的手段，不過當作必然的惡發現出來。所以，凡是行着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的任何國民，都被驅策於週期的騙取的狂熱，他們由

於驅取的狂熱，期望不用生產過程的媒介，實行完全的貨殖。”

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章，大部分可以充當重商論者的批判。

對於古典學派，馬克斯曾如下寫着，——“在此處須十分注意，我所說的古典經濟學，是指以柏梯為起始，研究資本家的生產諸關係之內的連絡的所有的經濟學。”於此處必須注意的事情，就是馬克斯在許多處所一再說明的，若從一般的經濟的諸見解來看，柏梯還是重商論者。然而，他是重商主義體系之崩壞期的重商論者；當這個時候，古典經濟學誕生在重商主義體系的胎內而起始發展了。馬克斯在此處所說廣意義的古典經濟學，仍然分為繼續發生的兩個主要學派，即分為重農學派與斯密斯及李嘉圖學派。後者才是狹義上的古典學派。

最後重農學派，才把經濟的諸現象的研究，由流通領域移到生產領域，由於這樣的移轉，才把經濟學轉化為真的科學。——“近世經濟學的真實的科學，——馬克斯這樣說着——是由把理論的研究從流通過程移到生產過程的時候，才起始的。”

然而，重農學派，對於生產，仍然極狹義的解釋，生產在

事實上只能還元於農業。他們樹立了只有在農業上才能創造剩餘生產物的命題，所以，只有在農業上的勞動，才認為是生產的。他們把全社會分成三個主要階級，即是農民，土地所有者，及「不生產的」階級。他們把製造家，商人及其他所有的人人，都加上最後「不生產的」階級中。（特爾格更把社會分成五個階級，就是把農民及「不生產的」階級七分為勞動者與資本家）社會是基於在農業上創造出來的剩餘生產物生存着。

然而，為什麼剩餘生產物只能在農業上創造出來呢？某一意大利的重農論者說明如下，——“工業決不能增加素材，增加素材，對於工業也是不可能。工業單純給物質以形態，只於是變形；就是說工業任何物都創造不出來。……工業為的加工於原料而由農業買入，工業的勞動也如已經說過的只是給與原料一種形態，對於原料不能附加任何事物。”上述著者，為要把他的思想，更通俗化，曾舉下例說明，——“為的準備飯食，把幾許豌豆給與庖丁，庖丁把豌豆加以適當的調理，當吃飯的時候，會陳列在諸君的食桌之上吧？然而，庖丁只能陳列出與他所領受了的同分量的豌豆吧？但是，把同分量的豌豆給與園丁，使他種在土地裏，試看一看。如果這樣作，當季節到來的時候，至少可以拿四倍以

前的豌豆，返還諸君吧。這是唯一的真實的生產。

重農學派，只於把創造剩餘生產物的勞動，認為是生產的勞動，這件事，就是說明他們實際上起始研究「資本家的生產諸關係之內的連絡」一件事。在資本家社會上，只有創造剩餘價值的勞動，才是生產的。（對於這件事，在第十五章上詳細敘述。）而馬克斯也說着，——“重農學派，把發生剩餘價值的問題，由流通領域移到直接的生產領域上，因此就已經把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安置下了。”在另一處所，馬克斯又把重農學派叫作「近世經濟學」之父。

然而，重農學派把生產解釋得過於狹隘。他們把只有創造剩餘生產物的勞動才是生產的，這種正確的命題，與剩餘生產物只有在農業上才能創造出來，這種錯誤的命題結合到一起了。由重農學派的局限性中，把經濟學解放出來的，正是斯密斯及李嘉圖的古典學派。他們把他們的研究，移到生產一般的領域上，把農業當作生產的一個單純部門，去行觀察。斯密斯把他有名的著書「諸國民之富的原因及性質的研究，」是以下述的詞句開始的。——“各國民的年年的勞動，是本源的供給着各國民為的維持其生活，滿足其生活，年年所必要的一切消費財的源泉；而這些消費財，或者是勞動的直接生產物，或者是拿這種直接生產物由其他

國民購買來的東西。”在這一段話裏，力說不關係於勞動所占的經濟部門的勞動一般的意義，與重農學派爲銳利的對照雖然這樣，而斯密斯並沒有由重農學派的特殊觀念，決定的分離開；在斯密斯的體系中，重農學派的特殊觀察，仍然顯著的表現出來，他的地代論，就彼此種特殊觀念滲透着。把任何經濟部門的勞動，都認爲是生產的的斯密斯，尚且認爲農業比較他種生產，更是生產的；又以爲農業與工業不同，農業提供着過多的地代。（以工業不過是給與着工資與利潤）

不止如此，而斯密斯不會擺脫出諸現象之假像的影響。馬克斯把斯密斯的方法的特徵，曾如次述寫着一段話，——“一方面，斯密斯研究着經濟上諸範疇之內的關聯，即研究着資本家經濟體制的隱藏着的構造。另一方面，斯密斯又把在競爭的諸現像中，表現到外面來的諸關聯，與經濟上諸範疇之內的關聯，並列着。……這兩個理解的方法，一個是透入到資本家體制之內的關聯，可以說透入到資本家體制的生理學；反之，另一個方法，把在生活過程上表現到外面來的東西，把表現出來的現像，原照樣記述起來，分類起來，不過是包括在圖表式的概念規定之下而已。這兩個研究方法，在斯密斯不但是很自然的並存着，而又相互連絡着，

不絕的矛盾着。”

古典經濟學，達到最高之發達點的，還是李嘉圖。他與重農學派，與生產之一面的理解，為最終的分離。在上述引用之中，馬克斯所說斯密斯混用兩種研究方法；反之，李嘉圖只用一個方法，就是專用“透入資本家體制之內的關聯，為生理學的透入”的方法。李嘉圖的全體系的基礎是勞動價值論，他把他的價值論，由斯密斯的價值論的缺點，即混亂和不徹底中，解放出來。然而，李嘉圖不是由價值中引出經濟學的其餘的諸範疇；他只於努力指示些範疇與價值不矛盾，不過是把價值變形而已。諸範疇之辯證法的統一，——與這些矛盾相互滲透——這是他所不會理解的。這些範疇，——可以這樣說吧！——不是相互「喧嘩」的東西，而倒認為是相互「無緣」的東西了。

李嘉圖把利潤論，建樹在價值論之上，這是正當的。然而他不會在利潤之最一般的形態上，即是不會在剩餘價值的形態上研究利潤，因為此種原故，所以，他把由價值走到利潤的辯證法的引導的所有中間的環脫落了。這樣一來，李嘉圖就陷到利潤比例於資本全體，但是如果按照價值論來說剩餘價值又比例於可變資本的，這種難以融解的矛盾中。同樣，勞動與資本的交換依從着價值法則來實行，然而，以為

不持有勞動力之價值論的勞動可以能賣的李嘉圖，在此處也落到袋路裏邊了。他不能說明何以不破壞價值法則，而較多量的勞動能够和對象化在可變資本裏邊的較少量的勞動相交換這件事。

馬克斯對於古典學派，持有很大的尊敬，馬克斯露暴他們的誤謬與混亂，同時又表述他們的功績。不僅於此，他還為種種努力，以證明在古典學派中已經找到。他的理論的萌芽。馬克斯對於古典學派，在下述兩個方向上去行批評，第一，他暴露了他們之理論的以及事實的誤謬；（例如，所謂一切積蓄起來的資本，完全成為工資，這樣的誤謬。）第二，他暴露了古典學派之資本家的局限性。他們因為只個局限性，把資本家的生產樣式看成是永久的東西；其結果，在他們看來，經濟學的諸範疇，也成為永久的東西了。而古典經濟學，事實上研究了資本家的生產樣式，又如馬克斯所說，是“研究了資本家的生產諸關係之內的連絡”的；所以，在古典經濟學中，不絕的認識到矛盾與不徹底。他們沒有把生產諸關係與生產諸力區別出來；在他們看來，生產與生產的社會形態，是同一的東西。他們把資本與生產手段視為同一，所以，甚至在勞動工具剛剛見有萌芽的地方，例如在原始野蠻人的時代，他們也認為有資本存在。這些事情，都妨礙了他們

理解資本及資本主義的本質。然而，他們事實上不止於研究了原始野蠻人的刀棒，也研究了在發展了的資本家社會上，與勞動對立的資本。因為這種原因，他們的研究，協助勞動價值論的發展的地方很多，而又直接建設了勞動價值論。李嘉圖把他的勞動價值論，放在他的全體系的根底上。然而，在古典學派，價值不是附有歷史條件的暫時的範疇，因為這個理由，所以，他們沒有在價值中看到資本家社會之生產諸關係的表現，不能理解價值的本質。

馬克斯負於古典學派者甚多，在或種意味上，馬克斯可以說是古典學派的承繼者。盧森堡在他所著「經濟學入門」中曾如下寫着，——“馬克斯所展開的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及資本主義將要到來的破滅的諸法則，不消說，在這一點上，是資本家學者們所創造的經濟學的單純的繼續；可是馬克斯的究極的結論與其出發點尖銳的對立，所以這是對立的繼續。馬克斯的經濟學說，是經濟學的「兒子。」”然而，他的誕生，是由母親的死購買來的「兒子。」因為馬克斯由資本家社會的局限性，把自己，解放出來完全適用着另一種方法，才有這樣的結果。他把由古典學派得來的遺產改變了，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的發展法則也暴露出來了。古典學派！就是最良的資本家學者，也不會作了這樣的工作。因為披露

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的諸法則，這件事，披露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的歷史的制約性，這件事，就是披露破滅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的諸力，就是披露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的掘墓人那件事的意味；所以，任何資本家學者，都不能作這樣工作。如果不立在打倒資本家的見地上，發見資本主義的發展法則，這件事，是不可能。就是因為這種原故，所以古典學派的資本家的「追隨者們」跟蹤於同一場所，除了“反復着在很久以前，已經由科學的經濟學，鑽研過的材料”以外，就不能有任何作為。對於這些經濟學者們，馬克斯奉以所謂「俗流的」這樣名譽的稱呼。

對於俗流經濟學者，馬克斯曾如下說着，——“俗流經濟學與古典經濟學相反，只於在外面的假象的連絡之領域中跳來跳去，只於為資本家階級而說明經濟生活之最粗雜的現像，可以說為的供資本家自己的御用，而反芻着在很久以前已經由科學的經濟學所鑽研了的材料。如果不這樣，俗流經濟學者，就把資本家生產當事者的，即把關於彼等自身世界——的陳腐的所獨自得意的諸觀念，附以玄學的體系，宣言，把這些觀念當作永久的真理。”

以上馬克斯的敘述，不論由對象及方法方面，不論由其自身所提起的諸任務方面，都能把俗流經濟學，毫無遺漏的

，附以特徵的解說。俗流經濟學的對象，只於是諸現象的假象，只於是外面的謨象的連絡的領域。”透入到在這種假象的背後所隱藏着的諸現象的本質這件事，在俗流經濟學，是認為不必要的。他們的對象歸着於記述與分類，他們把資本家生產當事者的陳腐的獨自得意的諸觀念，附以玄學的體系。這恰好和斯密斯的第二個研究方法相一致，即恰與“把在生活過程上，表現到外面來的東西，依照所表現出來的現象的原樣，加以記述，分類，說明，包括在圖表式的概念規定之下”的方相一致。

如前面已經說過，李嘉圖曾努力把經濟學由上述斯密斯的研究方法中解放出來；而俗流經濟學者，恰好正正反對，是努力把這個方法安放在經濟學之惟一的「科學的」方法的王座上去。這件事與俗流經濟學所設定的任務，與所謂“為資本家階級而說明經濟生活的最粗雜的諸現象，供資本家的自己御用”的任務，正毫無間隙的相吻合一致。

尚有不能不附加說明的，就是俗流經濟學，一方面，對於當時極尖化了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另一方面對於顯著普及了的社會主義說，是表演着反動的意義。

古典經濟學，所以反映着資本家階級之進步的氣味的

理由，一部分甚而反映着革命的氣味的理由，是因為古典經濟學是正在資產階級與封建主義及中世紀的所有的殘存物鬥爭的時代發生的，並且是在那種時代開花完成了的原故。反之，俗流經濟學，是因為與無產階級的鬭爭所喚起的反動的意向，具有這樣條件的資產階級之反動的意向的明白的表現。

社會主義者，企圖變革社會秩序“在這種要求上，社會主義者，曾依據古典學派，主要的是依據李嘉圖，把古典學派所不會引出的結論專引出來。這件事，也是使代替古典學派而興起來的資本家經濟學者，不得不後退一步；他們把由古典學派承受來的遺產，加以補足訂正；更正確的說，使他們不得已而加以曲解。

馬克斯對於俗流經濟學者的態度，與對於古典學派的態度，完全不同；很明白的，馬克斯是輕視他們，嘲笑他們。俗流經濟學者，自身更分為種種的流派。初期的俗流經濟學者，——“看出了材料尚未完成，——馬克斯這樣說着——所以由經濟學的立場多少參加了經濟的諸問題的解決。”到後來的俗流經濟學者，以擁護資本家階級的利害，掩飾階級的矛盾，意識的作為自己的在務，盡力宣傳階級協調的思想。對於此種經濟學者，馬克斯叫作「賤役者」，認為是把經濟學

轉化為資本家階級的下婢的東西。其他的經濟學者，例如穆勒，在主觀上不會設這樣的任務。對於穆勒，馬克斯曾這樣說：——“爲的避免誤解，須加以特別記述，勒穆與和穆勒相同的人，因爲他們之昔日經濟學上的教義，和他們之近代的傾向矛盾的原故，不消說。是值得一切非難。然而把他們與俗流經濟學者，即與辯護論者一律處理待遇，却是極不妥當。”

就小資產階級經濟學者來說，他們的大多數，同時又是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他們敵視資本主義，對資本主義的體制之種種方面，加以嚴厲的批評。他們裏邊的某人，例如西斯蒙吉，在經濟學中會發見了有某種程度的價值東西。然而，因爲他們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的分析上，不能超過了古典學派，更前進一步；所以他們往往唱導復歸於家長制的生產樣式，或復歸於小商品生產的樣式；或者繼續保存着商品經濟的基礎，可是另一方面，屢乘資本主義的榨取，這樣不可能的理想鄉。因爲這個原故，特別招致馬克斯的非難，尤以蒲魯東，馬克斯爲的反對蒲魯東的著書「貧困之哲學」，而寫了很辛辣的爭論著書「哲學之貧困」。在資本論中，馬克斯却很少嘲笑着蒲魯東。

馬克斯的這種批評，對於其他的經濟學者也可以適用

馬克斯一面發展着敍述着自己的理論的一個的時候，往往就說到這些經濟學者“或者把他們拿在自己的理論中，或者把他們在馬克斯關心研究着的領域中所有的混亂，很輕快巧妙的指摘着。馬克斯對於他的先行者及同時代者的往經濟的理論之系統的分析與批評，在他所著的「剩餘價值論」上，很燦爛的給與着我們。(可惜該書沒有完成。) 在資本論上，對於這些學說，不過僅少的順便的說到而已。因為這種原故，使讀資本論的困難，更加增一層。對於不知道被批評的理論的讀者，對於這些理論，對於這些批評，容易理解。

本書把在馬克斯本文上所分析着的諸理論，盡頁數所許可的範圍介紹於讀者。在本書末尾，對於在資本論中屢屢說到的經濟學者，還加以簡單的註釋。

中國之婚姻問題

羅敦偉著

書分十一章，第一章導言，說明婚姻問題緊迫的各種原因和婚姻問題的內容，第二章說明婚姻的意義與訂婚的條件，第三章結婚的儀式，第四章戀愛的維持與破壞，第五章早婚與晚婚，第六章變例的婚姻，第七章蓄妾問題，第八章離婚問題，第九章婚姻與法律，第十章婚姻問題的總解決，第十一章餘論，舉凡婚姻問題上一切重要理論和實際，無不盡量指示，的是青年男女不可或缺的名著。

一冊五角郵費二分半

所謂軍縮會議的分析

默然

目錄

一 導言

(1)六十國軍費負擔的估計

(2)軍縮會議的史略與成敗

二 倫敦海軍軍縮會議的滑稽劇

(1)日內瓦會議失敗後英美的異趣

(2)英美政局變動後的轉機

(3)英美合作與各國在會前的態度

(4)倫敦海軍軍縮會議的結果

三 英法意三國海軍協約不壽

- (1) 法意兩國一般的形勢
- (2) 法意間衝突的焦點
- (3) 三國海軍協約成立的經過和內容

四 所謂軍縮問題的幾個問題並未解決

- (1) 海軍自由問題
- (2) 大型巡洋艦問題
- (3) 日本對美七成要求問題

五 本屆日內瓦軍縮會議的前途

- (1) 十個參錯問題
- 2 各帝國主義問題的衝突
 - 甲 歐洲各國的縱橫鬪鬥
 - 乙 三大海軍國的鈎心鬭角

文獻

一 導　　言

歐洲大戰以後，各國感受了大戰時所受的痛苦，大都覺得兵凶戰危，於是和平的呼聲，瀰漫全球了。但是呼聲終究祇是呼聲，沒有一些兒實效的。裁減軍備，雖然人家都承認爲實現和平的一大法門，不過資本主義的國家間，各各懷有帝國主義侵略的野心，誰也不願屈服，誰也不願示弱，要想保持牠角逐的勢力，非得有強大的軍備，是不可能的。所以軍縮盡是天天談着，會議不妨多開幾次，結果呢，問題尤鬧尤複雜，尤弄尤糾紛，終至會而議不妥，議而行不通。然而各國還想在不可能中求一比較可能的方法是什麼緣故呢？理由很簡單，軍備擴充，費用激增，人民的負擔累重，而國家的財政更是棘手。譬如英國本是常帶海王榮冠的，大戰後霸權

雖然失墜了；而軍費的負擔，據人估計，每分鐘要200磅，足夠一個普通工人全年的費用而有餘。即如黃金的美國，全部收入82%差不多全在消費於已往或未來的戰爭經費中了。其他各國的情形，也相類似；因此與其說各帝國主義，爲和平而企圖軍縮之成功，毋寧說負擔不了，而想稍紓目前的困難，比較的可信。

(I) 六十國軍費負擔估計 世界六十國中，軍費負擔最大的要算美國了。除去了海陸軍預算內的恩給金，與償還舊時戰債不計外，每年尚有707,425,000金元之鉅。英國本國三島之內，軍費已有465,255,000金元，似乎不及美國多；但如將英屬自由領地及印度合計起來，却有726,731,066金元，實在比任何國家都大。法國心目中，似乎德國常在那兒想報仇，意國想奪其霸權，故軍費亦不小，有466,960,000金元，比英國本國還大些。此外意大利和日本當然也不甘讓人，所以意大利有248,946,500金元，日本也236,861,500金元。現在且把六十國的軍費列表如下：

表一：

國 別	軍費
阿根廷	50,331,291金元
澳洲	18,419,702 "

奧地利	14,507,320	" "
比利時	33,303,200	" "
玻利菲亞	3,481,200	" "
巴西	55,005,920	" "
保加利亞	7,609,000	" "
加拿大	21,069,000	" "
智利	28,920,000	" "
中國	94,291,650	" "
哥倫比亞	6,452,000	" "
哥斯黎加	688,000	" "
古巴	12,031,000	" "
捷克斯拉伐克	51,189,000	" "
丹麥	12,270,000	" "
杜米尼加共和國	1,056,838	" "
埃及	10,471,318	" "
愛莎尼亞	5,520,000	" "
芬蘭	16,457,500	" "
法國	466,960,000	" "
德國	171,923,040	" "
大不列顛	465,255,000	" "

希臘	21,340,000	""
危地馬拉	2,100,000	""
海地	1,157,920	""
洪都拉斯	973,524	""
匈牙利	20,220,000	""
印度	215,587,622	""
愛爾蘭自由邦	7,080,500	""
意大利	248,946,500	""
日本	236,861,500	""
拉多維亞	7,860,000	""
來比利亞	126,070	""
立陶宛	5,680,000	""
盧森堡	277,200	""
墨西哥	46,335,500	""
荷蘭	30,880,000	""
新西蘭	3,496,150	""
危加拉瓜	272,931	""
挪威	11,520,000	""
巴拿馬	610,540	""
巴拉圭	1,419,100	""

波斯	9,896,000	"
秘魯	9,796,000	"
波蘭	92,073,000	"
葡萄牙	16,379,610	"
羅馬尼亞	53,647,640	"
薩爾瓦多爾	2,195,600	"
暹羅	9,526,950	"
南非聯邦	4,906,890	"
蘇俄	578,942,707	"
西班牙	112,583,300	"
瑞典	39,750,000	"
瑞士	19,660,000	"
土耳其	17,371,564	"
美國	707,425,000	"
烏拉圭	8,638,000	"
委內瑞	6,090,400	"
猶哥斯拉夫	50,458,000	"
合計	4,157,931,958	"

上述數字，祇就每年經常的軍費，倘然再要擴充軍備，那費用更大了。即以美國而論，據人計算，新式主力艦的建造

,每艘需費35,000,000金元至40,000,000金元,如果美國要實現全部海軍計畫,至少得有1,170,800,000金元。美總統胡佛也曾舉出數字來,據說到明年(1933年),每年軍經與現行預算(1929年)相較,將增多250,000,000金元,至300,000,000金元;所以到了明年美國軍費總支須803,000,000金元,比較大戰前歷年軍費支出的平均數,約增530,000,000金元;而軍士年金尚不在內。即此卹金一項,每年就有820,000,000金元。美國雖然富庶,軍費如果與年俱增的繼續下去,也要難乎為繼。戰後的英國更不必說,想要維持牠原來的二強標準軍力,有了美國的勁敵,簡直沒有這麼大的財富去供給。據人估計,英國的富力遠不如美國,軍備擴充所感的財政困難更較美國為甚。茲將兩國國富列表如下:

表二：

	英國(1925)	美國(1925)
國富	117,800,000,000金元	380,000,000,000金元
總進款	19,000,000,000 "	70,000,000,000 "
依人口分配	374.74金元	606.26金元
每人進款平均數	86.94 "	69.76 "
總稅額在總進款內之比例	23.2%	11.5%

這個統計,還是前六年的事實,到現在兩國納稅額,在總進款

的比例數，當然又增，不過無論如何美國握有世界半數以上的黃金，還有戰洲各國戰債，本利合計約有22,000,000,000金元以上，英國總是對敵不過的。因此華盛頓會議以來，英國對美國曲盡好意，經過日內瓦會議一度的決裂，雖然引起過美國的反感，等到麥克唐納 MacDonall第二次組閣，即刻就移樽就教，親到華盛頓，促成1930年之倫敦軍縮會議。倫敦會議，結果因法意爭端，僅僅成就了美英日三國協定，法意爭端，去年經前英外相漢德森 Henderson 的斡旋，也有了協而未定的幾條條文，其他一切問題要待今年的日內瓦軍縮大會來解決。

(II) 軍縮會議的史略與成敗 軍縮會議的歷史很長，當俄皇尼古拉第二(Czar Nichalas II)時，見各強國間鈎心鬥角的武裝和平，想限制各國軍備，減輕國民擔負，因之倡議縮減各國軍備，開萬國和平會議。居然於1899年在荷蘭京城海牙開會成功，這是以國際會議形式討論縮減各國軍備的第一次；史稱一次海牙和平會議；後來於1907年又開海牙二次和平會議。大戰前總共有這麼二次，不過沒有一次收了些微效果。當第一次海牙和平會議時，俄國代表以發起國的資格，興匆匆的提出一個具體的提案，說關於縮減軍備，分兩項：

A 關於陸軍的： ①五年以內本國常備兵，（除殖民地

外)不得增加。②各國常備兵數目，須有規定。

B 關於海軍的：①於三年以內，定海軍預算的總額，不得增加。②於三年以內，下列三項，須互相通知：(a)新軍艦的總噸位；(b)及將校船員的總數；(c)關於船塢砲台軍港等工事支出費用。

這個提案本來就不見得這麼有限制性，可是德國代表却大大的反對。他的理由很簡單，以為一國兵力的強弱，要素多得很，不僅在乎兵數，以限制兵數為標準，縮減軍縮，很不妥當。並且預算在立憲國，下院有處置特權，行政上不能束縛。各國代表都以德代表為然；俄代表的提案遂否決了。結果最要的問題從此擱置，祇得把不相干的小事來敷衍塞責。總算是和平會議成功，也有許多名人學者替這會議歌功頌德呢。第二次海牙和平會，對軍縮問題，和第一次同樣的毫無結果，或者還不及。這是戰前的軍縮會議。

大戰以後，各國都受戰爭的慘禍，國力凋喪，供養不起巨額軍隊的費用，英國尤其在戰爭所受直接的間接的損失為大，所以到了1921年美總統哈丁提議召集華盛頓會議，討論軍縮問題，便欣然接受，這是戰後英美合作限制軍各國的第一功。美國召集這會議，表面的目的有二：

(1)解決太平洋問題；

(2) 縮減軍備

其實主要的並不在求得軍備的真正縮減，不過利用英國親美的心理，迫英國放棄英日同盟的繼續罷了。所以會議中關於軍縮只於主力艦總噸位的限制，其結果如下：

國別	軍力比例，	主力艦噸位	航空母艦
英	5	525,000	125,000
美	5	525,000	125,000
日	3	315,000	81,000
法	1.75	135,000	60,000
意	1.75	135,000	60,000

主力艦各艘的排水量不得超過35,000噸，砲的口徑不得超過10英寸，對於航空母艦並不依據主力艦的 5:5:3:1. 1.75:1.5的比例，但各艦排水量為33,000噸的只許有兩艘，其餘均不得超過27,000噸。砲的口徑不得超過 8 英寸。其他各巡洋艦，驅逐艦，和潛水艇。因為日法意三國的反對，沒有結果。轟轟烈烈的華盛頓會議，就此告終了。

華盛頓會議以後，至倫敦軍縮會議以前軍縮的聲浪，仍然很高，常常要想把華盛頓會議沒有解決的問題，再來討論

得一結果，可是沒有成功。以後幾年裏召集的國際軍縮會議，計有四次：

1922年，意大利京城羅馬，舉行海軍軍縮會議。其目的要限制潛水艇與驅逐艦。各國意見紛歧，無疾而終。

1926年，國際聯盟公開海軍軍縮籌備會，這是專門家研究性質的會議，與實際的軍縮無大關係。

1927年，美總統柯立奇 Coolidge 提議舉行英美日法意五國海軍軍縮會議，法意兩國，藉口國聯已有了軍縮委員會，不願參加，結果只有英美日三國的會議；而這三國會議中，就發生激烈的衝突。原因是這樣的，英國代表宣言，英國巡洋艦最少限度應有，75艘，載重量為600,000噸；如此而後方能保護英國的海外商業，才稱海軍的要求。美國代表却不以為然，以為英國巡洋艦載重量，至多不得超過400,000噸。英美兩國代表大開舌戰，爭持極烈。後來美國代表見英國代表堅持原議，不稍讓步，也計上心來，就提出要求美國增加巡洋艦15艘。英國代表却也不慌不忙，贊成美國增加的要求，但是只許增加驅逐艦15艘，總噸位為10,000噸。英國很怕美國海軍擴充以後，妨害英

國海上的權利和利益，所以美國要求增加巡洋艦英國却說贊成增加驅逐艦，牛頭不對馬嘴的歪纏一起。英美代表因這問題的無法調和，而致解裂，會議也就不歡而散。

1929年，國聯在日內瓦召集開海軍軍縮會議，參與的雖有28國代表，但是各國都懷着鬼胎，不以真面目見人，未開會前，大家皆知其必無結果，真的會而不決。

軍縮依各國政財的艱困，實在有不得不行之勢，而各國的相互猜忌，和利益的衝突，那末誰都不願以先裁。財力和軍力強的國家，希望弱小的國家，不再擴充軍備。財力和軍力強的國家希望強大的裁減下來可以相平等；不過事實上強大的當然不願自毀實力，弱小的也要着着充實，處於這樣矛盾之下，軍縮會議，有什成功的望指呢？世界經濟恐慌自1928年末以來，愈演愈劇，到了今日，每况愈下，如果真的各國能誠意裁減軍備，各國勞苦人民因負擔輕了，購買力可以增強；各國政府少了一大筆費支出，預算虧空，已可設法彌補；未始不是恢復世界繁榮的有效方法。不過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各國政府，決不願這樣去做，即使也是半途而廢的。經濟恐慌，不能補救，世界和平，豈非夢想。這

次日內會議，也開幕了，以過去測未來，不能例外，決沒有出人意表的成功，是可斷言。這班老腳色裝扮面上和平的把戲，心裏實在那裏製造戰爭。閒話可說，言歸正傳，且把倫敦海軍軍縮會議重事重提，再以海軍問題不易解決幾個問題，和各國間態度的無法調法，一一說來。

二 倫敦海軍軍縮會議的滑稽劇

倫敦海軍軍縮會議在1930年春開會的，所以召集這會，在歷史頗有一些重要意義。我們來簡略的說一說

(1) 日內瓦會議失敗後英美的異趣：當日內瓦會議時，英國正是保守黨當國，關於巡洋艦總噸位問題，和美國衝突而致決裂。英美間的空氣很緊張。英國乃與法國攜手，於1928年，訂立英法海軍密秘協定。在這個協定裏，法國贊助英國的海軍軍縮原則，即巡洋艦的要求，英國為答報起見，允許法國陸軍常備軍的原則，更進一步，英國復放棄禁遏潛艇政策，表示對法國的潛艇的要求，英國可以容認。因此協定之結果，法國的徵兵制度，英國也得承認，這與已往限制軍備的根據，完全相反。這次英法的交歡，為大戰後第一次，在美國看來顯然是對美挑戰了。美國大加反對，英國政府因受美國的攻擊不得不暫時中止，希望和緩一些。美國却以日

內瓦會議失敗以後，也深以海軍有力加擴張的必要。總統柯立奇於 1927 年 12 月日致國會的公文裏說：『合衆國現在極需要一強大的海上勢力。』並且還帶說明：『合衆國對舊大陸軍備競爭政策雖已放棄；然為將來打算，仍必須開始和平性的造艦計畫。』這所謂和平性的造艦計畫，是規定在 5 年內費 148,000,000 金磅，添造戰艦 17 艘。這個方案裏造艦的種類和噸位列如下表：

艦別	艘數	每艘排水量	砲的口徑	每艘建造費
巡洋艦	25	10,000	8 英寸	3,400,000 磅
驅逐艦	9	"	1,000,000 "
潛艇	32	"	1,000,000 "
航空母艦	5	"	3,800,000 "

美國提出了這樣的海軍擴充計畫，英國大為震驚，尤其對於 25 艘的 10,000 噸巡洋艦，使英國不安。因為英國和其他各國舊有巡洋艦多數在 6,000 噸以下，裝的是 6 英寸口徑的砲。華盛頓會議，條約規定可以 10,000 噸砲的口徑增至 8 英寸；英國計畫中新造的巡洋艦以 10,000 噸為標準排水量，而燃料至少還須 3,500 至 4,000 噸，那末一來，將要達 14,000 噸，比各國現存的排水量加增一倍以上。據英國人的說法華盛頓

會議所規定排水量，燃料的重量，應在10,000噸以內，美國的實際排水量超出於標準排水量，實在違反條約的精神，可是美國人的意見，巡洋艦的標準排水量，倘在10,000噸以下，不足以應付需要的，所以至少應為10,000噸。這是表面上的說法。實在英國因殖民地遍及世界各洲，需小型巡洋艦的用處較多，美國沿岸線上，海軍根據地少，需大型巡洋艦的用處急，因此而成爲英美間爭執的一個問題。

(II)英美政局變動後的轉機：麥克唐納因保守黨的倒台，第二次重組工黨內閣「裁減軍備以維世界和平，且要保持均等的海軍實力」是工黨對外政策之一。美國大選，胡佛被選為總統了，接受波拉的建議，嚴查1927年破壞日內瓦會議，和反對前次裁軍會議的薛爾(W.B.Shearar)案件，給英國人一個好影響。所以麥克唐納與美國駐英大使陶威斯先開談判；爲表示誠意起見，麥氏於1929年1月24日，在國會宣布停止建造巡洋艦2艘，潛水艇2艘，及其他戰艦1艘；在同日數小時以後，胡佛亦發表，在軍縮談判未有結果以前，美國應在今年(1929)建造的巡洋艦3艘，暫時停工。這樣彼此倡此和一來，英美意見更為接近。

一方麥克唐納和陶威斯的談判，從6月起，直至9月，已有結果。到9月13日那一天美政府正式宣布，談判已經獲得

一預定的協定；並且決定如得法意和日本的同意，就要在12月內，召集裁軍會議。英美當時協妥的要點如下：

1. 所有戰艦，都在限制之列，與華盛頓會議不同。
2. 縮減的方法，不是毀滅現有的軍艦而在以後不增加補充的軍艦。
3. 英美海軍力的均等，不在兩國艦隊量數的均等，而在使其戰鬪力相埒。所以協定，英國的巡艦噸位839,000噸，美國則為300,000噸；但英國許美國多造一艘100,000噸的巡洋艦，裝置8英寸口徑的砲，使其全艦隊的戰鬥力增加，可與英國匹敵。
4. 此定協須和將開的軍縮會議，一同討論，然後生效。
5. 此協定規定在1936年第二次軍縮會議，謀進一步縮減。

III 麥克唐納紳尊降貴的美洲之行：麥克唐納為誠意軍縮，竭力交歡美國起見，特自跋涉重洋，親身光降到華盛頓，和美總統胡佛會面。首相紳尊降貴的來到新大陸，自然是萬年難得的異數，盛大歡迎，當在意中不必細表。麥胡兩氏經過幾次談判以後，兩人於10月9日，發表一個簡單的聯名宣言。宣言的全文如下：

『在前幾天裏面，我們得到非正式談判的機會。我們

在這非正式談判中，不僅繼續討論我們兩國，在今夏所協議的海軍問題；我們並且進一步討論其更重要的方法，藉使兩國的道德力量，得在和平上發揮。】

『我們被兩種希望所領導：解除我們在海軍上參商的意見，藉以增進我們彼此間的善意與信賴。我們並且對於促進和平問題，也有些貢獻，對此問題世界各國都有關係，我們希望合作。』

『在簽定巴黎公約（非戰公約）時，有56國聲言，戰爭將不復為國家政策（National Policy），我們曾經大家同意，以後一切糾紛，將用和平方法解決。我們兩國承認均決定接受和平公約，不僅認為一種好意表示，且以認為一種積極的義務，以領導國家政策符合於公約的規定。』

『我們兩國對於增進世界和平所擔負的部份，各不相同：因為一則永不願對於歐洲外交，有所牽率；一則欲對歐洲鄰國，採取積極的合作政策。但我們兩國，均欲用自己的思想影響，以增進而且維持世界的和平。』

『我們談話的大部份，是限於在簽訂非戰公約所創造的情境之下，兩國相互的關係。所以在這種新的並且再加些力量的意義之下，我們兩國政府，不僅宣布戰爭是他們間是不可思議的；而且宣布由於懷疑，恐懼所引起的猜疑

與彼此不信任，在有非戰公約以前所認為當然的事，現在均不能影響於兩國的政策了。我們從新的觀點，新的情境來深究老的歷史問題。我們既以“戰爭在我們之間是廢棄的了，陸海軍的衝突，在我們之間是不會有的了”為前提，那末這些老問題，自均更變其意義與性質，而雙方把他們滿意解決，也就變為可能。我們都以為這些問題，是我們積極討論的資料，其中含有重要的專門事項，則須另有詳細的研究】。

『兩國政府願從此起，談判今夏在倫敦所討究的事情，乃是得到有望效果之一。我們對於海軍縮減的意見，彼此甚為接近。上次會議中因英美間意見不同所起的種種困難，今在實質上業已消除；我們對於1922年參加華盛頓會議，各國已經報告過我們談話的進步；我們現在已向他們提議，我們該應重行集會，以求大家的同意，在實質上縮減海軍軍備。】

『對於海上軍備的協定，非與其他海軍國合作，不能完全成立，我們確信如果能如我們此次自由的公開討論彼此間需要，那末大家相互的諒解，必能達到。明年正月海軍協定，當有成立的可能；如此則對於世界軍備縮減的困難，也就因之而解除』

『由現在起，到提議明年正月集會之時止，我們兩國政府，當於別的有關係國政府，繼續談判，便在正式會議開始前，盡力之所能，把種種困難解除。』

『因非戰公約所賦與的安全，故由大家對於所有的艦隊，同意於逐項逐項的彼此均等，我們能夠——並且永遠相信——停止彼此建造艦隊之競爭；這種競爭，不僅有引起戰爭的危險，而且耗費公款。』

『未來會議的成功，當可博得大減世界海軍軍備之效果，與此有同樣重要意義的，就是縮減未來建造海軍計畫。否則互相競爭的建造，將至無量數。』

『我們希望而且相信我們所取的步驟，將被我們所代表的人民，熱烈歡迎；認為對於世界各國，為和平所求的安全，有實質上的貢獻。為和平安全，不是用軍事的組織，而用基於公意而由文明世界的正義觀念為後盾的和平方法。』

麥克唐納此行總算滿意而返，倫敦會議遂決定在1930年正月第三星期起開會，商榷海軍軍縮問題，英國各屬邦也被邀派代表列席。

VI 英美合作與各國在會議前的態度：軍縮會議既已決定日期在倫敦開會，根據英美預定的協定，和麥胡兩

氏的聯名宣言，須得和其他關係國政府合作。所以不久就發出邀請書，他的措辭也很官冕堂皇，大意如下：

『英國首相和美國駐英大使，對於海軍軍縮問題；前三月在倫敦的非正式談判，已至互相諒解的程度。我們可以說不會再有嚴重的問題，阻礙彼此協定之成立。這個暫時的非正式的協定，大意如下：

1. 我們兩國的談判，乃1928年，在巴黎所簽訂的非戰公約之結果。該約對於保護國家安全問題，給我們正當的態度：因為該約有云：在國家相互關係上，不應該用戰爭為國家政策，所以非戰公約，實可認為我們協定的出發點。
2. 我們已經決定，各種海上軍備，悉以均等為原則；而這種均等，應於1936年12月31日完成。英國政府與其屬邦政府，業經商決，在英國方面所謂均等，係包括其帝國領土內所有海軍而言。
3. 在談判中對於戰艦的戰鬪力，亦曾談及；我們已經同意，如果別國贊同時，對於戰艦之擴充，規定於1922年之華盛頓條約者，應重行斟酌，藉以縮小補充建造的量數。
4. 因英美兩國政府，對於潛水艇，持完全廢除的態度

，是以此次談判，對此毫未論及；但她們承認除非與別的海軍國會議而外，此問題不能有最後解決。』被邀請的各國中以日本與法意三國為最重要，她們究竟對英美制宰下的倫敦會議，抱怎樣態度呢？我們得簡略申說一轟。

甲 日本 日本在1929年11月16日，正式提出其主張，在送達美國外部的牒文中聲明關於載8英寸砲的 10,000噸巡洋艦，將來英美日三國的比例，定為10:10:7；因為這是日本國防安全的最低需要。後來日本代表在赴英途次過美時，雖有美日聯名宣言，但此數字並未提出。直至開會前，政府訓令代表，主張上稍有變更。訓令內容，大致如下：

『關於載八英寸的10,000噸巡洋艦日本所有的數目，與英美相較，宜定70%。』

『保持日本現有潛艇的噸位，反對取消潛艇』

『關於小型巡洋艦的比例，亦須規定70%；關於10,000噸巡洋艦的主張，如能貫澈，潛艇噸位平等的原則，如能建立；則日代表即有權承認關於輕式巡洋艦及驅逐艦之較低的比例。』

『日本代表須相機提議，將英美的海軍標準降低，以期縮減軍備之舉，得以實現。』

『主力艦每艘最高噸位，須減至25,000噸，載砲口徑須減至14英寸；飛機母艦的最高噸位，須減至15,000噸，或20,000噸；並關於各級戰艦，主張適用下列年齡的限制：

主力艦	25年
巡洋艦	20年
驅逐艦	16年
潛艇	13年

日政府的訓令其要點有四：①小型巡洋艦在某情境下，可以相對的讓步；②減低英美的海軍力標準，希望和日本的海軍力之差數減低；③縮減主力艦與飛機母艦的最高噸位，減省建造費用④延長各級艦齡，希望少支補充費用。其中除第一項外，均為節省費用打算。

乙 法國 法政府在1929年10月16日，答覆英政府的覆牒中，只表示贊成會議的召集，並未提及關於海軍軍縮的具體主張。後來待下院開會後，始於12月20日送覺書於英政府。其大意如下：

『英政府在已往數月中間的討論，是以1928年，在巴黎簽訂的非戰公約為出發點。但在法政府的意見，却以為該公約的效力，係基於世界輿論，牠對於各簽約

國的拘束力，雖也很大；不過關於和平解決爭議的手續，及制止“侵略者”之辦法，該約中，均無規定。故就現狀論，則不能謂其足以保障各國之安全。法政府以為此後關於縮減軍備的討論，宜以國際聯盟規約為出發點。該規約固定有和平解決爭議的手續，與援助被侵略者之辦法；必須先以政治的諒解；而欲解決海軍問題，尤須對於海洋自由問題，先行同意確定交戰國及中立國的權利，並須預定關於制止侵略之互助辦法。』

『關於限制海軍問題，向來有按等級，及只限制總噸位的二種相反的主張。法代表為調和二者間的衝突起見，特於1927年提出變通辦法(Un System Transactionnel)。此變通辦法於限定總噸位外，同時發表各級船隻在總噸位的分配，並關於各級間的轉換，定有辦法。現法政府雖仍贊成只限總噸位之提議，但利用前述變通辦法，如能求得海軍問題之解決，則法政府亦即贊成其採用。』

『海陸空三種軍備，互相倚輔；法國的海防需要，與其陸軍及空軍，有密切關係。關於後二者之計算標準，軍縮預委員會已有所決定。此種成議如重付討論，則將來關於縮減海軍的各種決議，即歸失效。』

「地中海上之交通，對於英法同屬關係重要，如果如此，地中海沿岸的海軍國，是否宜依華盛頓會議所結四國條約前例，共結一條約，以保障彼此不相侵犯。法政府於提出此問題時，同時表示贊成締結該項公約之意；因為法政府實在衷心希望軍縮問題之解決。」

法政府的覺書其要點有 ①以國聯盟約為出發點與英國請束上所載明以非戰公約為出發點者不同。這是對美國而言。②軍縮不僅在海軍方面，同時須顧及陸空，這是對德國而言。③地中海上的安全保障，為法國在海軍軍縮會議中最大的要求，這是對意國而言。

丙意國 意政府的態度很簡單，只要求和法國均等，主力艦在華盛頓會議早已規定為 $1.75: 1.75$ 比例，各有135,000噸；輔助艦在意政府意見，當然不能例外。此外對於潛艇，意政府為迎合英美兩國，故意給法國難堪，改棄以前主張，有贊成的趨向。故自法政府提出締地中海安全公約之議後，意政府即覆牒表示，可以容商，但重申其對法國軍力均等之要求；並且再表明贊同廢除潛艇的意見。因此法意兩國意見，相去愈遠。到了1930年1月3日，法政府又提出法意海軍均等的最後意見，通知意國駐法大使，內容雖未發表，意政府則以明白表示拒絕。意法兩國的態度，在

會議以前已註定了決裂的運命，不待會議結果，即可知其無從妥協的了。

丁法意海軍均等問題 法意主力軍的均等，雖在條約上已經規定了，可是實際上意國因財政的困難，其軍力只及法國之一半強。其大概比例如下：

艦別	法	意
主力艦及鐵甲巡洋艦	9	4
飛機母艦	1	0
八英吋口徑砲巡洋艦	8	7
總噸位	513,410	274,074

故在法國看來，如能要自毀其實力的一半，來和意國均等，是萬無此理的事情；倘然意國拚命擴充來和法國平等，也是不願意。在意國看來倘然法國不去補充舊艦，不續繼建造，意國是很希望的，但法國要繼續競造，自己財力不敵，而又不甘落後，決不放棄均等的主張。因此兩國的意見，始終不能和諧；這是兩國爭端的中心；其所持的理由當然不能直說。法國海軍部，為證明法意兩國國防需要而不能均等的理由，不憚煩勞的製成五國國防系數(Coefficients of Defence)。茲特列如下表：

表 (這是以意大利為單位故均為 1)

國別	面積	海岸線長度	交通長度	對外貿易	海上貿易	同意總計
英	15.8	9.5	11.2	10.6	17.6	10
美	4	4.6	3.2	5.8	7.8	4.2
日	0.8	3	1	1.3	2.3	1.6
意	1.	1	1	1	1	1
法	4.7	2.8	6.8	2.7	3.6	3

據報此表，法國海軍需要僅稍次美國，且大於日本，比意大利高出三倍。

至於意大利，也有理由堅持，根據海上食物運輸和商業艦隊立論。以為意大利海軍活動範圍，並不限於地中海一隅；即令地中海上意國海軍佔有優勢，意國仍有被人封鎖的恐慌。因為意大利生產不足，多賴外國輸進，其中最要的如穀物來自北美，石油來自波斯灣與大西洋右岸；一旦戰時發生後，也賴海軍保護海上運輸的安全。並且現有商業艦隊已有3,200,000噸，和法國相埒，法國的商業艦隊既要那麼多的海軍，意國也得相等。

IV 倫敦海軍軍縮會議的結果：到了1930年，1月21日，總算正式會議開幕了，照例手續履行以後，第一難題就籠着法意海軍均等的爭執。泰迪歐（Tardieu）以

內閣總理的資格，充任法代表，用巧妙的辭令，申述法國國防的需要，與海軍應在地中海上優絕對優勢。其所引的理由就是上述的五國國防系數，並且再據實際數字來充實他的主張。茲將其要點列表如下：

表

海外殖民地	面積(方呎)	人 口	與母國距離(海哩)	貿易額 (法郎) (1927)
北非領地	3,770,000	13,000,000	500	13,500,000,000
東方領地	200,000	2,100,000	1,250	1,860,000,000
西非領地	7,640,000	19,560,000	4,200	3,472,000,000
美洲領地	100,000	500,000	4,400	1,170,000,000
印度洋領地	640,000	5,900,000	4,500	2,834,000,000
安南領地	740,000	21,000,000	7,000	7,661,000,000
太平洋領地	20,000	100,000	12,000	342,000,000
	12,000,000	62,160,000	33,863	30,339,000,000

法領殖民地貿易額中，除15,500,000,000法郎與他國外，其他均與母國貿易。其本國及其領地，在海上的所有貿易合計總值83,200,000,000 法郎佔其總貿易的66%。除英美日三國，貿易額無有高出於法國的，此外再提出，其母國的海岸及海港分布三海，軍力不易集中，且經過他國(即指英國)所

操縱的危險航程：況且海岸線母國有2,430浬，殖民地有15,679浬，合計共長81,109浬，除英美日三國外，海岸線的長度無有高出於法國的。這兩點都是對意大利而發，所以以其軍事上需要，因為軍隊一部須駐海外，法國認為有兩種責任：

- ①須能保障其本國與領地間，往返輸送軍隊的自由；
- ②須能利用其全軍，以防護母國。

上述種種，法國認為絕對需要，但依國際協議的結果，未始不可變為相等的需要。不過須視由此情勢所生的外界的安全程度而定。此即暗示締結地中海全公約，在法國的意思，能確保地中海上法國的安全，法國即可高枕無憂。蓋法國認為地中海上安全保障的障礙，意國要求均等還是未來的事，英國的封鎖，乃纔可怕；所以急急要英國允許締結條約。無奈英美合作之下，法國這樣企圖，斷難成功。所以到了安全條約完全失望的時候，法意均等問題就告破裂。這是會議中最棘手的問題。

此外比較有結果的討論，不妨申說一回。其最要者有：

甲巡洋艦的比例： 會議中法意問題既無法解決，現在的問題，為英美與美日的協定。現在先說英美日。

A英美 英國的主張巡洋艦祇為一級，但須依歐

徑分爲兩類，英國所有巡洋艦的總噸位，定爲339,000噸，共爲50艘；小巡洋艦每艘的最高噸位爲5,000噸至6,000噸，噸齡定爲20歲。美國方面也宣言，美國所有10,000噸巡洋艦，宜爲18艘，英國爲15艘，同時英國所有載6英吋砲徑的小型巡洋艦的總噸位，得超過美國42,000噸。但爲確保機會均等起見，兩國都有使其巡洋艦總噸位，完全與他國相同的自由。兩國意見因早有接洽默契在會議上無大爭執。

B美日 美日巡洋艦也是會議中最難解決的問題，居然幾經波折以後，能得協定。當會議開會很久以後，美代表里德Reed向日代表若槻，提議美日各級副艦比例。其內容大致別如下表：

艦別	美	日
載砲口徑8英寸的重型巡洋艦	180,000噸	108,400噸
其他小型巡洋艦	143,500 "	101,450 "
驅逐艦	150,000 "	105,500 "
潛艇	52,700 "	52,700 "
總噸位	526,200 "	367,050 "

此提議若槻即轉達東京請訓，到了4月1日始正式答覆，承認美代表提議，但附條件四項：

1. 在1935年後，日本有建造重型巡洋艦之自由；
2. 潛艇艦隊，早日替換；
3. 新海約的有效期間，以1936年年終為期；
4. 限制主力艦，須顧及與各級輔助艦的關係。

美日兩國的難題，總算告一段落，三國公約的成功，自然可能了。

乙英美日三國輔助艦隊協定：英美日三國，經此協定以後，重型巡洋艦的分配數目，為英15艘，美18艘，日12艘。美國因重型巡洋艦數美多於英國，所以總噸位英國較高於美國，這算是戰鬥力均等的表現。但美國此後在1935年以前，可以完成排水量10,000噸之重型巡洋艦15艘；其餘3艘，也可於1933年，1934年，及1935年三年中，陸續建造。美國如果依據條約實行建造，到1936年12月31日，可與英國完全相等。但英國在1936年終以前，關於巡洋艦替換建造不得超過91,000噸；不過現在正在建造的船隻不計在內。茲將三國的比例列表如下：

一

表

艦別	美	英	日
重型巡洋艦	180,000	146,800	108,400

裝砲徑6.1英吋以上者

輕型巡洋艦	143,500	192,200	100,450
-------	---------	---------	---------

(裝砲徑6.1英吋以下者)

毀滅艦	150,000	150,000	105,000
-----	---------	---------	---------

潛艇	52,700	52,700	52,700
----	--------	--------	--------

但是三國協定雖然成功了，然而該約內第21條說：「受本章拘束之任何一國，各以爲其國防的安全，爲其他不受本章拘束國的新建造計畫所影響時，得由該國通知其他二國後，擴充其所有的艦隊；而其他二國之艦隊，亦得爲比例的增加。」這條本來爲英國的主張。在英國提出這種主張來當然有他的顧慮，因爲英國的海軍力，現在尚要保持在歐洲海軍國家的兩強標準。法意兩國的均等問題的決裂，不受這條約的束縛，可以自由建造，如果真的競爭起來，英國受了條約限制，那就不能維持其二強標準，同時封鎖地中海的霸權，亦要失墜。因此不得已畫蛇添足的加了這一條。不知不加猶可，一加了，這所謂三國海軍公約的拘束力完全失掉，協定就等廢紙，一錢不值的了。

丙其他次要問題：還有英美日法意五國同有拘束力的條文，不可不說一說。第一章中規定主力艦與飛機母艦，在1931年至1936年的有効期間，各締約國不再建造。

艘，美10艘，日6艘。在此期內，因故喪失或毀滅的主力艦，得依華盛頓條約之規定，隨時補充，但不得超過各國所應有的噸位。法意兩國得添造主主力艦各70,000噸，因為這是主力艦的替換建造，原來在1927年與1928年即應開始的，所以補造不受新約的限制。

又各國約定在新約施行有效期間，任何簽約國，不得為其己國取得或建造載砲口徑在6.1英吋以上，排水量在10,000噸或在10,000噸以下的飛機母艦；並亦不得在其領域內為第三國建造此項船隻。

各國此後保有的潛艇，其每艘的最高噸位即以2,000噸為限，其載砲口徑不得超過5.1英吋；但在此限制外，各國得添造潛艇3艘，其最大排水量為2,800噸，其載砲口徑為6.1英吋。這條是對法國讓步的表示，因為法國現在有排水量2,880噸，載砲口徑為8英吋的潛艇一艘。法國不願毀棄，故各國也得這例外。

所謂倫敦軍縮會議，其結果不過如此而已。

三 英法意三國海軍協約不壽

(I) 法意兩國一般的形勢：法意衝突到現在已經演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倫敦軍縮會議，法意問題始終未能解決。

其所以不能解決的原因，應先從一般的形勢觀察。法國大戰前聯合了英國做協約國的壁壘，來抵抗德國。歐戰結束，克里孟梭與魯易治兩人，操縱了整個巴黎和會，簽訂凡賽爾條約，強迫德國承認。猶恐德國為患，更甘辭原幣的結交許多小協約國，環伺於德國之旁，使其不能振作。因這大權獨攬，惟我獨尊的睥睨歐洲，遭了英國的嫉視。羅加諾會議的成功，一方固然是德國採用了已故外長史特萊斯曼的緩和政策，一方也是英德交歡的表現，英國揚德抑法的一種方策，也就此告成。接續的賠款問題，由道威斯計畫，改變為楊格計畫，英國實在暗中帮了不少德國的忙。英法間的關係，表面雖然保持和緩態度，實際上為歐洲問題無處不現衝突的跡痕。自1928年，英國以日內瓦海軍會議，與美國為巡洋艦問題，大起衝突。英國保守黨因此與法簽字英法海軍秘密協定，後來經美國反對，遂無形擋淺。到了麥克唐納二次組閣，英國一心結歡美國，法國頓然孤立，所以締結地中海安全公約的要求，亦被反對而未能償願。因之法意海軍均等問題，無法解決而致破裂。

我們以研究地中海安全公約有多大作用呢？因為地中海西端的直布羅陀海峽，亦在英國之掌握，東面的亞丁，也為英國所扼守。英國海軍兩面一封鎖，法國海軍處於死海，

就無所用了。法國常備軍的 $\frac{1}{3}$ 分駐於非洲，國內軍役又已減為一年，遇有戰事，更賴非洲黑人軍隊。所以海上輸送軍隊的來往，必須有絕對的安全保障。法對英言，也須有一公約，方能保證法海軍在地中海的安全，這是一點：

地中海上英國對法雖然有很大威脅，但在地中海範圍內，却未染指；大戰前如此，大戰後也一樣。不過華盛頓會議後，意國既得了條約上主力艦的平等原則，漸漸有向地中海問鼎之勢，進一步再要求各級艦的均等，竟存了平分地中海權利的想念。這麼一來，法國當然不願意。法對意言，公約保證，暫時也視為必要之舉，這又是一點。

至於意大利自然也有他要求海軍均等的理由，意大利自獨立後八十年間，縱橫闊闊，曲盡能事，遠的暫時不提；且從舉世聞名的三角同盟起。三角同盟第一次簽字在1882年，第五次為1912年，在大戰爆發前二年。因為當十九世紀末葉，英法各爭海外殖民地，唯恐或後，結果都各得償其大慾；意大利當然亦想染指，可是給法國所壓迫，於是聯德奧以結厚援，德相畢士麥 Bismarck，正在氣燄萬丈的時候，不表贊同，後經多方懇請，方始成功。原來意國加入同盟，重在自衛，防法進攻；後乃一變進攻法國，而欲分取北非的殖民地。總算邀天之幸，未戰而得了脫里保里坦 Tripotitain 與雪里

納克Cyrenainc。第五次同盟簽訂後二年，後歐戰已起，意為同盟之一員，理應協同德奧進攻法國，乃竟按兵不動，坐待時機。後來經英國拉攏，棄同盟而加入協約；英法因急於求為己助之故，允許意國戰後共分德國殖民地，再以阜姆Fium 許意，並且允許意大利以亞得里亞海 Adriatic Sea 的權利。意國心心念念，戰事結束了，可以不勞而獲。不料巴黎和會，三頭專政，意國與英法的密約，竟然失效，代表憤而退席回國。會議結果，非特德屬殖民地，未得一分，並且阜姆與亞得里亞海的權利，亦未佔着，從此意國對法，恨之刺骨。所以釀成意國強佔阜姆的一幕活劇。自法西斯黨首領當國專政以後，更公然向法挑戰。法意間的仇恨，更一天深刻一天了。

II 法意間衝突的焦點 法意間衝突的焦點，到如今至少有三，海軍均等問題，就是這許多衝突焦點的實現手段，這焦點是：

A、脫里保里坦及法屬北非殖民地邊界問題： 脫里保里坦，戰前西接法屬莫尼斯 Tunis，東連英屬埃及，南隣德屬喀莫武尼 Camouroun。意大利加入協約，原思想佔喀莫武而為已有，在1915年4月6日，簽訂的英

法俄的倫敦條約,也曾允許有利於意國的規定。不料戰後德屬殖民地,被英法瓜分,法國以統治名義,佔據了喀莫武尼,意國完全失望。英法雖然表示讓步,以舊英屬古夫拉Koufra,沙拉卜Djaraband;法也以赫爾巴嘉之El-Barca,阜胡坦Fehout,與特加Chat;此外加太瑪Chadam es,與許謨Tumms間駱駝隊經過的一帶不毛之地與意國。在英法兩國已算仁至義盡,意國對英國當然抱失望,對法却是嫉恨,這是法意間衝突的焦點之一。

B 突尼斯國籍問題 突尼斯原為歐洲各國的共同保護國,各國在突尼斯,均享有治外法權,迨英占埃及以後,突尼斯遂為法所獨有。其地西隣為亞爾格里Algria摩洛哥都是法國一大殖民地,但東與意屬脫里保里坦相連,與意大利距離極近,意人的移居比較任何國為多,意常想奪為已有,不幸為法所得,但圖謀之心,並沒鬆懈過。法國知道意國的野心,於是1920年頒布突境居民國籍法,規定凡其父親生於突尼斯的,而已也生於突尼斯,都為突尼斯人或為法國人,受法國法庭的管轄,英國先提抗議無效,提交國聯,後乃自行和解,凡三世在突尼斯者為突人,意國則因有1896年曾與法訂一協約,規定居住突尼斯的意大利人,永遠為意大利國籍,法國的國籍法令,因此失效,但法國終

不甘休，歷來要想解決，意國始終堅持，決不讓步。這是法意間衝突焦點之二。

C 巴爾幹半島問題 巴爾幹半島為各國角逐之場，本是很久的事實了，意大利當然也是一個。大戰以前與奧匈帝國，衝突很烈，大戰以後與法國，暗鬥更甚。自1926年與亞爾班尼 Albania 王楚骨 Zugou 訂立友好條約後，已將亞爾班尼置之腋下，握下亞得里亞的霸權，將以此為根據地，進與法國爭衡於巴爾幹半島上。法國戰後，一心防德國復興，拚命結厚小協約國，不料意國如此行徑，當然大大不安。

上述這三個焦點，現今正在那裏燃燒，總有一天完全爆發。德國因為法國的對德包圍政策，自然要想死裏逃生，北聯蘇俄，南和意大利，再進而與奧國訂立關稅同盟，以為德奧合併之先聲，這是法國最恐慌的大難。德俄的結合是在1922年的拉柏洛條約(Treaty of Rapallo) 羅加諾會議後，又有1926年的德意柏林條約，至去年重新繼續。德意自1926年締結友善條約後，關係日密。至去年秋德俄意三國同盟之說，更高唱入雲。因這樣疑雲密布的當時，法國當然恐懼，德奧關稅同盟，反對特別激烈，終究因此停頓。英國雖然對法國獨攬歐洲，表示不滿，自羅加洛會議以來，始終抱抑法助德的

政策，但是助德祇在受法國的壓迫一點上，對德表示同情；而對德的復興，並不願其取法國的地位而代之，重新增加一個勁敵；尤其對於聯俄一點表示不願意。所以在德奧關稅同盟方始揭曉，德俄意三國同盟正在醞釀的時候，英國出來斡旋法意兩國，對海軍問題，求一新的解決途徑。在法國自倫敦會議以英美制宰之下，失敗以後，對英心懷怨望，却不敢露於形色；這番英願奔走，自然不好拒絕。意對法力量不足，對英向持友善態度，英來調停，那是正投下懷。英法意三國海軍協定，處在這種縱橫闊闊，詭譎機詐的外交政策中，居然妥協了，可是始終未能收效呢？

III 三國海軍協約成立的經過和內容：法意海軍均等問題，自倫海軍軍縮會議，談判決裂以後，成為歐洲問題中最棘手之一。當1929年10月，美國派駐意大利大使吉朋生，曾有一度的調停，但無效果。1930年初，英國克萊基赴法，與巴黎的法國外交部國聯事務局長西古里，再從事洽商，經過數日商洽，成一妥協的草案。英政府那時認為機會已經成熟，因之重派外長幹德森，海長亞力山大偕同克萊基等親自出馬，於2月23日先到巴黎，與法外長白里安，海長杜蒙，根據克馬草案，繼續洽商。翌日遂作成一確定數字的英法協定草案；當日下午韓德森亞力山大等，即離巴黎赴羅馬，與意首相英梭里尼

外長格蒂，外海長西里尼亞等，以英法草案再詳細熟商。到了2月28日居成確定了英法意協定的數字。當晚韓德森等即折回巴黎，再與法當局將再草擬的英法意協定，實質上完成。3月2日，洋洋得意的回英國去了。4日，英政府將協定內容，分電美日政府，俟得覆後，遂於3月11日，在倫敦，巴黎，羅馬三處，同時將協定全文公布。

三國協約內容，約略如下：

- (1) 法意兩國，在1936年12月31日以前，各得建造完成主力艦二艘；在上述主力艦，每艘挑水量不得超過23,000噸，噚徑不得超過12英寸。因上述主力艦之建造，法國須廢棄狄德誅主力艦一艘；意國須廢棄艦齡已過大型巡洋艦16,820噸，合之其他廢棄之艦，總計爲33,640噸
- (2) 依據華盛頓條約，法意兩國之主力艦保有量爲175,000噸，現各增加至181,000噸。
- (3) 在1936年12月31日以前，法意兩國，各得完成飛機母艦34,000噸
- (4) 1930年度，建造艦計畫完成後，不得再建造裝置，超過噚位口徑6,1英吋之巡洋艦
- (5) 關於裝置噚位口徑6,1英吋以下之巡洋艦與驅逐

驅，在1936年12月31日以前，其得新建造完成之總數，各不得超過其應得替換建造之總噸位。艦齡已超過艦艇，可用替換建造方法廢棄之。但裝置噸位口徑6,1英寸以上噸位之巡洋艦，不在此例。

(6)除完成1930年建造艦艇計畫，與替換建造1931年12月31日以後，艦齡已過之艦艇外，今後不得建造新潛水艇。

(7)潛水艇超過艦齡時，應即廢棄；但廢棄處分之結果，其潛水艇保有之總噸位，低於倫敦海軍條約規定之潛水艇保有量，即為52,700以下時，不在此限。

(8)在1936年12月31日以前，法國的潛水艇，保有總量，不過超過81,989噸；但此數目，在1932年召集之軍縮會議席上，因海軍問題一般的再審議之結果，得再變更。

(9)英政府中，以法國潛水艇保有量，擬之英國由倫敦條約保有之驅逐艦噸位，150,000噸，實比較的過多；唯英國同意，在前記之軍縮本會議，改訂以前，不適用倫敦條約第21條之規定，即安全保障條項之規定。

(10)法意兩國，對倫敦海軍條約第三編，即適用於英美日三國之各條項，表示同意；且表示同意與此次協定

不相衝突之其他一般條項。

就上述條文而觀，法國前在倫敦會議所要求，較意國佔優的240,000噸，已減至150,000噸，表示一大讓步；意國在1936年年底以前，暫時放棄均等原則。也表示一大讓步。但是法國雖佔優勢。軍力分散，意雖遜色，而仍得其平。且法國舊艦多，空佔優勢；加以建造計畫各許完成，至1936年年底，新艦的勢力，即將互相均等。兩方調解，也算是苦心孤詣了。

不過主力艦的規定，法意各超過60,000噸終究違反了華盛頓條約。英國前在倫敦會議，堅決要求多量噸位的潛水艇廢除之論，結果三國的保有量各規定52,700噸，今乃法國特別多29,300噸，而可保有82,000噸。日美當然發生異議。日本的海軍首腦部會議，3月8日開會，即以此題目。以爲倫敦會議中日本潛水艇保有量讓至527,000噸，今法國乃有82,009噸之保有量，超過倫敦條約的協定數量，故對三國海軍協定，聲明三點：

- ①此項協定，與倫敦條約無關；
- ②非直接限制日美兩國海軍力；
- ③倫敦條約第21條之自由條項，依然有效。

日本的態度，顯然表示反對，美國國務卿司汀生亦不表贊同。以歐洲之事，美人不便過問爲辭，拒絕發表意見；並謂這

不滿之急，也在言外見之。

本來協定以後，關於技術問題，再在倫敦開專家會議，經過一度爭執而致流會，法意代表，多返本國請訓，後來重回倫敦再開，也無大進步。

當三國協定成功之初，各國都以為歐洲和平，從此可以在1936前保住了，尤其英法意三國當局都侃侃而談，像有其事；待倫敦專家會議波折以後，法意輿論，又多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的大開筆戰。韓德森奔波於巴黎羅馬的功績，不到二月，就成陳迹，這轟動一時的三國協約，結果是如此。

四 所謂軍縮問題的幾個問題並未解決

軍縮問題，自倫敦會議以至三國協約後，愈趨愈複雜，解決也更難。因為各國各有其歷史上地理上的環境，政治上經濟上的需要，都懷着爾詐我虞的心思，拋出和平正義的招牌，口裏是這樣說，心裏却不願這樣做。於是裝出種種假面具，來欺誑世人。又因各國的財政經濟力量，相差懸殊，財力充裕的，雖然可以儘量擴充軍備，但是也很費力；財政枯窘的當然趕不上，乃想法來制限，使對方的軍備不致過於擴大。因此各國雖各衝突仍不能不開開談判，但終希望萬一的妥協。各國為財政經濟着想，也許有幾分暫時的妥協性，可是

有幾個問題，擋在眼前無法解決，恐怕永遠不能解決。就爲了這幾個問題不能解決，軍縮會議，難能成功。

I 海洋自由問題 海洋自由問題，是英美間百餘年來的一大懸案，也就是歷史上一個糾紛事件。古代戰爭時，無所謂國際公法，可以任意擄劫，到了克里米戰爭(Crimean War)後才成問題；到1856年，英法及其他各國，有一巴黎宣言，正式規定重要原則，其中更關緊要的有二項：

1. 中立國的貨物，及非違禁者，雖在敵國船上發現，應該無阻礙的放行。
2. 除去違禁物外，中立國的旗幟，可以保護交戰國的貨品。

可是十九世紀中，英國海軍握有世界三強標準的軍力，每遇戰爭，想因疲敵國之故，常犯海洋自由的原則。1907年第二次海牙和議時，美國曾重新提出這原則，英國及其他各國都加反對。歐戰發生了以後，英國常任意侵入美國商船濫查貨物，有時且把美國商船，押送到英國海軍法庭審判，無故把美國貨物，強迫扣留。時起衝突，愈久愈險惡，幾致國交破裂。威爾遜的和平十四原則，也有這海洋自由一條，英國對此附有條件的保留。因此這問題，始終仍爲懸案。巴黎和會後，美國深知她的商業發展，端賴於海洋自由，而英國必定始終反對

，於是爲自衛計，不得不大計畫的趕造海軍艦艇，使在戰時足以保護其商船的安全。英美的感情從此日益惡劣，加之以1927年，日內瓦海軍會議失敗以後。美國更宣布大海軍計畫。美國戰前希望海洋自由問題，國際間得一適宜處置，戰後知道這希望不爲英國所贊同，終是空虛的；乃改變方針建造海軍；其建造計畫，爲英美均等。但造艦以後，對於洋海自由問題尚不肯放鬆，1929年，英美的談判，兩方諒解之下，相約不提出於倫敦會議。英國自1588戰勝西班牙，1805年戰勝法國，直至歐洲在北海大戰德國，幾百年來，老是操縱着海上的一切，認爲當然的權利。又因孤立於海外的三島，所有原料品等均須外來供給，更不願意拋棄其向來所有的海上的獨佔。當麥克唐納在選舉競爭前，雖然宣言主張海洋開放主義，但執政以後，恐怕引起激烈的反對，又不敢明言了。幸虧美國的總統胡佛，諒解他處境的困難，允許到以後再加討論，不提出於倫敦會議，以免軍縮問題的失敗。所以會議結果，英美海軍均等問題，在數字上固然已經融洽無間了，但這不是英美間衝突的，根本問題，海軍自由問題直至現在，依然仍爲懸案這，就是英美間海軍問題，還沒有根本解決。

II 大型巡洋艦問題 所謂大型巡洋艦者，機排水量10,000噸，砲徑口8英寸的巡洋艦。自華盛頓會議主力艦受條

約限制以後，各國都競造輔助艦，大型巡又為其中心。因技術的優秀，處處都較笨重的主力艦為優秀。日本最初發動趕造10,000噸的大型巡洋艦，她的用意在對美確保其在太平洋上的優越。因為美國航程遠，主力艦噸位雖多日本三成，戰鬥力不免損失；並且其巡洋艦速率每小時行35浬，較美主力艦的速率，每小的快2浬。在華盛頓會議以後，日本努力建造，完成了8艘以後，在倫敦會前，再繼續建4艘。英國在工黨內閣時代，也舉全力造成這巡洋艦的計畫，此外再造砲口徑7.5英寸的霍金斯式中型巡洋艦。美國着手比較的晚，在1928年末，纔有大型巡洋艦15艘的大建造案，通過於國會，這是給各國以一大威脅。在倫敦會議中，條約規定美國得有180,000噸的大巡洋艦，共計18艘，比英國多三艘，比日本多7艘；總算美國佔大型巡洋艦的首位。

英美兩國，往常關於巡洋艦的爭執，一方主張按級限制一方主主張總噸位的限制。英國國為殖民地四散，各地海軍港隨時可以供給燃料，所以主張小型巡洋艦，佔絕對優勢；美國以國外無海軍根據地，須經長途航程，非重型巡洋艦，不能應其需要，所主張重型巡洋艦的優勢。倫敦會議英美兩方主張，苦心調護，算能各自實現其所抱的主張；可是美國佔了絕對優勢之後，日本却認為大不利，倫敦條約簽字以

後，演成國內的政爭，加藤軍令部長，因此辭職。

III 日本對美七成要求問題 華盛頓會議主力艦規定了5:5:3比例，日本對美為六成。日本認為國防上一大威脅，不過當時英美制宰之下，祇得隱忍，所以在輔助艦建造方面，大用工夫，後來每遇軍縮談判就表示七成的堅決要求。這七成的意義究竟怎樣呢？詳細論據雖沒公布過，但世人推測日本對美海軍作戰，是取防禦的攻勢，先取菲列濱，再奪圭姆Guam島，然後等待美國艦隊的兼程來攻，以逸待勞的迎頭痛擊。所以認定美國倘和日本作戰，其海軍國內至少須留一成，途中兵力消耗二成，於是美日就為七成與七成的交戰，一方長途跋涉，一方以逸待勞，日本認為必可勝利，否則國防上感受到重大威脅。這是就軍力的支配上而言，此外更有一重大意義。美國當1924年發表的海軍政策，其主要點：第一是門羅主義，確保其在拉丁美洲的海軍支配權，第二是保證中國開放門戶主義，與各國競爭在中國的權利；利害的正面衝突却是日本，日本要保持其太平洋上固有的權利，和在大陸上種種的特權。當然認美國為唯一的勁敵，因地理上的關係，祇求“難攻足守”的海軍的政策，難攻的目標，無疑地是對美採防禦的攻勢，足守的目標，也很顯明地的任意支配中國陸上的權益。因此所謂七成六成的意義，都包括支配中國的野

心在裏面，日美海軍比較問題，也就更趨複雜了。倫敦會議
日美輔助艦的比例如下：

	美	日	日對美的比例
大型巡洋艦	180,000	108,400	60%
小型巡洋艦	143,500	100,450	70%
毀滅艦	150,000	105,000	70%
合計	66.6%

小型巡洋艦與毀滅艦比例對美七成已經如願，而大型巡洋艦對美仍祇六成，以輔助艦全體總計對美約為六成七，國內輿論鼎沸，以為一大屈辱。所以巡洋艦比例問題，英美間即或能相安無事，日本終不願久於受倫敦條約的拘束。有了該約21條的規定，日本已有詞可藉，何況更經三國海軍協定，破壞了華盛頓條約的主力艦的比例，倫敦條約，潛水艇比例的約言呢？

IV 潛水艇廢除問題：自歐戰中德國施行潛艇政策以後，各國大為震懾。戰後潛水艇的地位因此大增。潛艇的用處，雖然在遠攻無大助力，在保守上確有利益。所以海軍力弱劣的國家如日本對美國，法國對英國，均儘量擴張潛艇；英美握有強大的艦隊，本可橫行無忌，可是暗箭難防，法日兩國倘亦施行潛艇封鎖政策，巡洋艦根本就無效用，所以揭出

了人道的面具，主張完全廢除。但海軍力劣弱的國家，豈甘拋棄其制敵死命的利器。尤其法國在地中海處於英國海軍重圍之中，更不能不利用潛艇來保障其安全。1938年英法海軍秘密協定，英國要避免這種威脅也是一因。後來工黨內閣，交歡美國得了成效，自然也和美國一吹一唱的主張完全廢除潛艇了。法日兩國處於相等的地位，自然對潛艇的廢除，竭力反對；意國原也不贊同廢除的，因為想聯英制法，而表示可以贊同，這不過是外交上的策略，並非本心；況且意國自知即使贊成，因法日的反對決難成爲事實，與自己的潛艇政策，並無妨害，樂得向英國表示一些好意。倫敦會議結果潛艇非但未曾廢除，反得效法國榜樣，添造排水量2,800噸，載礮口徑6,1英吋的潛艇3艘，乃變爲等量的增加了。後來三國海軍協約，各國潛艇保有量爲82,000噸超過倫敦條約52,700噸的規定，法國潛水艇的保有獨大，且得了英國的正式承認，那能不使日本反對呢？所以潛艇問題，也爲一個糾紛的關鍵。

上述四大問題，爲軍縮問題中事實上所不能解決的最大的難題。此外技術方面的問題更複雜，政治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那更不可悉數，吾們也不必過細的去談了。

五 本屆日內瓦軍縮會議的前途

自歐洲大戰停止以來，國際聯盟堅持軍縮題，總算也努力很久，不過會議無不失敗。比較上，軍縮會議有效果的，還祇有非國際聯盟主持的華盛頓會議，與倫敦會議兩次。這次日內瓦會議是國聯企圖解決軍縮問題的最大的企圖。其所包括的問題不僅像華盛頓與倫敦兩次會議，偏於海軍，並且想把陸軍空軍都加以限制。海軍一項已够麻煩了，何況再加上了陸空軍呢？因為陸空軍，中間法國的正面衝突就是德國。海軍會議中，意法的衝突尙不能得一適當解決，再加上德法的矛盾，這樣能圓滿呢？所以這次會議，可以說是舊帳未了，新債又來，滿目荆棘，其不知如何是好也。現在雖然已於2月2日開幕，不知到什麼時候才議出一些頭緒來。據說會議期間，將延長至一年；一年中假使能得一協定也不算冤枉，祇恐碰到了糾紛，不歡而散，那才作怪呢？

I 十個參錯問題： 現在的軍縮會議，因為陸海空軍，同時裁減，參加的不止五大海軍國，事實的問題，更較複雜，技術的問題，也更棘手，據說最難解決的問題有十：

- ①是否所有軍備認相互的，全體加以討論，或陸海空軍分別討論？
- ②是否有訓練的預備軍，列入陸軍以內應加限制，或單獨限制常備軍？

- ③戰事物質，應否以數字量數，或用每年預算來限制？
- ④公布已有的戰時物質，是否已足，或再須採用國際管理方式？
- ⑤縮減軍備，是否用直接方法，限制各種軍備數目，或用簡按方法，來限制軍費，由各國自由分配其國防費。
- ⑥海軍軍備是否以總噸位限制，或以各級艦噸位，分別限制？
- ⑦是否需要一永久軍縮委員會，及類似機關，監督軍縮公約之執行？
- ⑧因民用航空，極易變為軍用航空，軍縮公約，是否包括民用航空？
- ⑨各國的潛在軍力，如人力，製造戰爭物品的工業能力，在規定各國軍備時，是否應加討論？
- ⑩二者不均衡，尤其對於小國，應否以公約或互助克服？

上述問題中最關重要而衝突最力的有

1. **預備軍問題：**法國恐受德國的威脅，陸軍保有巨額的常備軍外，再有更多數量的預備軍，德國受和約的束縛，軍備不能擴充，意國因法國的軍備擴充，亦極力競爭。法國自軍役年限縮減後，常備軍縮減些，專致力於預備軍，1928年的英法海軍秘密協定，就是以英國承認法

國的預備軍，法國承認英國的海軍主張，來作交換。該協定既因美國的反對而擱置了，法國當然在這次會議中，不肯放棄其原來主張，祇限制常備軍不限預備軍；德國為自謀計，自然主張限制軍備，應包括預備軍在內。因此問題而歐洲大陸上的國家，法及其小協約國成一集團，又以德國為中心，形成一反法集團；意國因反法之故，也竭力訓練預備軍，對這問題和法國用心雖不同，主張却一致了。

2.全般討論與分別限制：法國因為陸上的國防的重要，尤過於海上的國防，所以主張軍備相互的全般討論，不贊成各別的限制陸海空軍，以便自由支配，不受限制。因這緣故，對於海軍問題，也同樣的主張，限制總噸位，不贊同各級艦的分別限制，苟能如此，則法國的潛艇政策，可以不受國際條約束縛。

3.數字限制與預算限制：這點各國的意見，還不十分明顯，美國則一定贊成數字的限制，不願以限制預算的。美國因一般的工資較各國為高，士兵薪俸因此也大，倘然以預算來作比例的縮減，美國的士兵數目，縮減一定比別國特別的多，所以主張分別以數字限制。

4.永設裁軍委員會：美國向來對美洲抱門羅主義，

洲採不干涉態度，與英法操縱下的國際聯盟，可以做朋友，不願加入而為一員，受歐洲各國的牽制。這次軍縮會議，是由國際聯盟所主持的，美國參加主要的是為海軍問題，臨時性質的，決不願意軍縮委員會存在，監督執行，反受歐洲各國的羈絆，而失去自由。

II 各國主義間的衝突： 其他技術上的問題，則以各國需要的不同，不能一致的地方，實不勝枚舉。現在我們要把帝國主義間矛盾約略說一說：

甲歐洲各國間的縱橫鬪鬥：

1. 英法的爭相雄長： 英國向來的外交主張，是採“光榮的孤立”。戰前因德國通上勢力的膨脹，與法聯合制止，戰後德國已為階下之囚了，英國也剩得焦頭爛額，但法國却一步進一步，氣燄適人，英國不滿，所以自法兵佔據魯爾起，英法漸起齷齪。此後，就抱定抑法助德，使德早早恢復，一則可以制法，一則可以擴張其商業。羅加洛會議以後，直至賠款問題的解決，都向這條路上走去。自英法海軍密密協定取消以後，英美親善，盎格羅撒克遜國家聯合制宰世界的野心，法國大感不安，倫敦會議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所以法國日夜所企求的地中海安全保障公約，英國始終不贊同，即在三國海軍協定時，法國重新提出後，英國仍舊

不接受。法國既聯合小協國擴充軍備，英國也指揮波羅的海沿岸小國，保有巨量海軍。針鋒相對，各不相讓。

2.英德的同牀異夢 英德的關係自羅加諾會議以後，漸趨密切，但是英國的助德，並非對德有什麼好感，為法國專橫，不能以其世仇的德國來威脅她。德國對英亦非真心親善，不過為復興計，不能不借助於英國，故羅加諾會議以後一方對英表示好感，一方仍與蘇俄訂友善條約，英國心雖不願，面上却不好說什麼；更恐德國聯俄，英大不利，反因此而更謁誠交歡於德。德故外長史德萊斯曼，覲破這妙機，運用其手腕，居然萊茵撤兵，賠款修改，解放了一部分法國的政治壓迫；但是復興漸入佳境，軍備正在增加，英國又不樂意。因為英既不願法的專擅，也不願德的跋扈，英德處在這種疑雲裏面，正在矛盾的發展。

3 法意的劍拔弩張，法意衝突的種種，上面已經敘述的了，現在是把國際間形勢的矛盾，稍說一些。當去年法外長白里安提出歐洲聯邦計畫時，各國都很注意，尚在未表態度以前，意首莫梭里尼即說“和平正義固然很好；可是大砲機關槍更佳，”此為反對法國獨霸歐洲野心的表現。意國常向德國表示好感，附和着德國大唱修改凡爾賽和約。自德奧關稅聯盟發表後，法國竭全力來反對，意國却很冷淡的持保

超然態度。法國最不願意德國，而意國處處與德國接近，這是使法國痛恨嫉惡的一件事。法國也常收留意國亡命客常對意人表出輕蔑態度，也使意國人憤憤不平。加上了上述許多事實上的紛爭，形勢更形惡化。

4 德法的深仇宿怨：德法為世仇，歷史上早已都是事實了。迨戰後法國假藉了凡爾賽條約，常想制德於死命，經濟的封鎖，武力的監視，顯出其十足的戰勝國餘威。德國逆來順受，振然奮起，經了十多年的苦鬥，總算一步步見着光明，魯爾的兵撤了，萊茵流域“重見天日了，賠款問題，也暫時告一段落了，法國眼看德國未曾因壓迫而自亡，反而漸漸抬頭起來”竟然漸漸與法國有抗衡之勢。凡爾賽和約的法國特權，也漸漸陷危境地，如何不着慌？最近德奧關稅同盟，照理與白里安提出的歐洲聯邦，以經濟合作為起點的主張，正相符合，然而法國則說這足以危害法國的利益。拋出凡爾賽和約，不許德奧合併為名，拼死反對；一方再以經濟壓迫奧國。終究德奧關稅計畫一時不能實現。白魯賓內閣現在雖尚抱國際協調政策，暫時與各國周旋，不過國內希忒勒領導的法西斯黨，一年內勢力突飛猛進，如再進一步執政，第一件事就企圖撕毀凡爾賽和約，法國首當其衝，那時白里安的溫和的外交政策固然沒用，就是普恩加萊的強硬的對德政策，恐怕也

不能使德再屈服了。德法的危機，正是一觸即發呢。

5 英意的面和心違：意大利自法西黨專政後，莫梭里尼的野心勃勃，誰都知道，其唯一的目標，就要和法抗衡。不過根基薄弱，力量不充，不得不對英表示好感；英國因恨法國在大陸上的專橫，也樂得和意國周旋，使法不安。但是意國地狹人稠，急需向外發展，積極擴張軍備，向地中海上伸張勢力，法國固然受威脅，英國也同樣感受到不安，祇是對意國的恐懼心比較對法國的恐懼心，少些兒罷了。

意法的棄嫌同仇：戰前德意本為攻守同盟的與國，戰時意國見利忘義，不顧國交，反去幫協約各國，攻打同盟的德國。戰後意國為戰敗國，受盡法國的壓迫，意國因分贊未曾如願，對法國恨之刺骨。因為對法國的怨恨，不得不捐棄戰時的嫌怨，力謀親善。意國企圖重新分配歐洲權利，也為迎合德人心理起見，常倡修改和約，取消賠款等口號，因此德意的親美程度更，增一層。希忒勒領導的法西斯黨，自前年冬選舉勝利後，勢力大張，政策政綱和意國不加冕皇帝的莫梭里尼所統率的法西黨相同。如果希忒勒能一旦執政，德國政權落在極右派手裏去，那麼德國自羅加諾會議以來的協調政策，就會束之高閣。德法的危機更甚，法意的邦交，將更親善。這是英法各國目前最恐懼的黑影，也就是歐洲危機的

懸息。

乙 三大海軍國的勾心鬥角：

7 英美的聯合迷夢 戰後的美國，代戰前的英國而興。戰前的英帝國，非但冠了海上榮冠，並且有國旗不落日的徽號；大戰結果，俄國的市場，既已俄國命失掉，南美的市場，也都給美國奪掠；殖民地相繼獨立，加拿大祇存了一個宗主關係的虛名，經濟的關係反與美國一天接近一天。澳洲也自治了，商業也給美國奪了一半。印度的情勢，也感覺危機四伏。總括一句話，在歐美澳三洲的商業，戰前凡為英國所獨佔的，現在一一落入於美國乏手；同時因為英國命派，全賴海外市場，又不能不維持廣大海軍，來保障安全。可是中落之家，不能與暴發戶的美國相抗衡，所以卑躬屈節的與美親善。自華盛頓會議以來，處處對美退讓，同時挾美以自重。海軍自動的與美均等，來取悅於美國，不過政治上的親善，終究敵不過經濟上的衝突。法國自普恩加麥內閣以來，經濟一天天的充裕，國富至今日在歐洲首屈一指了，法美關係自去年夏間以來，更進一層，英國向來挾美制法的政策，也將不能見效，英美的關係，從此罩了一層重霧。

8 英日的模稜兩可 英日同盟原是二十世初年，共同抗拒俄德勢力侵入遠步的利器，日本的割台灣併琉球，滅朝

鮮，直接的間接的以英日同盟為護符，戰後國因取悅於美國計，在華盛頓會議迫於美國的要求，放棄英日同盟的繼續，改訂九國公約，日本不免受些限制。日本一方憤憤不平於盎格羅撒克遜民族兩大國的聯合制宰，一方仍想離間英美的感情。當田中內閣時代，正是英法海軍協定的當兒，日本便揚言英日同盟的復活：直至最近日本侵佔了東北以後，又鼓吹英日同盟，這雖是日本的單相思。但日本對美抗爭起見，總得想法打破英美聯合之局，才能有勝利希望。英國自華盛頓會議以後直至倫敦軍縮會議的一段時間中，與美國雖不免有不斷的齟齬和衝突，但終不願離美而聯日；但最近美國漸與法國接近，英為結厚援計，對日也不能不稍假辭色了。所以今日的英日正在徘徊歧途，模稜兩可，舉棋不定的時候。

9 日美的引弓待發： 太平洋中的霸權，日美兩國的衝突，至最近更尖銳化。日本自日俄戰爭以後，得了我國東省的權利，海軍作戰，就是以美國假想敵；美國對日本在遠東的獨佔也很不滿，當時因礙於英日同盟，不好怎樣。後來歐戰已畢，見英日關係，已失其原來面目，乃利用時機召集華盛頓會議，取消英日同盟，訂九國公約，重申保證中國領土行政之完整，與開放門戶政策。希望以各國的協調政策，以代

日本的單獨侵略，這於中國固然無大利益，不過於日本却多增許多顧忌了。日美間的感情從這時起，一天天惡劣。日本因美國的陰柔壓迫，憤恨已極，處處想保復，所以盡力獎勵移民到美洲與檀香山一帶；而移去的退人，都是退伍的在鄉軍人，一旦有事，便可執戈作戰。美國也知日本用心，因此有限制東方人種的移民律，勾心鬥角，各不懷着好意。日本對美的海軍，要求七成，同時須破英美聯合戰線，才能自守。美國對日本，也必須聯英才能傾師而出，方可進攻，美日兩國因英國的兩方都送秋波，捉摸不定，故雖積怨已深，而尙不能立刻爆發。

各帝國主義有這樣的衝突，誰肯自動的縮減自己的軍隊呢？當然不能；不過世界經濟恐慌每次愈下的當兒，各國再要抱負巨額的軍費，實在有些力不從心，倘使有機會在本國可以減少軍費，而不損害其國防安全，各帝國主義者，實各懷抱着這種妄念。因此明知難有收效的軍縮會議，不能不姑妄試之的討論一番。可是妄念終究是妄念，不會無端成為事實的，眼着這次會議，待着消息罷。

文學的起源

楊 彭

關於文學的起源，學說繁多，茲舉其要者分述如左：

(一)藝術衝動底說法

(二)社會學底說法

所謂藝術衝動底說法，即是心理學的衝動方面，乃由心理底現象，去說明藝術的起源；社會學底說法，即是藝術發生學底方面，乃由社會學生立場，從社會底現象方面去解剖藝術底發生。

我個現在先從藝術衝動說起 (Art-Impulse)。用心理學去說明藝術起源的，其中最有名的有四種：

(a)遊戲衝動說(Play-Impulse)

他們認為人類本來就有所謂遊戲本能這種作用存在，這就是所以使其人類能站在高過別種動物的地方。別的動物牠們是把全副的精力 (Energy) 用在保存種族和生命延續上面。在人類就還有所謂「精神過剩」(Surplus of energy) 這種東西。便是遊戲本能的起源，而藝術不外乎這種遊戲本能底表現。人類因為有「遊戲衝動」，和「精神過剩」，所以能够創造藝術的天地，所謂藝術的起源是這樣起源的。從德國康德 (Kant 1724—1804)，希勒雷爾 (Schiller 1759—1805) 等起到英國的斯賓塞 (Spencer Herbert 1820—1903) 均主張此說，雖然有時他們不完全一致，但大體是相同的，在藝術與實際生活無什麼關係這一點上，尤其一致。這是遊戲衝動說的主旨。

(b) 模倣衝動說 (Imitative Impulse)

他們說人類本來就有模倣的本能，這種本能即是產生藝術的動力。藝術之發生，全是人類最初模倣本能的表現。文學原始形態的詩歌和音樂的產生，都是由於人類對於自然界和人事現象種種模倣本能的衝動。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首倡此說，直到康德等的遊戲衝動說發生之前，這種說法在文壇上頗佔力量。

(c) 吸引本能說 (Instinct to Attract others by Pl

easing)

他們認為人類藝術的產生，是由於人類想給與快感而吸引別種快感的一種衝動，這種衝動的動機，即是產生藝術的原動力。達爾文進化論系統的人多主張此說

(d)自己表現本能說(Self-exhibiting Impulse)

這派主張類有他們自己本能的表現，人類常常把它們自己的本能表現出來的時候，是為藝術發源的動機。於是文學就從這種本能作用而產生。一般的心理學者常唱此說。

上面這幾種說法，都不能說明文學的起源，因為他們都從心理方面去研究，我們知道心理是外象的反映，離開了環境，離開了時代，離開了社會——即是說離開了反映在心理的種種外象，絕不能說明文學的起源。文學是社會的產物，是時代反映，它有它的社會經濟基礎。我們要了解文學的起源，非得從社會學觀去研究不可，尤其是社會經濟基礎方面；不然，我們定得不到正確答案的。現在我們從社會學觀的文學起源論方面去看。

社會學底說法，即所謂社會學觀底文學起源論，這一派底說法，嚴格說起來可以分成兩派，雖然它們都是社會學的立場，可是認識上也有深淺之不同。一派僅止於社會學底領域，而另一派則更進一層論到文學起源之與一切社會基礎

之經濟關係，即是說這一派還說出文學起源與社會關係之所以然來。現在讓我們先從前一派說起。

(a) 希倫的說法，希倫在『藝術的起源』一書中說：『……仔細地研究原始時代某種族的裝飾品，可以明白我們單看做像裝飾的東西，其實對於當時的那個種族，也都具有極實際底非審美的意味。例如武器，家具等類的彫刻，文身，編物的模樣等，世人都以為大概是純粹非審美底藝術衝動底產物，現在却已被說明含有宗教底象徵，所有主的符號等的實際底意義的東西了。』又說：『……不單是裝飾品，即在原始的文學，戲曲等我們也可以得到與裝飾品同樣的結論。我們視為最原始底，單是藝術的目的以外不具有別種目的的戲曲的野蠻的跳舞，如北美印第安人及黑奴的跳舞，實際也並非單純的藝術底產物；也是含有實際底意義的，他們這種動作，是日常射擊狩獵鳥獸的練習，跳舞的動作，便是他們狩獵鳥獸的動作。所以他們的跳舞，實在含有最實際的意味的。總之，行於原始人間的所謂藝術，沒有一種不是從非審美底目的而成立的。』

(b) 格羅的意見：『原始民族大多數的作品，不是從純粹無雜的美底動機而生，却是抱有實際底目的的。而且這實際底目的，常常作為第一的要素，美底要求還在其次。例

如原始的裝飾，是以實際底意義的標號及象徵爲主，並不是爲作裝飾而發明的。』

從這兩人的話看來，藝術與人生是有最密切關係的，藝術的起源，是依了原始民族生活的實用關係而發生。這種說法較之從心理學方面去說明文學的起源殊爲正確。但他們也僅止於社會學的範疇，沒有進一層說到文學之與社會基礎之經濟關係。所以，我們現在再進一步去研究。

這裏，我們先引郭列夫對於文學起歌的一段話來說吧。

『最古代的人類藝術和言語，都和勞動及生產有密切的關係。譬如一種聲音的迴轉重複，成韻的一高一低的嗓子，（如杭育喉等類）以齊一家的工作，使工作成爲和諧的，因而也就覺得這種工作輕鬆些。例如俄國的所謂「棒歌」——這是木匠瓦匠起重時口裏哼着的歌聲，他們大家唱着這種韻調相同的歌，自然合人手裏的動作也相同，於是他們的勞動便輕快而容易做。再則，普通兵操的時候，必定奏着進行曲，兵隊的步法便格外容易整齊些。因此，每一社會的社會勞動之性質，人類取得生產資料之方法，及其所處自然界與社會之情勢，足以規定藝術之性質——藝術之形式與內容。』

由郭列夫的話，我們可以看出藝術的發生，是基於人和

自然的關係，並由勞動和生產及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各種狀態來規定它的性質。所以藝術的起源，是社會的生產力和勞動及社會的諸形態。關於這，在馬克思主義系統之下的人們，他們都曾根據馬克思唯物史觀理論的基礎極力發揮。如普列哈諾夫，布哈林等。此中尤以普列哈諾夫的發揮尤為盡緻，他在『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問題』一書上，完全把馬克思主義用在文學上的基礎更系統化，公式化。並把文學的社會基礎及其產生文學的原動力，發揮出來如鐵一般的堅固。此地，我們應當要知道馬克思在一八五九年『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文中，所提出的唯物史觀理論的基礎及後來經馬克斯和恩格斯在其著作中的發展和演譯，唯物史觀理論的應用，不單在歷史政治方面認為正確，即在意識形態方面也十分正確，而且還可以用來決定全社會生活之一般情況的了。文學是社會上部構造之一，所以我們論到文學的起源，若不從這方面去研究，決不能得到正確答案的。

馬克思說：「人在其生活之社會的生產上，常一定而必然地加入與其意志相獨立的諸關係。此等生產關係，與其物質生產諸力所與的發展階段相適應。此等生產關係之總體，造成社會之經濟的構造之現實基礎，在這上面，有法律的及政治的上部構造，有與之相適應的各種一定的社會的

意識形態。故物質生活之生產方法，實為一般社會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過程之條件。』（政治經濟學批判序文）這個唯物史觀之基礎公式，對於我們研究文學的起源，是強有力的一種工具。所以郭列夫，普列哈諾夫，布哈林，青野吉季……他們的意見，完全是把馬克思主義很正確地應用到文學上去了的。我們要懂得文學，不能不先要懂得這個。

關於文學的起源，我們已知道一個普遍的概念了。現在我們個別的去說明文學的諸形態。讓我們先說跳舞的起源吧！

跳舞是怎樣起源呢？

據青野吉季的意見是：

『跳舞怎麼會有哩？概括說來，可以說是由於要給人類底活動，以一種有節奏的規則性。人類想起了他自己生活中有何種重要事情的時候，他總先被想起了的他那件事情，是他自己底一半的行動，再被想起來的是別人所顯現的一半的行動。而被所想起了來的這行動，往往就成為實際的行動，成為模仿原先行動的簡單的姿勢。萬一這種追憶的行動，所參加竟有一羣直接經驗過牠的人——因為戰爭者狩獵底經驗，都不是個人的經驗——那就不能不努力教他們底行動之間相調和，給與行動一種有節奏的規性。由是而發生的

便是原始的跳舞。】

從這裏，我們知道跳舞的起源是以當時的實際生活作背景，而與勞働有莫大的關係。原始人類底從事狩獵，戰爭和尋找生活資料的種種身體動作的姿勢，即是今日跳舞的濫觴。

我們再來說音樂的起源吧！

音樂是怎樣發生的呢？

青野吉季的解答是：

「音樂最古的形勢是歌謠，並不是現在這樣的歌辭和音樂有節奏地結合着的一類的東西，那只是本能地表現着愛欲悲喜之類的感情和氣分的。同時從當時原始的共同勞働中，也發生了歌謠。因為勞働，自然發出一種呼聲。給那呼聲以一種節奏，使共同勞働添了力量，這就變成了歌謠。原始音樂底自身，也是從共同勞働中生出來的。波格達諾夫說：「在共同勞働中，除了勞働呼聲之外，也還有與他同時說起的規則音響。例如木匠工作的時候，所生的斧音之類，工作本身所引起的，就有音響。還有，為了使各人用力能有同時性，由誰敲擊木棍，整齊勞働調子的時候，也有聲響的。這種木棍，便是那最野蠻的種族所愛好的樂器大鼓底原型和萌芽。以後代木棍而起的是一種在春穀的臼上繩着皮的東

西。到了這樣，便已是像樣的大鼓了。音樂中最單純的要素——拍子，是從集團勞動底條件中產生的！

我們看了這一段話，知道音樂是從勞動產生出來的。今日音樂的各種形態是發源於原始人類集團勞動的呼聲。是有實生活作背景，並非什麼「精神過剩」才產生文學。人類在勞動中所發出的聲響，自然地含有一種諧調，使其人類勞動的步伐齊整，後世音樂的節拍，是導源於這個的。

我們又來說詩歌是怎樣起源的吧：

波格達諾夫說：『詩歌與言語及思想頗有同一的發生。不但在原始時代，就是在最近發展的階段裏，至少想到封建時代，詩歌還沒有區別爲特殊的藝術，不會從意識一般中獨立出來。原始的言語，因爲語義的不明瞭，和用原始的譬喻，常把關於人類活動的概念移轉給自然現象，所以在語言的自身中，便已含有詩底原始的要素……』

按照波格達諾夫的話說來，詩歌是由勞動語中發生的原始的人類，他們在語言自身裏面，就含有詩底原始要素，初生的人類，他們感於自然界的奇妙，而莫詰其由來，又因其自然環境的壓迫，與其求生存之奮鬥，不期而引起情緒之激發。其視自然界的一切現象，俱以爲有種不可思議的東西在其中主宰，因求生存起見，所以常對這種不可思議的東西

有所祈禱，由單純的語言進而為較規律的語言的詩歌，遂由此而生。我們並由此可以看出詩歌的發生是伴隨着宗教而發生的，也可以說詩歌與宗教同源。最古的詩，差不多全為祭詩，這是強有力的一個證據。

我們現在知道藝術的起源，是和勞働分不開的，含有實際作用的，並且以社會的生產力作基礎的。文學的最初形態是音樂和詩歌。因為在當時生活簡單，人事亦不複雜，人們感情的變動亦頗單純，所以當時所需要的文學上的表現，是最簡單的語言，即後世之所謂詩就够了。後來社會生齒日繁，人與人間的往來，也日趨繁雜，感情方面變化也頗多，同時在文學的表現需要上也比從前不同了，所以小說就應世而生了。因為人類在感情上所需要的表現，是要更為複雜了。所以當時人類故事的複述，或奇聞逸事的傳說，就成了近世小說的淵源。至於戲劇，也是因為人類社會的演進，人們的感情和思想在文學上需要的表現更為複雜的原故。說到它原始的發生，是因為人類在當時對於神的感謝，或戰爭勝利時慶祝的歌舞，今日的戲劇，即由此而濫觴。

末了，總結起來說，文學是勞働而發生，最初的形態是詩歌，後來漸漸演進為戲劇小說的諸形態。因了人類生產形式的變更，而社會生產部門的分工也就愈加細密，所以社會

上層建築之一底意識形態的文學，在今日也成爲一種專門的技術了。

——完——

日本警政考察記

姚琮 編著

著者奉國府命，親赴日本，考察其警務之內容，特色，本研究之眼光，作忠實之記載，其目的，專以吸收鄰國之精華，作改革警務之借鏡，其中除將日本警察之沿革，組織，應用各部完全披露外，更說明其在行政上之地位及訓練之方法，於警察教育，尤為注意，附刊圖表，多至八十餘頁，重要之處，俱用四色套印，尤為醒目，洵警察學校最佳之教材，服務警界者，尤宜入手一編，以資研究也。

一冊一元五角郵票五分

文學批評辯

王集叢

在已經依着經濟關係劃分成了許多人人集團的社會中，因為各個人的集團底物質生活的不同，因為他們生活底利害底不一致，所以呈現於這社會上的各種社會意識形態也就隨之而不能不有許多差異乃至互相衝突了。

前進的人的集團所表現出來的社會意識形態，當然是前進的。沒落的人的集團所表現出來的社會意識形態，當然是保守沒落的。這種前進的與保守沒落的社會意識形態，往往存在於一個時代社會中，而且常常鬥爭着，特別是在那

所與的社會底變革時期中她們鬥爭的形勢更是尖銳。

文學是社會意識形態中的一部，所以在她底世界中也是一樣地有種種不同的現象，而且這些現象往往是相互衝突的。這是社會底必然現象，毫不足怪。

在建封社會中雖然是王公貴族底意識形態在文學中佔着支配地位，但有時也可見到表現或多或少的平民意識的文學作品。

由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之間的歐羅巴，誰都知道是浪漫主義文學勃興，盛行，開花時期，但在這時也有古典主義文學存在着，而且曾與浪漫主義實行了劇烈的鬥爭。當雨果底（Victor Hugo 一八〇二——一八八五）名著“愛爾那尼”（Hernani）在巴黎法蘭西劇場上演時，古典派的作家們都坐在劇場的樓上及其他地方，吹着口笛，以妨害演技；而浪漫派的作家及同情於他們的青年却聚集在樓下正廳防備，有名的郭偕（Theophile Gantiaep 一八一一——一八七二）更是穿上了令人注目的紅色背心，披着長髮，在樓下指揮他們底一切同志。這是誰都知道的有趣的故事。在這當中可以很顯明地看到當時古典派與浪漫主義者鬥爭之尖銳，可以很顯明地看到在文學底世界中人的集團的鬥爭也並不在於在經濟政治與其一切中的劇烈。

目前是資本主義沒落的時期，在這時期中一方面有唯美主義的文學，有爲人生的文學，有人道主義的文學，有民族主義的文學，有古典主義的文學……同時在文壇的一隅裏更存在了新興的普羅列特利亞特的文學。這些多種多樣的文學上的派別，也是同樣地正在實行着猛烈的鬥爭。

雖然如此，雖是在一個社會中有種種不同的文學現象，雖是這些文學現象常常是鬥爭着的，然而，社會畢竟是進化的，在某種一定的人的集團的社會中必然有前進的文學主張。這種前進的文學主張，必然可以戰敗一切保守退後的文學主張，而獲得文學上的支配的王位。浪漫主義是代表十八九世紀時代的布爾喬亞階級前進的革命意識的，所以她能戰勝代表沒落的封建勢力底意識的古典主義，而護得了文學上的支配權。

自然，一種前進的文學思潮，是在社會發展中形成的。要有了適當的社會條件，才能產生與之相應的前進的文學思潮；更要有了適當的社會條件，前進的文學思潮才能衝破戰敗一切而得到勝利。浪漫主義之勃興和勝利，是由於封建勢力底沒落崩潰，布爾喬亞階級興起。否則，無論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一七四九——一八三二)，雨果怎樣天才，也是不會發生狂熱的浪漫主義運動的。

現在却是布爾喬亞氾已經完成了他底歷史使命，加速地崩潰沒落的時候，新興起來的負着新的偉大的歷史使命的是普羅列特利亞特。因而在文學上也只有普羅文學才是站在在時代尖端的，一切布爾喬亞氾的文學已經沒落了或正在沒落着，現在是普羅文學勃興的時代。

但是，沒落的布爾喬亞氾却不願歷史前進，爲要維持其最後生命，總是拚命地拉着歷史前進的車輪，以其保守乃至退後的意識來與新興的普羅文學鬥爭，以阻礙普羅文學底發展。

同時，在普羅文學方面，也因種種關係，尚未十分發展起來。這是我們所知道的，

因此，批判違反時代的布爾喬亞汜底文學主張，建立並發揮普羅文學底理論，在目前便是十分必要的了。

自然，社會進化底必然性，是會粉碎布爾喬亞汜底一切文學理論而把普羅文學代到文學的王位上去的。但是，在歷史過程中人的力量不也有作用嗎？歷史不是人創造的嗎？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之下人力不是可以促進社會發展嗎？當然是的，惟其如此，我們更有於此時確立並發展新興文學底理論，積極向違反時代的布爾喬亞汜底文學主張進攻的必要。

這便是我們著這篇文學——“文學批評辯”底意義。我們將在這中間批判代表布爾喬亞氾的在目前尚有相當作用的關於文學批評的理論，同時發表我們對文學批評的科學的意見。不過，我們底見解有限，希望於此引起同好者對於這一問題的討論，以促進新興文學底發展。

二

於此，最先引起我們興趣的，是掛着文學批評家的旗幟的梁實秋教授底文學批評理論。

對於梁教授底文學批評理論，為便利計，我們將先佔在真正科學的立場上加以理論的批判，然後依據我們上面所說的理論原則 指出其社會背景和時代關係。

梁教授所發表的關於文學理論的文章，雖然都是些談論部分問題的短篇，但就全部看來，梁教授對文學確有一定中心主張，而且還有一定的理論體系。

梁教授是絕對尊崇人性的古典主義者。他認為“文學乃人性之產物”，他說“文學發於人性，基於人性，亦止於人性”。(註一)因此，在他便是“純正之人性乃文學批評唯一之標準”。(註二)

同時，梁教授更以為“人性是永久的，普通的，固定

的，沒有時間空間的限制與區別”。（註三）

文學既是“人性之產物”，而人性又是超時空的，永久不變的，那麼，文學也就是不受時空的限制的固定的東西，批評文學也就有絕對千古不變的標準了。這個標準當然是永久不變的人性。因此，梁教授便肯定地說：“物質的狀態是變動的，人生的態度是岐異的；但人性的質素是普遍的，文學的品味是固定的。所以偉大的文學作品能禁得起時代和地域的試驗。依里亞德在今天尚有人讀，莎士比亞的戲劇，到現在還有人演，因為普遍的人性是一切偉大的作品之基礎，所以文學作品的偉大，無論其屬於什麼時代或什麼國土，完全可以在一個固定的標準之下衡量起來。無論各時各地的風土，人情，地理，氣候，是如何的不同，總有一點普遍的質素，用柏拉圖的話說，便是“多中之一”。是故文學批評不在說明某一時代某一國土的文學標準，而在於超出時代與地域之限制，建立一個普遍文學的標準，然後再說明某一時代某一國土的文學品味對於這個標準是符合抑是叛異。……”（註四）又說：“……並且偉大的文學乃是基於固定的普遍的人性，從人心深處流出來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學，文學難得的是忠實，——忠於人性；至於與當時的時代潮流發生怎樣的關係，是受時代的影響，還是影響到時

代，是與革命理論相合，還是為傳統思想所拘束，滿不相干，對於文學的價值不發生關係。因為人性是測量文學的唯一標準。……”（註五）

人性為什麼是固定的呢？梁教授底答覆是：“……因為‘人性’之所以是固定的普遍的，正以其有理性的紀律以為基礎。常態的人性與常態的經驗便是文學批評的最後的標準，純正的人性，絕不如柏格森所謂之‘不斷的流動’。人性根本是不變的”。（註六）由此，梁教授更提出了“紀律問題”。他認為無論文學創作批評乃至鑑賞，都非有一定的紀律不可，不得稍微越出這一定的紀律範圍之外。就是不能違背理性。在創作中要求所謂“倫理的價值”，在批評上要得“倫理價值”的判斷。他反對不守紀律地放縱情感，他在文學上完全贊同孔老二底“從心所欲不逾矩”。（註七）他曾痛罵了浪漫派底不守紀律，提倡自由；也曾痛罵了王爾德底狂熱病。這在他底“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中，在他的“王爾德的唯美主義”中，是可以完全看到的，現在不必多說。

人性既是因為有理性的紀律以為基礎才固定不變，那麼，理性的紀律這東西當然也就是固定不變超時空的了。因為斷沒有基礎變動而建立於這基礎上的東西不隨之而變動

的事情。這是無勞我們來替梁教授解釋的。

但是，理性是否不變的呢？人性是否普遍的固定的呢？文學是否“發於人生，基於人性，亦止於人性”呢？單以人性是否可以說明解決文學上的一切問題呢？在文學上是否有一個千古不變的標準和規律呢？這在我們却不能與梁教授共鳴。

如果所謂“理性”，“人性”是固定不變，超越時空的，又，如果文學是受這個固定不變的“理性”制約，是固定不變的“人性”底表現，那麼，為什麼在古代，封建，資本主義社會中，在各個時代裏，呈現出來的一切社會現象會不同呢？為什麼在封建時代是尊君卑臣，在近代却是尊重人權自由呢？為什麼在封建時代的禮貌表示是作揖叩頭，近代却是握手乃至擁抱 Kiss 呢？殺人的事情，在梁教授看來當然是非理性的，非常態的人性底表現。但在事實上却有這樣一件事情，即：“某時，基督教底某牧師訪問綠島底愛斯基摩（Eskimo）族，向愛斯基摩族底女人這樣地訊問：‘你是沒有基督教底知識的光而生活着的。你不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惡。我們基督教徒來教你吧。’女人回答的是：‘那裏啊，我們正知道着什麼是善什麼是惡的。我昨天把老婆子從巖上投入海中，老婆子說，謝謝’呢。這就是一件善事”。（註八）

這將怎樣解釋呢？同時，就在同一的社會中，往往已有許多不同的社會現象。很顯明的例，就如現在有許多人是主張而且實行革命，有些人却要努力維持現狀。有些人認為澈底革命是真理，另外有些人却認為是大義不道。這又是什麼原因呢？“理性”“人性”不是固定普遍的嗎？為什麼在固定普遍的“理性”“人性”之下，會有許多非固定非普遍的不同現象呢？作為人性論者的梁實秋教授恐怕於此只有說：“這只有上帝知道”了！

我們站在動的辯證的科學立場上告訴梁教授吧。“物質的狀態是變動的”，社會也是變動的，一切都是變動的，相對的，乃至梁教授所說的“理性”“人性”也是變動的，相對的，世間絕沒有永遠不變超時空的絕對的東西。因此，一切社會現象，都是隨着社會底變動在變動，因着社會關係而被承認或否定的。因為封建社會是建築在基於封建經濟的權威主義之上的，所以在這社會所尊崇的是尊君卑臣。但封建社會底基礎一變，封建的社會關係一變，這種“尊君卑臣”的現象也就不得不隨之而變，而消滅了。代之而興起的是近代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是建立在自由貿易的個人主義之上的，所以“自由，人權”便在這社會中代替了“尊君卑臣”而獲得了存在，而成為了真理。同樣如果這個社會

關係一變，其表現出的一切社會現象亦必隨之而變，而消滅。現在可說是資本主義社會正在變化崩潰的時候，正是牠走進墳墓的過程，所以現在便有了許多與牠底存在不相容合的社會現象。這種情形，在整部社會進化史中是很有規律地在進行着，誰也不能否認。至於愛斯基摩人之所以以殺人為善的，絕不是因為他們底人性是變態，而是因為他們底“生產力發達很遲，並且被製於定期的飢餓，有殺病人和老人的習慣”的原故。別的民族，別的社會之所以反是的，也就是因為沒有具備的有這種社會條件。努力革命的，一定是受壓迫剝削的人與被他們底意識形態，他們底力量所爭服了的社會的前進份子，維持現狀，壓迫革命的，一定是壓迫剝削人的統治者和其走狗，這很顯然地是社會的人的集團的鬥爭，絕不是什麼“理性”與“非理性”的問題，更不是那一方面是“常態的人性”那一方面是“變態的人性”底表現的問題。

這種情形，在文學的世界中也是一樣。封建社會中，無論詩歌，戲劇乃至全部的文學，都莫不是王公貴族底意識站支配地位，都莫不是為他們說話，代表他們底利益的。這在中國底“詩經”，楚詞，宋賦，唐詩乃至滿清底一切八股文中，在中國一般的舊劇中，皆可明白見到。及至資本主義

產生，發達，沒落以來，無論浪漫主義，寫實主義，自然主義，乃至最近的新感覺底……等等文學，都莫不是充滿了個人主義，為布爾喬亞氾說話謀利益的。（註九）在現在，一面有代表沒落的布爾喬亞氾底意識的文學，一面却有了表現普羅列特利亞特底意識的新興文學，這兩種文學是鬥爭着的。這個鬥爭當然也不是什麼“人性”的問題，而是人的集團底利害鬥爭。這是不能拿固定普遍的人性來解釋的。但是，梁教授却說：「文學一概都是以人性為本，絕無階級的分別」。（註十）這是證明他底不着事實的瞎說：

不錯的，“依里亞德在今天尚有人讀，莎士比亞戲劇到現在尚有人演”，但是，我們要問現在還能產生依里亞德，還能產生像莎士比亞作的那樣的戲劇嗎？如果不能，又有什麼？再問現在的人讀依里亞德和看莎士比亞底戲劇時是否與產生這些的當時的人讀，看時所受的感覺，影響一樣？在社會利害不同的人的集團讀，看這些東西時所受的感覺，影響是否一樣？如果不是，又為什麼？設若梁教授說這是由於他們底“人性”不同，那我們就要抗議道：“人性不是固定普遍的”嗎？為什麼又不同呢？請梁教授休要自己打自己底嘴巴吧。我們說，現在雖還有人愛好十八九世紀以前的東西，但他們底愛好與產生這些東西時的人底愛好是不同

的；某種東西雖各個人的集團都在發生關係，但他們所受的影響，乃至由此對於這東西的意見是各不相同的。這種不同，是因為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他們底生活形式不同的原故。現在還有人在讀“左傳”“史記”“漢書”，還有人在看舊劇，你能說這就是古今人性都一樣的證據嗎？以前滿清政府在槍殺革命青年時，滿清貴族與革命民衆都同樣地有份子去參看，你能說他們所得的印象所受的影響是一樣的嗎？

不但文學底內容是如此，受社會所規定，就是文學底形式，文學底紀律，也是受社會所規定的。沒有固定不變的社會，因而也沒有固定不變的文學形式，文學紀律。古典主義有古典主義底形式，紀律。寫實主義有寫實主義底形式，紀律。就是浪漫主義，也有她底形式，紀律；她底反對古典形式，反對古典紀律，反對理性開放感情，就是她底形式，紀律，她就是以此形式，紀律來作為她底武器向古典主義進攻的。不然，她怎麼可以稱為“浪漫主義”呢？要想拿一固定不變的文學紀律去衡量古今中外的文學，不但不可能，而且這一固定不變的文學紀律也是沒有的。

梁教授底眼睛只看到人，而不會看到乃至不想看到個人與社會和人的集團之關係，不懂得人是社會，人的集團底

人，人不能離開社會與人的集團而生存；更不懂得因為社會是變動的，所以人類社會底一切現象也是變動的。各個人的集團底生活利害是不同的，所以各個人的集團底意識也是不同的，這一客觀真理。因而他便把一切，文學歸之於超社會超人的集團的人！認為人性，理性是固定不變超時空的，由人性產生的文學也是固定不變的。於是便要拿“固定的，普遍的，超時空的人性”去衡量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學，要建立一個固定普遍的標準去衡量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學是否符合，要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學都低頭於“固定不變的理性的紀律”之下。這是梁教授底在根本理論上的第一個錯誤。

其次是梁教授站在他底基本理論的立場上，迷信着一般天才英雄。他認為“一切的文明，都是極少數的天才的創造。科學，藝術，文學，宗教，哲學，文字，以及政治思想，社會制度，都是極少數的聰明才智過人的人所產生出來的”。（註十一）但是，天才是什麼呢？梁教授解釋道：“當然天才不是含有絲毫神聖的意味，天才也是基於人性的。天才之所以成為天才不過是因為他的天賦特別的厚些，眼光特別的遠些，理智特別的強些，感覺特別的敏些，一般民衆所不能感覺，所不能思解，所不能透視，所不能領悟的，天才偏偏的能。”（註十二）於是，梁教授更以為“天才的降生，不是經濟勢力或社

會地位所能左右的，無產者的階級與有產者的階級一樣的會生出天才，也一樣的會不常生出天才，（註十三）於是，他更以為“革命似乎是民衆的運動了，其實是由於一二天才的啓示與指導”（註十四）於是，在他便是：“自從人類的生活脫離了原始的狀態以後，文學上的趨勢是：文學愈來愈有作家的個性之傳染，換言之，文學愈來愈成為天才的產物。”（註十五）一切都是天才產生，創造的，簡直大有如果沒有天才人類社會乃至宇宙萬物都不會存在之勢。

若依梁教授，則便是如果沒有亞里士多德，柏拉圖，蘇格拉底……諸人，便不會有古代希臘文明；如果沒有拉白賴（Rabelais一四九〇——一五五三），西萬提司（Cervantes一一五四七——一六一六）；莎士比亞……等，便不會有文藝復興；如果沒有盧梭，孟德斯鳩……等，便不會有法國革命乃至盛行於近代歐美的自由人權的主張；如果沒有哈格雷甫（Hargreves）發明紡機，亞克雷特（Arkright）發明水軸機，克郎蒲東（Cromplon）創水車紡棉機，卡第魯特（Cartwright）發明毛織機，瓦特（Watt）發明蒸汽機，史蒂芬生（Stephenson）發明火車，富爾敦（Folton）發明汽船……等等（註十六），便不會有近代的科學文明，資本主義社會；如果沒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便不會有無產者運動；在文

學上，如會沒有雨果，歌德……便不會有浪漫主義；如果沒有巴爾托克 (Balrac)，左拉 (Zola)……諸人，便不會有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的潮流；……推而至於如果沒有孫文，黃興，袁世凱……便不會有辛亥革命！滿清底江山便會永遠不亡！如果沒有胡適之，陳獨秀……諸人，也就不會有新文化運動了。這是怎樣荒謬絕倫顛倒因果的理論啊！

恰與梁教授相反：一切文明都是社會，人的集團的產物，都不是在任何天才英雄憑空創造出來的。歷史上的一切革命運動，一切鬭爭，都是社會進化底必然，都是由社會條件所決定的任何天才英雄也不能憑空創造出來。一定要有了產生古代希臘文明的社會條件，然後才有古代希臘社會底一切文明，然後才會有亞里士多德，柏拉圖，蘇格拉底……底學說。……推而至於中國新文化運動也是一樣，一定要有當時封建勢力，封建文化底崩潰，布爾喬亞底抬頭，興起的社會條件，才會產生適合於這社會條件的這個運動，胡適之，陳獨秀……諸人底主張才會在這中間發生很大的作用，產生出來。反過來說，設若沒有某種一定的社會條件，無論任何天才英雄也不能憑空創造某種一定的學術，思想，文明以至一切東西。孔孟不能於春秋戰國時代提倡民主政治；歌德雨果，不能於十八九世紀提倡普羅文學；孔明雖然聰明，不能在

三國時代創造火車輪船，只能做出木牛流馬；公輸子之巧，不能於戰國時候建立近代式的洋房。此類之例，舉不勝舉。這是說明。是一切社會，一切文明，一切運動產生天才，不是天才創造文明，啓示運動，

自然，我門並不否可在歷史底過程中個人底作用，歷史就是人創造的，就是人在社會的一切條件之下創造出來的，人力也可以促進社會底進化。但是，人底作用，是限於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之下的，不能超社會。天才也是人，也是社會的人，人的集團的人，因而也只能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之下生作用，不超社會，只不過天才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之下，因其在生活中得著很覺多優越的條件，所生的作用比較大一點罷了。這在上面所說的許多事實中是可以看到的，現在不必重說。至於天才底降生是否不受經濟力量社會地位底限制，“天才之所以爲天才”，是否“因爲他的天賦特別的厚些，”這一問題，我們更是不能與梁教授表示同情。因爲遺傳的關係，人生而雖有智愚之不同，但此種不同不能決定人底前途，不能決定人在社會所生的一切作用和影響。智慧的人要在適當時代，社會與其個人的生活環境中才能得發展。不然，便絕對不能。在無數的貧苦人中，也有許多聰明，智慧的人，但因無法受到適當的良好教育，不能得到高深的學

問和技能，往往總是埋沒在貧苦的生活中。此所以在一切所謂天才中，少有由貧困之家出力的人的原故。即或是有，亦是少數；而且這些少數亦是在適當的社會條件與個人生活環境之下產生出來以的反之，生於富裕之家的人，即是愚魯，有時亦因得到適當的社會條件和個人底生活環境而成為偉人，天才的。天才之為天才，是受社會條件與整個人底生活環境決定的，並不在乎所謂“天賦”之厚與不厚。天才之為天才，是經濟力量，社會地位個人生活決定的，不是從天上降下來的。“歌德是生於富裕之家，受着良好教育的。托爾斯泰(Lev Tolstoy)一八二八——一九一〇)出自貴族的家庭。(註十七)盧梭雖曾做過彫刻匠的學徒，但他如不得到適當的生活環境，如不生在十八世紀的法蘭西，便不能高唱“天賦人權”了。在阿丹(Alfred Odier)底“天才的起源”一書中，有整個關於天才的表式，其中充分地表明了天才為經濟，環境所決定的理論。現在為節省篇幅計，不能一一列出，請讀者諸君參看伊科維茲(Marb Ickowits)著“唯物史觀的文學論”一書中的“文學的天才與經濟的諸條件”一篇吧。

梁教授因為見到歷史上有許多才幹過人的所謂天才，便就玄惑起來。認為社會制度，一切文明，一切運動，一切思潮都是一二天才創造的；而這些天才又是“天賦特別的厚些

"的非尋常的人，是超社會，時代的。由此梁教授便在他底許多文章中批評歷史上的一切多文學思潮，文學作家。他認為一切文學思潮都是一二天才獨創的，由天才之是否有常態或變態的人性來決定文學思潮底內容。他常罵浪漫主義是變態的人性表現，稱贊古典主義是常態的人性表現。他批評作家也是一樣，只判斷作家是變態或常態的天才，而不管其與時代，社會的關係。在他認為常態的，則嘉獎之，變態的，則謾罵之。由此盧梭，王爾德……等便算倒了大霉，隨處都被他否定。（註十八）。

“天才是一件玄妙的東西，天才被浪漫的批評家一解釋，”尤其是被梁實秋教授再一說明，“不但是玄妙的更厲害，而且還有九分的神聖了。”（註十九）這是梁教授不懂得天才與時代，社會之關係，崇拜英雄的第二個錯誤。

此外，是梁教授對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批評。

主要的，梁教授認為“新文化運動根本的是受外國影響”。（註二十）因，而他便武斷地說：“詩並無新舊之分，只有中外之辨。我們所謂新詩就是外國式的詩。”戲劇無新舊可分，只有中外可辨。”“文學並無新舊可分，只有中外可辨。舊文學即是本國特有的文學，新文學即是受外國影響的文學。”

在這段話中，我們可以抽出兩個問題來對論。即：一，文

學是否有新舊可分？二，新文化運動是否“根本的是受外國的影響”而與中國社會全無關係？

第一，如果文學無新舊可分，那麼，封建時代與資本主義時代底文學便會是一樣的了，古今底文學便全無區別了。推而至于藝術也是一樣，若依此，則中古峨特式的建築與近代未來派，構成主義的建築也就全無分別了。但在事實上却剛剛相反。只要知道一點文學史實的，都不會否認各時代的文學之不同，都不會否認文學有新舊之分。

文學是時代，社會，人的集團底產物，時代社會乃至人的集團有新舊之分，所以文學也有新舊之分。因為時代，社會，人的集團是變動，進化的，所以文學也是變動，進化的。在新時代到來，新社會，新的人的集團底產生中，隨着便必然產生適應於此的新文學，同時，一切不適合於時代，社會，人的集團的文學，便會隨着沒落下去，成為舊的陳腐的東西。

自然，所謂新舊，不是絕對凝固的，牠們都要受時代的決定。沒有千古不變的新。某一文學在某一時代中，也許是新的，但時代一過去，她便會成為舊的東西了。浪漫主義在十八世紀是新的，平民文學在十八世紀是新的，民族主義文學在十八世紀也是新的，但在現在，便都是舊的了，都已成為

歷史上的東西了。所以張資平先生在此時來提倡平民文學，民族主義者在此時來鼓吹民族主義文學，便是舊戲重演，違背時代，開倒車的表示了。胡適之博士在新文化運動時代提倡白話文學是新的，但在二十世紀的現在他還鼓吹白話文學，便也是反進化的行動了。文學底新舊，完全受時代所規定，適應時代底進化，站在時代尖端的前衛的文學，便是新文學，否則便是舊的陳腐的東西。

這是梁教授所不懂得的第一點。

第二，不錯，中國底新文化運動確受了外國底影響，當時所高唱着的“科學，民主”都是由外國來的，而且當時有許多所謂名人是在拍外國人，外國學術的馬皮之下露出頭角來的。不過，問題在這裏——何以在當時中國中學會受外國的影響？何以在以前不受而却一定要在當時才受着呢？中外發生關係不是已經很久很密切了嗎？要解決這一問題，便非站在社會關係的立場上不可。”一國的文學在於其他一國的文學之影響——普列哈諾夫明白斷定說——和這兩國的社會關係之類似成正比例的。(A)若沒有這個類似，便完全不會有這個影響。例如非洲黑人到今日還一點沒有受着歐洲文學的影響。……”(註二一)又，“文明世界的落伍國之社會的發達常受着先進諸民族之多少強烈的影響而成就的…(註二二)

這是很科學的正確理論。

誰都知道歐洲各國是近代文明的先進國家。中國社會雖然有數千年的封建歷史，但自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社會就漸次地起了質的變化，即中國社會已漸次地有封建形態轉變成爲資本主義社會了。由此，中國社會已漸次地達到與西歐先進諸國有許多類似的地步。在此種類似之下才或多或少地受到先進的歐洲文化的影響。而且此種影響，亦不是新文化運動時突然受到的”新文化運動亦不是突然受到影響而突然發生的，也是隨着社會進化而漸次受到，漸次形成的。我們知道在新文化運動之前尚有康梁維新，辛亥革命……等事實。由這些事實漸次發展下去，一直到歐戰時列強無暇加緊侵略中國，中國資本主義，中國布爾喬亞氾得到很大的發展，在此情形下，便暴發了偉大的新文化運動。當時所高唱着的“科學，民主”，都是中國新興的布爾喬亞氾所非常需要的。不然，這些東西也就不會轟動一時。胡適之，陳獨秀諸人雖有天大本領，也就不能憑空把外國文化搬到中國來，憑空創造新文化運動了。

新文化運動之受外國的影響，既是由於社會形態底類似，那麼，在此類似之下，為什麼當時西歐各國底文學不全部影響到中國來呢？為什麼當時中國底所謂浪漫主義文學

思潮沒有十八九世紀時期，德，法底浪漫運動狂熱呢？這就是兩個社會有時雖然在質上相同了，但在量上往往尚有差別的關係。蒲列哈諾夫在說明兩國文學底相互影響是，曾明白地說：“……不過在這兒，我們也要估量一下這兩個社會組織之經濟的政治的關係間所存在之量的差異。因為，這個事實可以決定兩方面的相互關係間所存之懸隔，而在文學上亦會留其痕跡。”（點是原有的）（註二二）

已經說過，中國資本主義是在鴉片戰爭以後才漸次發展起來的，即中國資本主義不是像西歐一樣經過了內部的產業呼命發達起來，而大部分是在鴉片戰爭以後受到外國資本主義底影響才漸次發達起來的。中國在近代資本主義文明中與歐美各國比較起來，誰都不會否認是一個落後的國家。中國在當時雖同樣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但還不及歐美各國資本主義底發達，其間有很大的量的差異。當時中國雖已有了鐵路，輪船，銀行，工廠，電車，汽車……等，但在程度上與歐美各國比較起來尚有很大的差異。由此差異，便決定了當時中國不能接受歐美各國底整部資本主義文化，不能如德國樣地發生“狂飈運動”，甚而至於決定了當時新文化運動底命運。

梁教授不懂這一科學的正確理論，便認為新文化運動

是根本受外國的影響”，與中國社會全無關係，而痛恨新文化運動使“中國文學根本的改了模樣”。（註二三）是非常錯誤的。

以上兩點，是梁教授在其一貫的“固定，普遍的人性主義”之下所形成的反達爾文“進化論”的保守頑固的理論體系。因為“文性是固定的，”所以文學也是固定不變的，所以“文學變無新舊可分，只有中外可辨”了。這是梁教授底第三個錯誤”。

在以上三大錯誤中，我們更可指出梁教授理論底各大特點。

梁教授在其固定普遍的人性主義之下說：“人性並不是存在什麼高山深谷裏面，所以我們正不必像探險者一般的東求西覓。這人生的精髓就在我們的心裏，純正的人性在理性的生活裏就可以實現。”（註二四）又，梁教授是標榜古典主義者的，他很明白地替古典主義下的定義是：“古典主義者說：”我思想，所以我是“……古典主義者說：”我憑着最高的理性，可以達到真實的境界；“……按照人的常態，換句話說：按照古典主義者的理想，理性是應該佔最高地位的”（註二五）——梁教授是玄妙的唯心主義者。

梁教授要在文學上創立一個永久固定，普遍的標準和

紀律，在這下面他說：“小說的任務，在敘述一個故事，而這個故事又必須敘得有起論，有條有理，有穿插，有結構，有精采，合乎這個條理的我們承認他是一部小說。”（註二六）又說；“我們批判一個戲劇的好壞，只要看戲劇中劇情是否人生的模倣，其文學是否動人，其效果是否純正，其結構是否完整。”（註二七）又說：古典主義者所須要的文學是“從心所欲不逾矩”的文學，這種文學是守紀律的”。（註二八）——梁教授是頑固的形式主義者。

“一切文明，都是少數天才的創造。……”——梁教授是崇拜英雄的個人主義者。

“新文化運動根本的是受外國影響。”文學並無新舊可分，只有中外可辨。“因為梁教授在痛恨新文化運動時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下大叫道：“蓋浪漫主義者的眼光看來，凡是模倣本國的古典則為模倣，為陳腐；……處處都表示出浪漫主義者之一方面摧翻中國文學的正統，一方面全部的承受外國的影響。”（註二九）——梁教授是反進化論的，保守的國家主義者。

這種唯心主義，形式主義，個人主義，保守主義，國家主義的人性論，古典主義，是盛行於文藝復興時代的，梁教授此二十世紀來提倡，鼓吹，企圖於二十世紀中再現文藝復

興，乃至比文藝復興更真確地再現古代希臘文化，是違背時代，違背進化的，是開倒車的辦法。這是證明社會進化了，梁教授却變成了一個落伍的丑卒！

然而，梁教授底落伍理論也不是他憑空創造的，也有牠的落伍的社會背景。這一落伍的社會背景，便是中國布爾喬亞氾底沒落的意識形態。梁教授不過是沒落的中國布爾喬亞氾底代言人吧了。

梁教授除否認社會與一切底變通，崇拜英雄，遵守紀律……外，更具體地說：“實在講最高藝術用任何方法亦不能傳達於羣衆。……藝術自身有許多等級，所以藝術的鑑賞亦有許多的等級，不能一概而言”（註三十）又說：“在沒有法律風俗禮法種種的具體的束縛的時候，紛亂混門人慾橫流，我沒飯吃的時候我便乘你不備咬你一根大腿，……這都是說不定的事。照樣看來，為維持秩序安寧與和諧起見，沒出息的人種似乎應該受相當的管教了。”（註三一）更諷刺地說：“窮人的心和富人的心，有什麼分別？”（註三二）這些這些，都是工廠主，銀行家……所特別歡迎的。他們便是在藝術底本質上否認有階級，而在鑑賞和享受上故意把美的觀點提高不讓廣大的勞苦群衆去了解的；他們便是要被壓迫者遵守秩序以便剝削的；他們便是在形式上否人富人與窮之一

切差別的。

至於梁教授在文學上之反對自由，謾罵盧梭和一切浪漫主義者的原因，是在中國布爾喬亞氾底沒落，沒有了爭自由的革命性。梁教授之爲中國布爾喬亞氾底代言人絕不由此而失掉資格。梁教授依然是中國布爾喬亞氾底一條好走狗！

但是，梁教授却在這裏訴苦了。他很可憐地說道：“我可不曉得‘勞動’是否包括教書的事業，我的職業是教書，勞心，同時也勞動力，每天要跑九十里路，每天站立在講台上三四小時，每天要把嘴唇講乾，每天要寫字得手酸，——這大概也算是勞働的一種了吧？我不是不想要資產，但是事實上的確沒有資產，一無房，二無地，那麼，照理說我當然是無產階級的一分子了，我自己也是這樣自居的。爲什麼無產階級文學家又說我是“資產家的走狗呢？……”（註三四）多麼可憐啊！梁教授在其可憐的教授生活下竟自不能了解其作資本家的走狗底意義了！如果梁教授真的不懂走狗底意義，那我們就告訴你吧。所謂走狗，並不在乎資產或無資產，而是在乎你所說的話，所發表的主張，是爲誰謀利害的，是代表誰的意識形態，如果你是爲資本家謀利益，說話，那麼你就是資本家底走狗了。盧梭雖然是學徒出身，但因其所

主張的是爲布爾喬亞犯謀利益，是代表布爾喬亞犯底意識形態，所以他便是布爾喬亞犯底代言人。工人中往往有些工賊，出賣工人利益，替資本家講話。這些工賊，雖其本身是工人，但其實質上便是資本家底走狗了。梁教授是爲中國沒落的布爾喬亞犯說話的，梁教授底主張是爲中國沒落的布爾喬亞犯謀利益的，是代表中國沒落的布爾喬亞犯底意識形態的，所以梁教授便是中國沒落的布爾喬亞犯底一條好走狗！懂得了嗎？可憐的教授先生！

三

“人性論”乃至一般玄學理論底時代已經過去了。

隨着社會底進化，科學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打破了一切玄學的迷宮。因而無論什麼事物，都非用科學的鑰匙不能打開其緊閉着的門戶。文學當然也不能例外。要了解文學上的一切問題，要把握，批判文學，便非用正確的科學方法去研究不可。這就是必須用科學的批評方法才能批評文學，此外任何玄學批評方法都不能深入文學世界而了解一切。

然而，這並不是十九世紀戴納(Taine)思想底復活。

如我們所周知的一樣，戴納是在十九世紀科學發達中

首先系統地拿出科學的文學批評方法的一人。他在科學的文學乃至藝術批評上確有很大的功績，他底有名的著作如“藝術哲學”(Philosophie de l'Art),“英國文學史”(Histoire de la Litterature Anglais)等都是人所共知的科學的美學底紀念碑。由他文學乃至藝術才脫離了，至少在形式上脫離了形而上學的圈套，才穿了社會學的衣裳，才與科學發生了密切的關係。所以伊科維茲很公平地贊賞他道：“社會學的概念，在藝術科學的路上，是表示非常的進步的事物。在這裏，其功績是很大的，我們應該與以正當的贊賞，并承認其意義。從前觀念論者以為文學是理想的表現，但是現在則人們都說文學是社會的表現了。形而上學，這樣終被放逐，而代以科學。一般人都棄去了與人生完全相分離的形式，而把藝術移入社會。為說明藝術的發現，現在是用心理學與社會學以代替學的考察。”（註三五）

但是，絕不因為這樣就說戴納底所謂科學的文學批評方法是完全正確沒有一點錯誤的。

現在我們且來檢討戴納底理論吧。

戴納是把十九世紀的所謂自然科學的科學方法完全應用到文學乃至藝術上來的。他說：“美學，是植物一樣的東西。我們對於橙，桂，松，都不可不具有同樣不分甲乙的興味。

植物學研究方法，不僅限於植物學，在人間的作品也是可是應用的。”（註三六）又說：“存在藝術與科學之間的相互關係，是可以互為光榮的。對於美給與主要屬性的，是科學的光榮；把最高貴的構成築在真理的基礎上面的，是藝術的光榮。”（註三七）

於此我們便可見到他是怎樣地在崇拜當時的自然科學了。

不過，他，戴納底理論體系畢竟是在這裏：即他是一貫地用種族 (*la race*)，環境 (*le milien*)，時機 (*le moment*) 三者來說明文學乃至藝術的。

戴納說：

“我先拿出一個胚種來給諸君看吧——這個胚種”這就是抗着外界一切事變和風土上的條件而有堅強不滅的本能之種族，其次拿出一種植物來給你們看——這科植物，這就是或者在一種環境和歷史條件之下長成了，或者切斷了，或者變形了，然其根本性質可以順應環境和歷史條件之國民這一件東西。最後，我拿出一朵花來吧——這就是藝術……”——“藝術哲學”（註三八）

“藝術畢竟不過把歷史所授與的一切，總括地表現出來而已。把一切偉大的國民從他的出現直到現在，老實留心

看，諸君一定會在這些國民中發見一綜(One Series) 經過種種革命，經過文化的衰落和高潮的時代而不蒙毀損的稟性和本能吧。這種稟性和本能，是在血液中生根的，跟着血液的變化而自己變化的。……”——“藝術哲學”（註三九）

“就阿利安（Aryans）民族的歷史言，由其共通的祖國到決定的祖國，我們雖只模糊加以認得，但是我們對於一方是日耳曼族他方是希臘拉丁族，這二者間所表現的深深的差異，却可以說大部是由種族成立的地方之不同而來。一方是寒冷潮濕的國土，沼澤森林，荒涼冷落，且是尚未開闢的大海岸，因此多懷着深沈而強烈的感覺，好飲酒，人物粗野，偏於戰鬥及肉食的方面；但是他方，處景色最美之地，當波光加體的海岸，航海貿易，實最利便，故無粗野的慾求，自始即是偏於感情及能力方面，發表而為社會習慣，政治組織，談話遊戲，科學發明，文學藝術等。”——“英國文學史”（註四十）

“除了內部及外部諸力，早有由此等力量一齊協力所造成的作品存在。但此作品，為生產其次的事物，甚為有力——即在常恒的衝動與所與的環境外，有Vitesse Acésuse存在。國民性及周圍的事情，當生作用時，這些，決不是在白紙上的作用，而為在已有記號的紙上的作用。因了紙的時

候不同，故其記號亦異。而因此故，遂使全部的效果不同。”
 （註四一）

“若要理解藝術家的某個藝術作品，或理解藝術家之某一個流派——那麼無論如何要確實研究這些藝術家所屬的時代之智識的道德的發達之一般情形。人智之所產，和一切自然的產物一樣，祇有依據特殊的環境然後可以說明……。但是——某種才智英俊若要達到特別的發達，那末無論如何某種道德的（社會的）溫度是必要的。若缺少這種道德的溫度，那末這種才智英俊會死滅的。每一個世紀有某一個支配的傾向出現。這因為有些聰明才智，沒有相當的出路想另求方向，又其周圍的風俗輿論之壓迫，特別阻礙其發達或特別加以某種色彩使他走向別個方向”——“藝術哲學”（註四二）

在上面所引的幾段話中，我們可以不加一點說明，便可看到戴納底整個意見了。若依他，文學乃至藝術便是種族“環境，時機底產物。而且，在他底整個理論體系中，很顯然地是種族佔重要的中心地位，其他二者似乎成了附屬的條件樣，他對於時機的解釋且不十分明顯。至於他之所謂環境者，當然是指政治的，社會的，乃至地理的，氣候的諸條件而言。這在上面他所說的幾段話中是能明白看出的。

戴納底理論正不正確呢？如果不正確或有缺點，那麼這種不正確或缺點又在什麼地方呢？在這裏，人性論者道甸比梁實秋教授更先地發言了。他說：“……戴納極力注重那關於藝術上地方底，時代底的事情，而關於文學上永久不變的，及一般底人性底的東西，却幾乎忽視過去了。總之，做戴納的批評對象的作家及作品，依了他的批評法，不過作為種族的代表者，時代的產物而研究的，至少在所謂其人獨特的個性這方面，即作為人間的一般底，人性底的東，幾乎沒有研究到批評到。這是戴納的批評所應有的一警。”

(註四三)

本間久雄也完全贊同了道甸底這一意見。同時，梁實秋教授底理論體系更是不成問題地與道甸這一意見全相吻合。在他底“文學批評辯”中對戴納雖無具體詳細的批評，但其結論是與道甸這一意見完全一樣的。

然而，不幸得很，從道甸一直到梁實秋教授的人性論者都不會懂得戴納理論底真髓，因而更未能指出戴納錯誤之所在。他們所認為對的地方，正是戴納底弊端缺陷之所在；他們所認缺陷的地方，正是戴納所未曾犯的錯誤。人性論者的先生們，不懂得文學與時代，社會，人的集團之關係，更不懂得在一切變動之下，根本沒有固定普遍的人性這

一科學的理論，處處只曉得拿着所謂“固定，普遍的人性”去批判一切，除自己陷於玄學的泥坑中以外，是再也拿不出什麼來的。戴納鄙棄了人性論者的理論，而以其所謂科學方法來批評文學，不管其正確性有多少，至少是比人性論者底理論好得多。戴納比人性論者進步。

那麼，戴納底錯誤在什麼地方呢？

第一是戴納以為各個種族間有絕對的差異，因而由各個種族所產生出來的文學乃至藝術也就不同。而且，在他各種族還有永久不滅之本能，所謂“抗着外界一切事變和風土上的條件而有堅強不滅的本能之種族。”但是在事實上，真正純粹的種族是沒有的。有的只是在某一環境中，依着社會生活關係所漸漸進化形成的一種混合物。由人類學，不論那一種都不是純粹的，如現今的法蘭西人，實由凱爾脫人(Celts)，羅馬人，日耳曼人，巴斯克人(Baspues) 所造成——縱然把十三世紀英吉利人的侵入所以及今日尚繼續着的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德意志人的徐徐潛入，不算在內——這是很明白的事”。(註四四)

既無純粹的種族，當然種族就不是決定文學乃至藝術的因素了。

爲要更明瞭這一問題，我們可以在此把伊科維茲對於

戴納底所謂拉丁精神與日耳曼精神的理論的正當的批判介紹出來。

伊科維茲介紹了戴納所說的“拉丁精神由事物的繼續並相結合的諸部分加以觀察表現，日耳曼精神則略瞥事物全體，而由簡單的表現以顯示出來。”之後，繼續批判道：“……日耳曼種族的二個代表，例如莎士比亞與迭更斯(Dickens)，他方，拉丁種族的二代表者，如拉辛納(Recine)與巴爾扎克。我們若把他們來加以比較，則照理應該指出種族表現的本質的特性來，因此，莎士比亞在其戲曲中，必須為疾速的一瞥為簡單的表現，反之，拉辛納則由逐漸的進展，以繼起的諸部分以為表現。同樣，迭更斯小說中的人物，必是概括的敘述，而巴爾扎克則由諸部分而創造。但事實上可決不是這樣的。文學的創作方法，差不多一切民族的作家都是相同。莎士比亞，迭更斯，其所寫的人物固不如戴納之所望為概括的，而是用與拉辛納或巴爾扎克相同的方法，最先只是表示人物的若干方面；其次乃加以新的分析，最後則直及於人物的根底。這樣，這雖具有科學的外觀，可知所謂拉丁精神與日耳曼精神的理論，是不能成立的。”（註四五）

同時，所謂“抗着外界一切事變和風土上的條件而有堅強不滅的本能之種族”，由此種族以決定文學，這一理論更

是荒謬。設若有堅強不滅的本能之種族，那麼，這一種族所產生的文學便就是古今一樣，至少是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通過古今永恆不滅了。但在事實上近代的法國文學與古代的法國文學却是大不相同。其他國家，種族也是一樣。而且，相反的，在一個大的文學思潮中，許多國家，許多種族底文學倒有很多相同之點。如浪漫主義興起時期，法，德，英……等國底文學都同樣地先後穿上了浪漫主義的彩衣。此外，我們還可見到的，就是在同一時代同一國土中，往往產生出種種不同的文學來。即如中國，在目前有民族主義文學，有包天笑……等底封建文學，有普羅文學……等。

在上面這些事實中，充分證明了戴納底民族論底錯誤。

“由此，問題便可解決。——故若干種族的特性，雖有存在，但其影響為第二次的，決不能認為決定藝術生產的因素”（註四六）用種族不能說明文學，

第二是戴納以為文學要受環境決定。而其所稱的環境，又是指政治情形，社會條件，地理，氣候關係而言。而且在他還是更注重在地理，氣候關係上的。

關於戴納底氣候對文學的影響的問題，伊科維茲也有很公平的見解。他說：“在今日，文學及藝術上，氣候的影響，

可說絕無。固然，當原始時代，人尚不免為自然力所支配之時，氣候也有相當的作用。即冬季既近，未開人民因為飢寒，知道這是種族的困苦時期。但是現在，我們已不是半裸身體，並且不是空居野外。因為我們都有堅固的家屋，冬天在我們也用不着什麼恐懼。我們知道所謂人類的進步，便是由於人類對自然的日益增大支配，與物理的及宇宙環境之統制。氣候對於我們，現在是也無何等的強制了。但是在希臘——或者這樣說——這不是有第一等的作用麼？戴納在其“藝術哲學”中，感嘆似的說希臘有清和的天空，新鮮的空氣，美麗的海岸，碧綠的海水……話固說得甚是，但大希臘的意大利人（Italiotes），他們也是生活在溫和氣候，同樣的海岸的，為什麼不能產生雅典那樣的藝術與文學——甚至如相近似的事物呢？若照氣候的理論，本是應該有的；然而沒有，由此可知氣候對於藝術沒有關係，是很明白的。”（註四六）

同時，弗理契更具體地在事實上粉碎了戴納底理論。他說：“戴納在其著作‘藝術哲學’和‘意大利旅行記’上，主張說繪畫底兩種典型是依地理的，氣候的制約的。在乾燥的氣候與多平原和山的地方，便造了對於線的世界感相稱的‘環境’，反之，多濕氣的海岸底氣候是色彩的世界感底基礎。”在乾燥的地方是線占優勢。而惹起我們底注意的，第一是

線。山岳，像崇高壯麗的樣式的大建築一樣，高聳於天空，萬象雄立於清朗的大氣中，恰如尖銳的尖頂，突出於大氣中一樣。”但是，在空氣濕潤而大氣本身是色彩的地方，”眼睛便是色彩畫家。”與在荷蘭同樣，就在威尼斯”藝術也模倣自然，手是依從那映到眼裏的那樣的感覺的”。（戴納）但是在法蘭西，在十八世紀出了長於線的構圖的代表者大維德那樣的美術家。又同樣在法蘭西，在十九世紀的初葉，又出了與前者相反的色彩的繪畫底光耀的開拓者德拉闊。在這裏，如果照戴納底話，藝術底典型是氣候給與某種影響的，則上述的事實如何調和呢？這兩位美術家都生於巴黎，在同一個地理的，氣候的環境中生活着，活動着。然而，一個便反復着弗洛倫斯底繪畫底典型，別一個却反復着威尼斯和荷蘭底典型。”（註四七）。

伊利維茲與弗理契底話都是非常正確的。地理，氣候對文學，藝術之影響除在原始未開化的時代中有直接作用外，在社會進化，文化發達到相當程度的時代，可說是沒有什麼影響，至少是沒有直接影響的。非常明顯，我們看無論任何國家，其地理地條件，氣候狀態始終未變，但其文學，藝術却隨着社會底發展顯現出了許多的變化。又，就在同一地理氣候狀態的國土中，往往尚有許多不同的文學，藝術現象。

此點弗理契已說得最明，無容多述。總之，地理的，氣候的，以及一切自然條件，對文學，藝術沒有直接影響；即有影響，亦要通過社會的生產關係才能直接達到。因此，戴納認為地理，氣候是決定文學藝術的因素之一，是錯誤的。用地理，氣候環境，不能說明文學。

第三是所謂時機問題。在這一問題上納戴本身就無明確的解釋，我們也不能在此來詳細論究。同時，戴納全部理論之重要點，可說全在上述二個問題中，所謂時機，不是其重要部分，就不詳細討論，對於我們批判戴納底全部理論，亦無多和妨礙，況且，除此之外，尚有更重要的問題，必須我們解決。

戴納說：“……感情，要求，愛欲，好惡等等雖群集在同一個人格露現出來，然而具有支配一世的，優越一時的特徵。這種特徵形成一種典型而誘發同時代人的同感和歡喜。在希臘主在肉體的鍛鍊方面，有完全純潔的裸體青年為模範的人物。在中世紀有修道的僧侶恍惚於法悅中，有勇武的騎士耽溺於戀愛。在十七世紀有豪華盡致的宮宦。在我們的時候有憂鬱的維特爾（Werther）或永遠追求的浮士德（Fousa）做模範。並且這些人物比其他一切人物更有興味，更重要，更神氣，故藝術家特為替社會把他們表現

出來……。所以藝術家的全事業若不表現這個支配一世的特徵便不得不依靠這個支配一世的特徵，即使這樣說都不是過甚其辭。可見藝術是常依靠這個支配一世的特徵而存在的蓋藝術若不和這個特徵合致，亦必以傳達這個特徵為其目的”。（註四八）

這個見解部分是對的，但是太概括籠統且不完全。所謂“支配一世，優越一時的特徵”，是怎樣構成的呢？據戴納底意見便是支配一時的“感情，要求，愛欲，好惡等等東西集成的。然而，還有問題，即這種感情，要求，愛欲，好惡等等是從何而來呢？戴納不會說明。此其一。其次是在同一時代中，往往也不僅是只有一種特徵存在着，在變革的時代裏，甚至有兩種或多種對立的特徵，由此特徵形成的典型，這又是什麼原因呢？戴納完全沒有見到。此其二。

所謂“感情，要求，愛欲，好惡等等”，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人類在社會底物質生活中產生，形成的。社會是變動的，“感情，要求，愛欲，好惡等等”也是變動的。在什麼社會形態之下必然會產生什麼“感情要求，愛欲，好惡等等”觀念，必然會由此等觀念構成一種時代的特徵，必然會由這種特徵形成一種典型。古代希臘是商業資本主義社會，是自由的商人，市民站支配地位的社會，所以便產

生了代表自由市民意識的“完全純潔的裸體青年爲模範的人物”。中世紀是封建的僧侶貴族統治着的社會，所以描寫僧侶，貴族，騎士底生活形態的文藝才站着支配地位。

.....

至於在一個時代中往往有種種不同的文學形態乃至文學上的典型的原因，當然是由於在那個時代中存在的有種種不同的人的集團。因爲在同一時代，社會中存在的有種生活利害不同的人的集團，所以才會有由這些不同的集團產生出來的種種不同的文學形態。這類事實，我們已在上面一再舉過了，現在無用多說。

戴納對於各時代的特徵，由此特徵形成的典型的問題，可謂解決了一半，還有一半更重要基本的東西是他所不會見到，不會解決的。伊科維茲在批判戴納底“藝術作品由周圍的風習與精神的一般狀態之總體以決定”時，說他已到了唯物史觀之門而不敢進去，反轉身投在觀念論底懷抱裏去了。這是很正當，公平的。

總之，戴納底所謂科學的文學批評理論，是十九世紀布爾喬亞正在成長，自然科學非常發達的社會底產物，不能在二十世紀的現代社會中獲得其存在，支配地位。民族主義文學論者益竊一部分戴納底錯誤理論在此時來大肆鼓吹，

是違背時代，沒有前途的。

戴納底理論雖較人性論與一般玄學家進步，但仍有很多缺點和錯誤。補充這些缺點，糾正這些錯誤，同時拿出正確的文學批評方法的，便只有基於物質之上的動的，辯證的真正科學的文學批評。

四

那麼，所謂真正科學的文學批評是什麼呢？

科學的文學批評者首先認為文學並不是怎樣玄妙不可解的東西，認為文學也與一切事物一樣，是依據必然的因果法則，而發生，發展，衰老，死亡的。

科學的文學批評者就是要在變動中去把握，說明一切文學現象，文學作品底必然的因果關係。科學的文學批評者認為一切文學現象都是在必然的因果關係之下產生的。所以科學的文學批評者也和歷史家一樣，他對一切文學現象，文學作品的態度是“不哭也不笑”的，但是他“不得不求理解”，理解其必然的因果關係。蒲列哈諾夫說：“科學的美學對藝術並不下怎樣的命令。他並不對藝術說：你非依據怎樣怎樣的規則及手法不可。他只觀察在各個歷史的時代中有其支配的種種規則及手法，這種規則及手法是怎樣發

生的。他並不宣佈藝術底永遠法則，他只努力研究藝術底歷史發達是受那一種永遠的法則所制約。他並不說：法蘭西底古典悲劇是好的，浪漫主義的劇是不中用的。………”

（註四九）這便是很鮮明，很正確的科學的文學批評者對文學乃至藝術的態度。

因為文學不是從渺茫的太空中降來的，她是社會現象之一，是社會底產物，所以她底一切都必然為社會所規定。某種文學現象，必然是產生在某種社會條件之下的。古代希臘羅馬底古典主義文學產生在古代希臘羅馬底社會關係之下，法蘭西底優雅的古典悲劇，美妙地描寫宮室生活的文學，產生在路易十四王朝，封建制度開了繁盛的花的社會狀態之下。如果沒有中國周代的封建社會，便不會產生謳歌王侯貴族底功德，描寫封建階級生活的“詩經”；如果沒有中國數千年來的封建社會，更不會產生專門講形式的保守主義的文學。反之，古代希臘羅馬的社會形態消滅，隨着依存於那社會的古典文學也就不能保存其存在地位。其後經過了長期的所謂黑暗時代，一直到十四，五，六世紀時因為在歷史的演進中有了與古代希臘羅馬社會相類似的社會形態，才產生了歷史上偉大的文藝復興運動，才再現了古代文明。同樣，隨着社會底發展，才產生了法蘭西底古典

悲劇及其衰落之後的一切文學現象。在中國當然也是一樣。隨着封建社會底逐漸崩潰，經過了新文化運動，經過了一九二八年的革命文學思潮，經過了一兩年來的普羅文學的狂浪，曾盛極一時的，代表封建意識的，形式主義的古文學，已失去了在中國文壇上的支配地位，而且日益衰頹，死亡了。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顯明的事實。

同時，這是我們一再說過的，在已經化分成了許多人的集團的社會組織中，一切社會現象，文學當然也是一樣，都是人的集團底生活的反映。因為那種社會是許多人的集團所構成的，所有那社會的個人都必然依着物質的生活關係而屬於某一人或某一群的集團。沒有超人的集團的個人，所以也就沒有超人的集團不的個人底文學。在這場合，文學是受人的集團所規定的。隨着人的集團底發生，發展，衰老，死亡而發生，發展，衰老，死亡的。這個事實的例證，除去上面說過的以外，我們更可以舉出近代布爾喬亞氾底文學來。

不用說十八世紀是布爾喬亞氾勃興的時候。那時因為布爾喬亞汜要推翻束縛他自身底發展，阻礙社會進化的封建社會，因為布爾喬亞汜尚有強烈的革命意識，所以那時她底文學是反抗現實的革命的。風靡於當時的“狂熱的充滿着自由思想反抗現實的壓迫的浪漫主義文學便是表現這個的

。及到布爾喬亞氾已經獲得了政權時，她便不得不努力建設她自己底社會，自己底文化，自己底文學。在這情形下產生出來的文學，便是十九世紀中葉及後半的寫實主義的文學。寫實主義的文學是滿意乃至擁護現實的，是表現發展，繁榮時期的布爾喬亞氾底生活意識的。但是布爾喬亞氾並不是長生不老的，待她底發展時期一過去，接着便是她底衰老，沒落時期了。時間前進到了二十世紀，布爾喬亞氾走上了沒落的途程，她底生活便失去了具有前進的生命力的要素，她沒有了鬥爭的前進的意識，她沒有了繼續生下去的前途，她底軀殼內佈滿了病菌，她底靈魂找不到歸宿的處所，因此，她此時底文學，除盲目地追求形式，如像肺病到了第三期垂死的人一樣拚命追求肉慾的滿足之外，再也沒有什麼向上的希求了。這在近代新傾向的各種布爾喬亞氾底藝術，文學中是可完全見到的。如果我們去瞧瞧近代用黃金和女人製造成的布爾喬亞氾底電影，那便只能看到金元底堆集，情感放縱，肉底誘惑……；除此而外，是看不到什麼前進的內容的。這更可以充分證明沒落期中的布爾喬亞氾底文學，藝術是表現布爾喬亞氾底利慾，肉慾的。

在上面這段事實中，我們是可明白看到布爾喬亞氾底文學是怎樣隨着布爾喬亞氾底發生，發展，沒落而發生，發

展沒落的。其他歷史上的人的集團底文學當然也是一樣，無用多說。

此外，就在任何一種被稱爲文學作品中，我們也必然可以看到某種社會或人的集團底意識。就拿梁實秋教授所贊揚的司帝芬斯所著，徐志摩與沈性仁合譯的“瑪麗瑪麗”來看吧。這是一篇小說，這篇小說描寫的是一回什麼事情，請讀者諸君參看一下梁教授底批評文章——“瑪麗瑪麗”吧，無勞我們多寫。梁教授贊揚這篇小說的，是因爲他雖是描寫窮人的生活，但他並未表現窮人生活底特質，他是把窮人生活看做與富人生活一樣，一般化了的。他完全同意徐志摩先生序文裏的意見。徐志摩先生在那裏說：“他寫窮人的生活，不錯，但他開我們眼的地方不是窮的描寫，而是生活的表現，在這裏窮富的界限是分不到的（註五十）接着梁教授更發揮了他一貫的意見，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窮人的心和富人的心有什麼分別？”依梁教授底理論，這句話便是窮人和富人底心是沒有分別的。我們沒有功夫來詳細批評這篇小說，只就梁教授和徐先生底話來講好了。依據他們底話來講，當然不會冤枉他們。

這是一種常識，窮人和富人底生活，心究竟有無分別。一者是缺衣，缺食，缺一切生活的必需品，每日的心思和精

力都消磨在窮苦的生活裏；一者是住着高樓大廈，食着珍休美味，依着上等的服裝，行則坐着汽車，臥則擁妻抱妾，每日都打着算盤，設法用怎樣更巧妙的方法去擄取別人，用盡心思去享樂一切；如此，誰能說他們底生活。心乃至一切沒有分別呢？窮人和富人底一切分別是很顯然的事實，是否認不了的。

“瑪麗瑪麗”這篇小說把窮人底生活一般化了，而意識地把窮人底真實生活，真實心情模糊着，便是站在布爾喬亞氾底立場講話，爲布爾喬亞氾謀利益的。因爲布爾喬亞汜爲要隱避其剝削，搶取的強盜行爲，爲要隱避其特殊的壓迫者的地位，爲要混亂剝削者與被剝削者間底界限，以免被剝削者對她舉起反旗，是不得不在剝削者之前說：“我們是沒有絲毫分別的，我們都是人，我們底生活，心，一切都是一樣。”意思當然是說：“我們都是人，我們携手吧，你親愛的窮人們啊，不要反抗富人吧……”在事實上，飽了的人會意識地不知道餓，溫了的人會意識地不知道冷，富翁財主也是會意識地不知道窮而認爲窮富無別的。無這奇怪！

“瑪麗瑪麗”是表現布爾喬亞汜底意識的，是有濃厚顯明的入的集團底意識的。其他被稱爲文學作品的也是一樣，都莫不是人的集團底生活意識底表現。

科學的文學批評者就是要在社會，人的集團底發生，發展，沒落的必然的變化法則之下來理解文學的，就是要在這一必然的因果關係之下批評文學的。所以科學的文學批評者對於一種文學首先就要看其所表現的是什麼社會或人的團集底意識。這就是科學的社會的批評。

但是，文學與科學，哲學……等也有不同之點，科學，哲學……等是借着理解的力來表現，組織社會或人的集團底生活意識的，文學却是借着形象的力來表現，組織社會或人的集團底生活意識的。如果除了這種活的形象的力，則文學便將與一切理論論文無有絲毫區別了。因此，科學的文學批評者除理解文學所表現的社會或人的集團底生活意識之外，還要明白作家是借着怎樣的形象的力在表現這個社會或人的集團底生活意識。這就是說科學的文學批評者對於文學除注意社會或人的集團底生活意識的問題外，同時也注意所謂藝術的問題。前者是屬於文學底內容問題，後者即是文學形式的問題，這大概是為一般所公認的。

不過，內容與形式並不是對立着的，恰相反，牠們却有很密切不可分離的關係，牠們都是社會或人的集團底產物，而且內容是比形式在先，形式是為內容所規定的。文學作家一定是先要有了在其社會生活中所形成的某種一定的社會

思想，感情，然後才能以適當的形式把這些思想，感情表現組織起來。是先有了布爾喬亞汎底浪漫主義的思潮，然後才有表現這種思潮的浪漫主義的文學形式。是內在的思潮，情感的內容決定描寫的手法，不是描寫的手法決定內在的內容。形式主義者專門追逐形式是錯誤的；把內容與形式開對立起來，把內容批評與形式批評截然認為二事的二元論者也是同樣地不正確。

關於形式受內容，受社會或人的集團所決定這一問題，我們更可以舉出一個人所共知的顯明的實例來講，即是所謂三一律，即三統一法 (*Tri Edinstwa*)。三統一法是怎樣產生的呢？是不是幾個古典主義底腦子裏面憑空想出來的呢？在三統一法的後面有沒有什麼社會思想，社會背景呢？蘭松 (Lansson) 說：“三統一法的背後有這樣一個思想，這一個思想想切實把握那個能喚起相當的幻覺 (*Illusion*) 的現實”以引動一般有教養的人們。（註五一）蒲列哈諾夫更依據這個下了這樣的結論：“在三統一法的理論中，那跟着仁慈的君主政體之逐漸穩固而生長起來的洗練的貴族趣味得到勝利了。”（註五二）我們認為蘭蒲兩氏底話是完全對的。一定要有了十七世紀的封建階級，然後才會有封建階級底意識形態，然後才會有表現這種意識形態的三統

一法。三統一法不是從天上降下來的。

形式受內容所規定，但形式並非是內容的附屬物，形式不過是由內容所引導出來罷了。如果我們所以圖表之，便是：

社會條件或人的集團關係 ←—文學內容 → 文學形式

然而，這裏還有一個問題，即在文學世界中有時有這兩種傾向：一是形式壓倒內容，作家只努力追求形式；一是形式不及內容，形式落在內容後面，文學底內容超過了形式。這兩種傾向都表示了內容與形式之不調和。

這是什麼原因呢？科學的文學批評者並不表示驚異，他將同樣地要找出其社會的原因而得到適當的理解。關於前者，即形式壓倒內容底社會原因，我們可以借蒲列哈諾夫底話未解釋，他說：“……內容離開形式，落在形式後邊，此事不是在某種文學初初發芽的時代而是在正要衰落的時代中起來的——往往因某個社會階級或某個社會層之衰敗的結果，這個階級之衰敗的傾向和頽廢的趣味在文學中出現的時代中起來的。若舉例來說，則如：在市民社會中因某種社會之精神的頽廢而起的頽唐傾向（Decadence），未來主義（Futurisme）及其他類似的現象都是這一類的例子。……”（註五三）關於後者，即形式落在內容後面底社會原因，

便是在與前者相反的社會條件之下發生的，即是在某種文學初初發生時的一種必然狀態。文學是人的集團底產物，這是我們說過的。某一人的集團在其初興時期；有狂熱的鬥爭意識，只盡力於表現此種意識以與其敵對者鬥爭，無暇以大部分力量注意文學底藝術問題，且其素來也無藝術的修養，故其所產生的文學是內容超過形式。中國近年所產生的普羅文學之所以形式落在內容之後，被了們稱為標語口號的文學的，原因就在乎此。而且，誰都知道普羅列塔利亞特是一個貧苦的人的集團，她在實行其解放自己並全人類的偉大鬥爭中，更是不能很好地去鍛鍊文學的技術，所以她初期的文學不但形式不及內容；而且還非她親身所創，還是由她底偉大的力由別的人的集團（在這場合，多半是小市民的知識份子中爭服來的，作家為她創作的。然而，決不因此便斷定普羅文學沒有偉大的前途，恰相反，隨着普羅列塔利亞特底發展，她正有非常偉大的前途，她正要完成偉大的歷史使命。這在近年世界與中國普羅文學之發展的事實上，便可看到。

但是，梁實秋教授却偏不願明白這一道理。曾如何時，不知在那期“新月”（我身邊無該期“新月”，故不能具體寫出。不過，我是曾經看過該期“新月”的，決不冤枉梁教授。）

上，他板着市儈的面孔硬向普羅文學說：“我不要廣告，我們要這貨色。”接着他便寫了幾首波格達諾夫在其“新藝術論”上所舉的普羅詩出來，其意當然是譏諷，是在說那些東西都不配稱爲詩，因而他便暗中否認了普羅文學之存在。同樣的事情，梁教授在“新月”二卷十一期中他所著的“普羅文學一斑”裏也表現着，在那裏他用來嘲笑普羅文學的實例是郭沫若，蔣光慈與劉一聲三位底各一首小詩。

現在我們可無論梁教授所舉出來的詩究竟好否，是否真的普羅詩，就算這些詩都不好，特別不合梁教授底口味，我們亦不能由此對普羅文學加以嘲笑，更不能以此當作普羅文學之不能存在的證據。我們已經說過，初期的普羅文學是免不了許多幼稚的，內容超過形式的事情是必然的，無用驚奇。社會底進化決定了普羅文學底存在，決定了她底偉大的發展前途，任何人也否認不了。

同時，老實說，梁教授所嘲笑的那些普羅詩，在我們以時代的眼光開來，至少是比梁教授所贊美的詩充實，有內容，好。爲了證明這個，我們也可學梁教授底辦法抄點出來比較比較。

梁教授在大喊普羅文學“拿貨色來！”之下，曾以嘲笑的態度把撒莫比特尼克（Samobitink）底“結一個新同志”

抄了出來。

給一個新同志

看那旋轉着的輪子，
看那在這兒舞蹈的瘋狂的皮帶……

同志，同志，不要怕！

讓鋼鐵底混沌震響着，
雖然牠底許多火是沉溺了，
被眼淚底苦海所熄了——
不要怕！

你已經從安靜的地方，
和平的響間和清爽的溪流邊來了。

同志，同志，不要怕！
這兒無限是有了限止，
不可能的事情發生了……
這是未來的時代底黎明——
不要怕！

波浪底起水沫的冠毛震動着，
帶了我們底幸運前來……

在我們底黑暗又慘淡的王國上，
 一個新的太陽照下來，
 比從前燃燒得更光明——
 不要怕！

像一個雕在石上的巨人，
 站在瘋狂的皮帶邊把舵……
 讓輪子繼續轉下去，
 現在行列是拉得更接近了——
 你是燙在這裏面的一個新的連繫——
 不要怕！

梁教授們底貨色是什麼呢？那便是聞一多先生所作的而又自認為成功的兩行詩。即——

老頭兒和擔子摔了一交，
 滿地下是白杏兒紅櫻桃”……”（註五四）

梁教授把這兩行“成功”的詩紹介出來之後，接着便稱贊道：“每行算是有三個重音，頭一行是“頭”“擔”“摔”三字重音，第二行是“地”“杏”“摔”三字重音。我承認這兩行的音節是不壞了，但是全首能够都是每行十字三重音嗎？——多他說全詩是根據這個格調做的。如其全篇的音節都能像

上面引的兩行那樣，我自然承認這首詩在音節上是很可觀的了（註五五）

“老頭兒和擔子摔了一交，滿地下是白杏兒紅櫻桃……”好一個貨色！除梁教授有興趣的所謂“重音”和“音節”之外，有什麼內容呢？如其全篇都是這樣，那便是澈頭澈尾的一首形式追逐的詩了。不過我們絕不像梁教授那樣說“據說這就是詩”，我們只是說沒落期中的中國布爾喬亞氾底文學，詩必然是追逐形式的。

把梁教授所譏諷的上面那首“給一個新同志”與其所贊美的聞一多先生自命為成功的這兩行詩比較起來，更證明了科學的文學批評者底理論之正確——形式壓倒內容的現象，是沒落的人的集團底文學所有的；內容超過形式的事實，是初興的人的集團底文學現象。

總之，科學的文學批評者是站在社會，人的集團的立場上去批判文學的，他對於一切文學作品所必須理解的是那作品所表現的是什麼社結或人的集團底生活意識，又是用怎樣的形象的力在表現這種意識，表現的程度如何；他對一切文學現象都不表示驚奇，他是很科學地去找尋這些現象底原因。

不過，科學的文學批評者對文學並不只是狹義地說明

而已，他也同樣地要評價，而且還要指示出文學發展之必然途徑以促進文學底發展，社會底進化。只不過他底評價不是像人性論者一樣地是絕對的死的，他是站在社會，時代的立場上來評價，來指出文學底前途的。他認為適合於社會底發展，站在時代前面的文學，便是在時代前衛的文學，其有促進社會進化的功能，因而是有偉大的前途的；否則便是違背時代阻礙社會進化的，隨着社會底發展其必然歸於消滅，沒有前途。他為要促進社會進化，為要縮短“從必然的王國到自由的王國”底歷史過程，是不得不努力打碎一切違背社會進化的文學而使適合社會發展的文學前進的。

科學的文學批評者也並不忽視作家底個性，生活與文學底關係，恰相反，他是非常注意的，只不過他對這問題底解決，依然是正確地站在社會，人的集團的立場上罷了。其理由與事實在前面已經說過了，現在不重講。

科學的文學批評，並不是天上降下來的也不是由蒲列哈諾夫，弗理契……諸人憑空想出來的，她是在布爾喬亞氾濫落普羅列塔利亞特興起的情況之下所必然產生的。科學的文學批評就是普羅列塔利亞特對文學的觀念，就是普羅列塔利亞特底文學批評。

五

真正科學的文學批評既然不是穿着觀念論的外衣的戴納底布爾喬亞汎底科學的文學批評，既然是普羅列塔利亞特底文學批評，那麼，要想真的了解並應用科學的文學批評，便非澈底了解普羅列塔利亞特底意識形態不可。要澈底了解普羅列塔利亞特底意識形態，除研究代表其意識形態的一切理論外，更必須到普羅列塔利亞特底實際生活中去了解其實際的要求和其實際地對於一切的觀念。要這樣，也只有這樣，才能真的了解並應用科學的文學批評，才能正確地應用科用的文學批評這一武器去粉碎一切違反時代的布爾喬亞汎底文學與建立普羅文學之新基礎並促進其發展。不然，便將成為空談原理而不能正確地運用原理的書生，甚至還有要陷入玄學的泥坑中的可能。近來中國有一二科學的文學批評家，在運用這一科學的方法去批評作家時，曾犯了不少的錯誤，如認為張資平底“苔麗”是代表封建意識的，認為愛好處女便是封建意識底表現；如在情感作用之下對郁達夫懷着若大的幻想……等等，便是由於不明瞭普羅列塔利亞特底生活意識，而只機械地錯用原理。因此，我們希望這一二負有重大使命的科學的文學批評家，除努

力研究代表普羅列塔利亞特底一切理論外，更要到普羅列塔利亞特底實際生活中去以了解其一切，特別是現實的。

註一：見梁實秋著“文學的紀律”；新月版。——以下凡未寫何人譯著者，皆係指梁實秋著的。

註二：見“文學批評辯”（被集在“新月出版的浪漫的與古典的”中）

註三：見“瑪麗瑪麗”（被集在“文學的紀律”中）。

註四：見“文學批評辯”

註五：見“新月”一卷四期。“文學與革命”

註六：見“文學批評辯”

註七：見“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被集在浪漫的與古典的”中，

註八：見拙譯“新興藝術概論”藏原惟人著“觀念形態論”；辛鑿版。

註九：關於文學乃至藝術之隨社會底發展而發展的情勢，請參看辛鑿發行的“二十世紀”第一卷第一期“藝術：其本質，其發生，其發展及其功用”之理論的說明”。

註十：見“文學與革命”。

註十一：同上。

註十二：同上。

註十三：同上。

註十四：同上。

註十五：同上。

註十六：請參看二十世紀一卷一期白橋著“唯物哲學與自然科學之發展”。

註十七：見“二十世紀”一卷三期“作家與時代”

註十八：請參看“文學的紀律”中的“王爾德的唯美主義”“文學的無政府”兩篇，與“浪漫的與古典的”中的“與自然同化”一篇。

註十九：見“文學的無政府”。

註二十：“見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

註二一：“見文學方法論者蒲列哈諾夫”。耶考蕪萊夫著，何畏譯，春秋版。

註二二：見“俄羅斯社會思想史”第一卷。

註二三：見“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

註二四：見“文學的紀律”

註二五：“見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

註二六：“見‘瑪麗瑪麗’”

註二七：“見‘戲劇藝術辨正’被集在‘古典的與浪漫的

”中。

註二八：見“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

註二九：見“同上。

註三十：見“戲劇藝術辨正”。

註三一：見“文學的無政府”。

註三二：見“瑪麗瑪麗”

註三四：見“新月”二卷九期“資本家的走狗”。

註三五：見“唯物史觀的文學論”，茲科維茲著，樊仲雲譯，新生命版。

註三六：見“文學概論”，本間久雄著，章錫琛譯。開明版。

註三七：同上。

註三八：見“文學方法論者蒲列哈諾夫”。

註三九：同上。

註四十：見“唯物史觀的文學論”。

註四一：同上。

註四二：見“文學方法論者蒲列哈諾夫”

註四三：見“文學概論”。

註四四：見“唯物史觀的文學論”。

註四五：同上。

註四六：同上。

註四七：見“藝術社會學”弗理契著，劉呐鷗譯，水沫版。

註四八：見“文學方法論者蒲列哈諾夫”

註四九：見“蒲列哈諾夫著作集”第十卷。——此段是重譯於日文“藝術總論”二二九頁。

註五十：見“瑪麗瑪麗”。

註五一：見“文學方法論者蒲列哈諾夫”。

註五二：同上。

註五三：同上。

註五四：見“特刊”創刊號，八五頁。

註五五：同上。

司徒金順與黨代表

吹 鬚

駝子矮而粗，好像一株矮岩下的松樹，爲要伸長自己的大榦，便依着岩石突出的姿勢，佝僂地從項背間彎長起來。他底長久不剃削的蹠髮，和滿臉的絡頭鬍子，又枯又硬地簇長着，耳朵夾縫裏還滋生着很長的毛叢。從這些莽蓬蓬的毛叢中，閃閃地灼射着一對小眼，正似江湖大盜的眼珠一般。

做了二十來年的旅館茶役，換得了一副冰一般的臉孔，無論他打算怎樣地來恭維你，他很難得給你湊上一抹笑容；算看待同事們，也爭些沒有欠他半斤八兩一般，總是奚奚落

落有一回，一個年輕的同事水根問他道：駝子你貴姓？”駝子便打着官腔，冷情冷氣地質問：“你問幹嗎的？”

“我要問問你，駝子。”水根快活地說。

“我偏不告訴你。”駝子底鼻子都在咻氣了。

另外一天，水根從一位剛搬走的上等旅客房間裏，找出兩支縷了雙金圈的紙煙；他給了一支把駝子，駝子高興地抽着，水根又涎着臉問：

“駝子，你到底姓什麼？”

“我姓你娘！爺老子不是冒名冒姓的（註一）你們要叫‘駝子駝子’，這問爺老子姓什麼做啥？”

駝子有些惘然了。在這個旅館裏，駝子可算是個開國元勳，而駝子半生的哀樂悲歡，也是在這個場合渡過的。店東店伙兒整整地更換了兩批，駝子却像一根拔不動的柱子，總沒有離開。可是駝子底聰明才力，也在這裏範鑄而耗費了：他會炒辣椒肉，他會熬細米粥。煎南瓜餅，醃泡菜，甚至於會跑街，買辦……可是，也就是如斯而已。他知道人們是不注意他的，如果注意他，也不過是注意到一個歪歪曲曲的黑影，決不會說這是一位有名有姓的好漢，而值得一般兩般的尊敬。就譬如說吧，單只他“司徒金順”這四個字的大名，二十年來，無論送往迎來的是些個什麼三教九流，向

來就沒個人向他問句“貴姓？”倒好似特意忌諱問一句一樣。他們一見駝子，便恍佛尖銳地注意到他底駝峯，留心到那造物所賦予他的肢體之缺憾，而照例親親熱熱地，一聲“駝子！”

——這時，駝子伏在旅館第一層樓欄杆上憧憬着往事。南京陽曆的十一月，總不能說很冷的，盆裏的菊花，儘多含苞未吐呢；駝子穿一條舊華絲葛的敝褪褲，想着：

是呵，那時節是洪憲復辟之時，有一位操天津口音，身材高大的政客，濃眉大眼，却永遠是張着金牙笑着。駝子每次打洗臉水入房間去的時候，這位老爺總是笑嘻嘻地拉着他說：“小駝子，我替你尋個小醜妞兒做媳婦去好不好？”駝子疑惑地望了望那無限仁惠的笑容，便愈加小心地伏侍他。後來，據那位老爺說，他要帶子駝子上“北京”去做跟班。可是不知為什麼，店東向他回絕了；駝子沒去成。那人臨走，還戀戀不捨地賞了駝子不少舊衣舊褲和銀子。這位老爺，駝子記得，大家都叫他做司徒老爺。

這也奇了，過了四五年之後，“北京”又來了一位姓司徒的不第議員，帶着一位妙齡少婦，歇了那旅館約摸兩個月，預備南還。那位少婦，往往待那議員一出門去應酬之後，中午沒事，便笑着喊道：“駝子駝子！”駝子梭跑過來，必恭

必敬地問道：“太太，有什麼事。”那位少婦清脆地說道：“那個叫你來？”駝子必恭必敬走了。後面又喊道：“駝子過來。”駝子仍然和和氣氣地轉過來，柔聲問道：“太太，要什麼？”少婦笑得聲音同敲破了一座琉璃鐘一般，帶着很媚的腔眼說：“不要什麼。”駝子把臉撇轉過去，耳朶的毛都在顫了。但凡駝子生了氣的時候，便好似一管鐵釘釘在地面上般，一動不動，面孔好生難看。過了一會，那位姨太太入屋內揉些艷容霜，用胭脂把兩頰渲染得含暈的桃花一般，喊着說：“駝子給我買一包口香糖來，錢給你！”

過了一會，駝子把口香糖遞給她，她含在口裏，用兩片小而圓的紅唇，吮得瑪瑙似的，便說道：

“駝子多大年紀了。”

“二十七歲。”駝子冷狠狠地答。

“家裏有什麼人。”

“老頭子喎，問什麼？”

“幹什麼的。”

“在黑龍江做買賣人家先生。”

“你沒娶親麼？”

“沒有。”

“為什麼？”她笑迷迷地問。

駝子惱了：“生得不好，又沒有錢，爲些什麼啦？”

她笑得把掌中的口香糖都打得滿地了。可是，駝子一絲不苟，恭恭敬敬地替她拾起來。

當駝子有一天正替這位司徒議員夫婦捆束行李時，司徒議員從皮貢子裏拿了一疊鈔票，放在方桌子角上，說道：

“駝子，我看你是頂忠厚的一個人；伏侍人真不錯；聽說你還沒有娶老婆，這些錢賞給你討個女人吧。”

駝子背筋都勁攀起來，做夢一般把眼睛睜得很大，站在旁邊含糊地說：“駝子不敢。”

從複室裏面，清脆悅耳的笑聲聽見了：“你要下吧，不要緊的。”

司徒夫婦走了之後，駝子喜得拱着那疊鈔票笑，氣都喘不過來，他底人慾突然高張；接上急切地找朋友，尋媒人，七上八下想找一匹雌的，倒是高不成低不就。年輕時候，擋不住錢是流水，八十大洋越留越少，好像融蠟一般，漸滿銷鑠下去。駝子一個光棍打倒三十零上七八歲，過了些沈悶而長久的日子；駝子想，快要老了。

從此以後，駝子沒有伏侍過姓“司徒”的老爺們，而駝子也竟沒有走過什麼漂亮命運。

這種人間沒道理的偶然，却偏偏形成了駝子一種沒着落的期望；他是相信的，這個感悟，應當是過往神祇所給予他的一種“啓示”吧？要不然，何以自己總不了解，却總是這樣切盼着呵？——

人生什麼出乎常情之外的事沒有呢？——誰也有權力依着自己底經驗胡思亂想，而且還要用來做自己生活惟一的指導方針；所以，別人也許不那樣設想，可是，我們的駝子却偏要那樣堅信着：姓氏的暗合——尤其是駝子的姓氏，人們這樣未曾注意過的（他對於牠，有一種野蠻人對於處女似的迷信，）却越發會生出一種‘潛諱’的神祕力——會是一種幸福的連索，好似古代的月老，用紅絲繫着人足似的，自然會來，你却用不着說破！

——駝子沒睛打睜的眼光，睞睞地遠投射過兩扇大門的正門，投射到旅館對面的牆上，街上的汽車，把門口擠得水洩不通，上車下車的人們，在五色燦爛的燈光底下，一閃一閃，好像波浪裏的水光人影。

他不時豎起耳朵一驚，恍惚有人在叫他似的。在沒有人使喚他之前，他總是閑暇地伏在欄杆上。今天，幾年來死水一般平靜的心裏，突然起了一個不可遏止的細微而曼長的波瀾，似乎冥冥之中，對於那常盼的期望，已經給了一個

什麼樣示似的。有一個迷惑人而有濃烈趣味的念頭，生根在他心上；今天，各省來的國民黨的四全代表內，有一位姓“司徒”的，住在五號房間，逼他名下伏侍。他好似他鄉遇故知。他開始疑惑宇宙間的巧勁了！在他一閃的記憶間，他記起前幾日夫子廟的賽劉伯溫告訴他說：他底臉上是“紅光滿面”——“哈哈，主遇貴人呀！”

他越想越相信，賽劉伯溫過去算命掐卦的名聲，是“有兩下”換來的。

可是，當他回味起這位黨代表總總條件的時候，他又免不了有點擔心起來：這位代表老爺，未免年紀太輕些，看過去似乎不滿三十歲的當兒呢；而且第一是，脾氣像不好惹的，面色蒼白，還沒見高興過；可是，有一種神祕的喜悅，在駝子心蒂上不時搔着，幾乎是含着害羞的感情，使他要打噴嚏。這位代表老爺是當天到的，出去，黃昏回旅館的時候，便皺着眉頭，喊了駝子過來說：“我在路上兩天沒得睡覺，現在得要歇一下；無論什麼人來訪我，你知會一聲攔駕。”駝子底心眼，冷冷地接觸着這疲倦而厭煩的神情，便恭恭敬敬地答道：“呃，駝子曉得。”——

駝子聽到第三號萬代表在屋裏拉着胡琴唱道：
“帶過了，我的黃驃馬……”

他心中覺得似乎不大是一回事，在這樣身分，怎的拉起這個京腔來。可是，他跺着脚，嘴裏也哼哼起來：

“哎馬呀馬呀……”

“駝子！”

“呢，駝子來了哇！”

睡子很快地跑到五號司徒代表房子裏去，他看見這位年輕的代表老爺，滿臉上緊張着精神不充足，厭煩而苦惱的條紋，在晦黃的電燈泡下蹠來蹠去。

“你們有沒有息燈的鐘點？”黨代表說。

駝子看了他一眼，心中籌劃道：他為什麼睡了又要爬起來呢？便順口道：

“我東（註二）是不息燈的。”

黨代表忽然失驚道：“不息燈？是嗎？”

駝子再瞟了他一下，躊躇了半晌，便決意答道：“不是的。我東老規架是十二點息燈，不過呢，自從做了代表老爺們你東的招徒處唆，我東是由代表老爺的便，隨便延長，只要你老人家招扶帳房一句話就行。”

黨代表走到窗格子旁邊，望了一望外面的燈火輝煌，望了一望三號窗帷上幾個搖搖擺擺的人影，回頭看一看桌上的鐘，正是十點半，苦悶地說了一句：

“就是吧，替我拿一份報紙來。”

駝子拿了一份“以多爲勝”的上海報紙，和一壺熱水入來，替黨代表換了一面盆熱水，拿了駝子香膏擱在旁邊，便默默地站在房門口不走。

他顯然是想邀一份體貼伏侍的功勞，討得扯淡一兩句的資格，他搭訕地說：

“你老人家不說要睏覺麼？郎樣（註三）又冒睏覺吵？”

“怎樣睡得着！”黨代表恍拂是自言自語似的，細微得幾乎只看見嘴唇一動。

駝子出人意料地，突然幽手幽腳走到黨代表身邊，很親熱地伸出兩個指頭指着三號，擠眼咂嘴地說道：“姓萬的，哼，××省的萬代表，住了兩個多禮拜了，新學的拉二胡，有空就拉，不是各位代表老爺不情願聽？那個佩說他，對，等一下又朝你發一頓狗尿氣，你老人家是冒有住長呀！”駝子不屑地，狠狠掠了三號一眼。

黨代表底眉頭微微一蹙。

駝子看見他看着報，並不說話，便赧赧地提起水壺出去，一搭一搭地說道：

“你老人家要用人時，叫一聲駝子就是。”

駝子走了。

黨代表坐在電燈底下，茫然出神。他四面看看這間小房子，簡單的牀鋪和釉暗的桌子，桌子上旅館式的茶碟和茶杯，牀鋪下悄悄發亮的新皮箱，一切都顯出旅行忽忽離家背井的情趣。電燈底光，透過晦黃的電燈罩，懶懶地射在晦黃的桌上。映得桌上一部破舊的中山全書也覺得晦黃，而黨代表的心境，也似乎晦黃着。

在他晦黃的心底，恍恍惚惚地展開了另一個世界；那是窗外旋轉着的：騷擾的呼喚聲，各種各樣的土話笑罵聲，尖着音的泗州調，扯起喉嚨唱的京腔，崑曲，胡琴，樓上樓下的應答聲，蹊蹠聲，搬家具聲，客來聲，送客聲，街上的汽車聲，叫賣聲，更梆聲……黨代表覺得這些聲音，從窗格子眼爬進來，充溢了他底房間，恍惚是五色烟霧，看得見地在電燈底下跳舞，在他底身邊迴旋，在他腦子裏搖幌，在他血液中隱隱地刺着。他疲倦的眼睛裏，碰起了火花，火花一閃間，他看見駝子那猴兒一般的下巴頰，和那一瞥難以形容的蔑視人的眼光。

生硬的胡琴聲，在黨代表的腦子裏，夾着他底思慮迴應激盪着。拉着拉着……他底官能分了家：他眼中把報紙上一個一個字認下去，耳朵底機能，却追捕着那從窗眼裏竄入的煩囂，好似颶風吹起的紙灰般在旋舞着。他底疲倦得幾乎昏

贊的心中在說：

『……本報專電日本六架最新式戰鬥機，在齊齊哈爾盤旋擲彈，……咿呀呀咿咿帶過了我的黃驥馬，不由雙淚如麻……我要設法去謁××當局，勸他早定本黨救國方針，我是黨代表，可是……一時鐵片橫飛，血流成河，居民殼悚萬狀，坐待慘死……呀呀咿算四十兩銀子還作價……馬占山猶在前線苦戰，敵方坦克車，開花大砲轟炸不絕……主戰！主戰！……如果有人在我面前反對宣戰……呀呀咿……我要斥駁他！斥駁他！……咿呀咿可憐呵歎英雄落魄……』

黨代表底興奮好似野燒一般漲熱起來，他覺得已經聽見黑龍江的砲火，在他欲裂的倦眼底下，一串一串發光；在他酸痛的耳眶裏，隆隆地咆哮，還有種種人的爭喊騰號，在這些爭喊騰號之中，却有一種尖銳地拉出來的西皮調兒，悠悠地伸長起來，恍拂在他強烈底感情絃上，鐵錘敲牛筋鼓一般，不絕地亂擂着。……

第二天的早晨，是一個快活的早晨，一清大早，便聽見清脆的簷雀聲，在外邊上上下下跳躍，唱和着。晴光透過玲瓏的窗上幾塊玻璃，瀨瀨地射在深藍的茶檯絨上，映耀得檯絨同新嶄嶢的一般。黨代表梳洗已畢，坐在那裏，待着駝子

端點心過來；昨夜一頓沈酣的睡，把晚來的煩悶，好似消雪一般，從胸腔中消散着。他半惺忪地凝視着陽光中的微塵，在藍絨上隱隱漾動，淡淡地有些閃爍；於是黨代表，今早剛才銷隱去的殘夢，也在他眼底，好似晴海鱗光般，一致節拍的淡淡地有些閃爍：這是一個活躍的夢，而且含了很充溢的情緒的。

在大的會議場裏，大台上高掛着兩支“黨旗”，素花環結着；底下懸一幅水墨色的很動人的“總理遺像”。於是司徒代表坐在最前排，正對着我們的司令主席……於是一個關於對日問題的討論開始了……於是主席提出反對宣戰的理由，全場一致贊和着，發出一種調和而勻淨的擁護聲，鼓掌聲，好似合唱一曲祭禱歌，或是河水洪洪地流着的聲音……於是這位黨代表漲紅着臉，發出反抗以至於要打倒這種卑怯，敷衍，附和的心理底抗爭……主席宣布停止他的發言權……大家都笑了，哄然好似鬧着頑笑似的；而有一個帶瓜皮小帽，票友打扮似的青年，坐在離他不遠的席上，嗤開牙齒摶笑着——嚇，這是拉二胡的萬代表！……開始喧嘩了，騷擾了，大家都站起來了。司徒代表忽然大怒；在“總理”底嚴肅面孔之下，他分明覺得主席底眼睛爛爛似鼠，兩個頰輔，好似天生得來吃豬肉似的，他心頭上一閃，桌子上便立刻現出一

支亮晶晶的手鎗來：他綽在手中，那麼，好似演電影似的，台上起了一股青烟，主席彎彎曲曲倒在台上；大家哄然跑出會場，只剩下司徒代表自己一個人了，冷冷清清的，出來了一個打掃會場的工友，瑟車瑟索地打掃着。……於是寂寞得來連簷雀上上下下的尖脆聲都聽得見了，……他感覺得有一股強烈的藍光，激射着他底眼。駝子底背影，四四方方的，在他底微眩的眼皮底下，一下一下打掃着地板，……他想起了那一面有個猴兒的下巴頰，和一雙古怪的，看不起人的眼睛

• ……

黨代表坐在那裏，感到一種神祕而痛快的力量，好似在運動場裏一次劇烈的操練過後，流了汗，生出來的新氣力一般。

早餐是一碟南京的油煎豆，一碟醬油豆干絲，一碟八寶甜醬菜，一碟油炸二來子（註四），一竹桶很細緻的粥，一雙竹筷子，九江的霏嫩的磁碗，這些本地清淡的風味，都是極合於略感疲倦的旅行者的腸胃，而令外江人喜悅的，

吃完了飯，萬代表又在低聲哼着：“帶過了我的黃驥馬，不由的雙淚如麻，……”

於是樓上樓下的腳蹤聲，漸漸響而且急促了，雜着很多亂跑的脚步聲，茶役們在樓上欄杆旁邊，向着樓下院子

裏大聲對話聲；賣報紙的竄上來了，繞着欄杆忽忽地喊：“民國日報 中央日報 南京日報 申報 新聞報 時報 晶報 馬占山殺退哉日本格 新聞喂，你呀弗買一份看一看？”於是遠遠的汽車的喇叭聲開過來了，接二連二，開到旅館門口，停住。

駝子在房門口探頭，尖銳地掠了一眼，問道司徒老爺，你老人家去參觀飛機場弗去？”他底虛氣柔聲，似乎預料着這位司徒老爺一定板着臉，微聲說一句“不去。”

可是，黨代表沈默了一晌，說道：好啦，去的。”

過了一會，黨代表聽見整齊勻淨的皮鞋聲，一陣一陣，從門口踏，走下樓去，夾着興高彩烈的談話聲，各種各樣的方音，一團一團地爭辯着對日出兵的問題，熱烈得同火一般。

黨代表揉了些頭油，抹了些雪花膏，抖了抖兩條艷而又艷的小手絹兒，整整衣服，在鏡子裏面細細裝點一下，便走出來。駝子早在房門口鶴候着，把門鎖上。

天空更加蔚藍而新鮮了，空氣是清爽而快活的，在屋瓦上嘹亮地啾啾着的簷雀，成群地飛起，躍着，滴漓瀝瀝好幾百隻。遠遠近近未凋的夾絲夾黃的柳梢頭，在炊煙人家的屋上，微微地彈拂着朝陽暖風；白鵠子也成群地在空中迴翔，領下繫着的鈴鐺兒，曳出一種曼長而調和的吟聲。

駝子溜着眼，睨着司徒老爺瀟灑而朗韻地步下樓梯的神情，不如昨夜的冷峭，他心中茫然地打了一個歡喜的寒噤，好似文學家們偶捉到一個神來之筆一般，莫明其妙地感動着。

旅館門口，午前的和風，在上面吹拂着金碧璀璨的“歡迎”花綵，下面一列一列地坐着一位一位的西服青年代表，他們底多油而平滑的腦袋，溜晶晶地映射着東方慢慢向中央而騰挪起來的太陽，便一致地朝着正東方發散出迷眼而有尖角的眩亮，好似百來顆大珍珠，嵌着眼睛兒一般。

汽車開始一列一列地開動了，輾起了黃金色的微塵，駝子從窗口凝望着，好似簇擁着他們馳走的天上的雲霧。汽車上插着歡迎黨代表們的五彩小旗，也一齊瑟瑟地，高興地歌唱着。而汽車上的人們，也似那在這四圍的蔚藍空氣裏歌唱着的旗子，露着歡愉得意之色。在司徒代表的車上，大家開始自己介紹了，交換了名片和煙捲，互致過了客氣的一笑之後，於是四位黨代表，三位都是從西南××省來的，其中有一位穿水紅色西服的，便是三號的萬代表；只有司徒代表是操着獨特的口音；他們三位老鄉，便開始激談着，頻頻看司徒代表一眼，意思是徵求同情。

司徒代表是同情於一位主戰論者的，而那兩位便反對

開戰，那麼，在這個小圍室裏，四位黨代表，恰恰是兩個半啦不同的意見。而萬代表反對宣戰尤力。他用純粹的西南方音辯道：

“……就是三歲的小孩，也明白對日作戰，只有損害，並無好處！還要惹起可怕的世界戰爭。我們如果憑良心來統計一下，在國內主戰的份子，有沒有十分之一？商人們的見解，是十個十不願意打仗的，——難道說商人就不算中華民國的國民？照我說，商人才是真正的民衆意見呢。農人們不消誒不贊成開仗。贊成開仗的是誰？是不是一般知識份子？他們自己沒有財產，死了頂多一條破光棍，——”

司徒代表也聽得懂，便同他駁；可是萬代表不知為什麼眼睛不大看他，而且更要說本省的方言，使辯論很難進展；於是另一位主戰的老鄉，也用方音和他辯駁起來，音調非常激昂悲峭，司徒代表疑惑他們發怒了，可是，不知道說什麼點，兩個噗嗤一聲同笑了。以後問題好似沒定向的帆船一般，隨便轉了舵。於是他們——問題何必一定要板起了臉孔來談論呢？他們開始談道在甲午之戰，俄羅斯大文豪“T-o-a-s-t-o-i”也是反對中國開戰的，他曾經勸中國採取一種偉大的容忍的精神，始終莫要演那抵抗的兵凶戰危的慘劇；他們說 T-o-a-s-t-o-i 不只是一個文學家，而且是一個宗教哲

學家，那麼就是一個唯心論的哲學家了。談到這裏，第三位老鄉開始詆毀 T-o-a-s-t-o-i 了，他說 T-o-a-s-t-o-i 是一個“卑污的說教”，因為他自己是一個唯物論的崇拜者；司徒代表從而附和其說，於是在這個圍困裏，四位代表，又成了兩個半啦相反的主張，唯物唯心的辯論，便懶持不下；後來又調和了，變成什麼心物一元論而折中之。於是大家開始研究人類的肉體與靈魂，精神與生理，人身的結構，遺傳，精虫，卵子，交媾，……

遼遠的蒼穹，驚人地碧藍下去，他們都陶醉在這晴暖的近午風光中了。

駝子在旅館樓上，這時倚着欄杆，懷着淡漠漠的疑慮與悲哀。眼前的景象，對他只是一種搖動的幻景。而且想到，人靠四十了，殘生已經過了大半，孤另另的一個殘疾人，有什麼望頭呢？再不遇見一個知己恩人，也就這樣辛苦終老了。連一個家都無法立起來。別人有的是老婆兒女；自己呢？論臉子老天爺又苦苦的給生了這個殘缺樣子，得怕總要有兩個銅呀。人緣也是不容易，大家嗤笑他，叫他駝子，沒有人叫他做“司徒金順”。把他當作一個無名小卒而看透他終身的，是眼看見的人們都是這樣的了！

駝子深信自己惡劣的命運，是他自己惡劣的形體所賦

予的，而他也深信着，那些大名掛在人人嘴邊的人們，便會是一些走紅運者；所以他一生可憐地忌諱着的一項事，就是人們偏要去挑剔他這個肢體殘缺，毫不問句姓，這個名便莽撞地一句“駝子！”這些人們大都是生怕繞了一個灣道，而沒有檢得些便宜似的，總不肯問一句什麼貴姓台甫而就便尊一聲司徒金順。所以原先時候，駝子在最低限度內，對於水根或阿毛的不客氣的呼喚，總要氣得把整半個臉從耳朵根紅上來，紅得臉色在那鬚毛叢炷中透出來的肉，好似從夏天深密的樹林之中，窺看着一天酷熱後的晚霞般，非常可怕。倒是後來，每每想到，就因“駝子”這個稱呼，也賺了兩次不尋常的好運，他只好忍痛而來期望那第三次的好運了。駝子久盼着，而且只盼着，未來總會有一位可以意外拯拔他的老爺，來實現他安家立身的大慾吧？只這些些的慾求，對於他這樣一世蟄伏在暗陬而年老自尊的聰明人，總不可說是過分吧？駝子悲憤地想：人們把“司徒金順”四個大字，那就是駝子人格的代表，毫不關心地投在荒漠的深淵去了，投到“黑龍江”——駝子理想着有一條黑而粗的龍昂首盤據江心的那種可怕的原始的荒野流域——去了！

爲着反抗人們對於他幸災樂禍的蔑視，他們蔑視他是一個無家可歸的孤零漢，所以駝子總惡狠狠地說他還有一

個父親；水根總是冷冷地笑道：“你父親在何處貴幹呢？他却總不來看看你。”駝子鼓着眼答道：“遠着呢，你和道！”他高興的時候便滔滔地敘述他父親是怎樣的人？黑龍江當買賣人家的經紀，總不比您差吧。很有錢，就是有錢壞了，弄了一個後娘，又美又妒，他的嘴唇是這樣又小又圓又紅的——駝子眼底渴慾地浮出那司徒議員的少婦的影子——所以父親不肯來看他了。他對水根說話時，總落得要加一句的，這位有錢而且有少妻的老人，叫做司徒金順先生。十六歲的阿毛便天真地問：“那麼駝子你也姓司徒了，司徒？多麼少見的姓兒呀？”水根却狡猾地笑，不住地追問，不知為什麼他偏要這樣煩絮而執拗，他問“駝子，你到底姓什麼？”…

…

駝子從沈思裏醒過來，他聽見嗡嗡的飛機聲了。從井口一般的旅館天井（註五）裏，他虔誠地舉頭仰望着，恍恍惚惚地似乎仰望着過往的值日神，會偶然從鞋底掉下一片兩片泥渣在他身上而化成莫大的福運似的。在磅礴的無雲的藍天，和金色的和暖而恩惠的太陽底下，美麗少見的日子！——十幾架飛機展開翅膀緩齊飛了，好似畫着藝術的線紋，好似奏着靜默音樂的顫拍，牠們迴旋着，迴旋着。近了近了，當頂了，遠了遠了，又蛇紋地劃着優美的進進退退的波

陣，於是有一雙美麗的白鶯，悠悠地伸着兩隻長腳，冉冉在飛機底下過去，腹底下的白絨毛，掩映着懸午的太陽，發着銀色的光亮。駝子朦朧地尋思：飛機上的人們，許像白的鶯鶯一般快活吧，而我司徒金順怎樣盼望得到呢？今生也算盡了？

駝子的胸腔忽然覺得一下搖撼的寒顫，頃刻血似乎都會涼下來。他底眼中一眩，他底希望便饑鷹也似的飛往飛機底下嗅尋了。因為他記起這是黨代表們乘坐飛機游覽南京城，而那位司徒代表也許在上面吧？——既然賽劉伯溫說過的，名名姓姓上又有這樣暗合的兆頭，誰知道這回不也會似前兩回似的碰個着呢？如果好好伏侍他，那麼……駝子底想像擴大了……安知他不會賞一大筆，或君介紹給什麼部長當個闊一闊二的跟班，出出頭？——總得要能親近才好；可是看昨天那樣脾氣，是很叫人難摸到門徑的，不過今天登汽車時的氣色還好，……得想個賄賂的辦法——他吝嗇地躊躇了一下——對了，他昨天也許是太困乏了，可是……駝子底希望縮小了……難，看樣子也難，像駝子這樣倒楣的人……駝子是奚落人的人，回想起昨夜隱忍地討着別人奚落的神情，他痛苦地嘔了一口痰沫！

人年事大了，經歷多了，自己一天一天更把自己看得重

大了，慾望是會苛刻而迫切，失望是會痛苦而憤恨的。

駝子是個聰明而自量的人，把自己的期望縮得非常謹慎而微小，可是還要碰釘子的時候，那麼，——他含着惡意，切齒地想：不會是那樣一個人吧？

在太陽還沒有西斜之前，一日的光陰又待趨趕而冉冉地逃逝了，有些人是在砲火下斷脰折頸而過去的，有的是在歡宴場中談仁道義而過去的，南京這時，無數的電燈早歡愉亮了，夕陽紅紅的映射在高樓的檻桷上，濃得化成金色；駝子心中底興奮，也紅紅的在他心上閃爍着，旅館又開始熱鬧了。馬車，汽車，停滿了門口：樓上樓下的呼喚聲，答話聲，陔踝聲，要洗臉漱口水聲，代表們激烈地用各種土語的談話聲，……駝子提着一壺開水，剛要踏進五號的房間時，他心中自然地亂跳起來，好像打算做些什麼虧心事似的。因為他怕看見一個冷峭而蒼白的影子，厭倦地踱來踱去，那會使他興奮的腦子裏，擋下了一塊頑硬的石頭。

司徒代表已經在房子裏。精神煥發地站在鏡子面前，兩眼漂亮地奕奕射着；駝子愕然。一瞬間，駝子忽然眼明手快地從壁上取下布撣子，在黨代表身上殷勤而溫柔地拂了又拂，撣了又撣，撣着，吞吞吐吐地說：

“司徒老爺，今天你老人家也坐了飛機麼？”

黨代表很愉快地說：“是的，倒是第一回呢，開眼界，真痛快，——拿盒洋火來。”

駝子入來的時候，手中捧了一大包精裝點心，還有極好的茶葉，開水壺，黨代去噓了一口紙烟，大概是很餓了，順手打開這包點心，看着是南京的精製的眼鏡糕，很合滋味。他高興地吃而且說：

“我沒有吃南京的眼鏡糕又四五年了，我是很喜歡吃的。剛飛上去的時候，我怕會摔死。駝子，你年紀多大了？”

駝子眼中發亮，說道：“四十歲了，你老人家嚐嚐糕味好麼？”

“家裏有什麼人？”黨代表嚼得很快，有意無意地問。

“打單身。還有個老頭子呢。你老人家儘管多喫些。”他一面說，一面雙手遞過來一杯新鮮的茶。

黨代表吃了不少；無心地挖着點心包，兩隻手指頭從紙包面上捻弄一張紅紙片；哼着上面歪歪劣劣寫的四個字：“司徒金順。”黨代表忽然打了一個頓，口中自語道：金順怎的還在南京呢？他不早說回家鄉麼？”他臉上正經起來，用合身分的調子問駝子道：

“今天送這包點心來的，是一個二十來歲的小伙子，頭小，眼小，嘴大麼？留下地址沒有？”

駝子茫然了一會，很顛顛地說道：“這包點心是駝子格外孝敬司徒老爺的。”

黨代表打了一個噴嚏，慢慢說道：“哦，你也叫司徒金順麼？”“不，那是我爸爸的名字囉。”

黨代表大概是好奇，從上至下打量了他一眼，沒有吃了；略略用手把點心包推了一推，眼皮似乎有點困倦了。他還說下去：“那麼，你的爸爸在那裏？”

駝子躊躇地搭上一句：“在黑龍江做買賣人家的先生呢。”

黨代表把眼皮用力一睜，忽然失驚道：

“黑龍江，不危險麼？”

駝子不懂得他為什麼那樣神氣，疑惑地望望他同情的顏色，反而覺得弄假成真，心中真正打算說下去的話，都不好接引下去了。他兩隻眼不時惋惜地從那包眼鏡糕溜到黨代表帶着點心屑的下巴頰。靜了一會，他含糊地說：

“司徒代表老爺，你老人家看怎樣呢？”他想了許久，又趕緊添上一句：“不錯，剛才報紙號外，聽說黑龍江失陷了，——買賣人家不要緊嘛？”

“黑龍江失陷了！”

黨代表突然站起來踱來踱去，悲哀的顏色，漸漸地濃厚

起濃厚起來，把剛才的奕奕的歡顏，掩藏着，結成一層欲哭無淚的苦悶；比昨天那令人頭痛的情形，更為難看。他用冷淡而嚴肅的口吻命令道：

“我今天坐飛機，頭暈得很。你拿這盒點心出去吧，謝謝你。叫你時再來。”

駝子愕然。

他覺得正有無數的衷曲，要往下“啓示”下去，可是，黨代表完全不是那回事了。在他興奮的腦子裏，驟然擋下一塊頑硬的石頭，使他有出乎意料的痛苦。他默默地把那已經食過一半，殘餘散亂在桌子上的精製眼鏡糕收拾起——老來吝嗇的駝子，第一次這樣大方地來請客，是經過三番五次的決心去“克服”，而且有大慾在背後的，今若此，實在有些傷心——他哀憤之下，終至於猜想黨代表做出這副模樣，大約是已經明瞭透了自己的五衷，而且剛才白領了一頓人情，所以推托而起，架子又來了吧？人心真壞。

當他認為自己已經抓住了黨代表的鄙吝的內心時候，他底見解轉了：他自己築了些空中樓閣，白白地低首下心一場，欺騙自己，——連同昨晚的鬱憤，熱血抖然漲到他耳朵上。

駝子覺悟了：把自己一生的幸福，這樣地熱望着這些人

們，那是錯誤。他們挖你底眼鏡糕吃時，許是好手；到時候却裝腔做勢地擺起架子來，你盼望他替你做些什麼，那是痴人做夢！

駝子底“堅信律”攏破了。他氣憤地想，這些人都是些玻璃夜壺呀，怎樣看都是一泡尿！

三號又唱了：……不由得我呀雙淚如麻！……”

這位沒受過教育的人提着水壺，捻着點心殘包，沒說話大踏步走出去狠狠地掠了這房子一眼。

黨代表好似神經失常的人似地踱了一會，苦悶地灣下腰來洗臉時，從窗格子外，看見一個矮而粗的黑影，聽見一聲低微，怨毒而有力的聲音：

“卵子裏一些個代表！”（註）

黨代表哀而昏迷地浮出一個畸形的，黑龍江做買賣的老先生底影子。今天，他實在疲倦了。

註一：冒，南方言沒有也。

註二：東，等字的轉音，我東猶言我們。

註三：郎樣，是如何樣的轉音。

註四：二來子，是把“燒餅油條”的油條 再用油炸一次，脆而鬆，南方用來佐稀飯，極妙。

註五：天井，就是北平的“院子”南方屋高而院子小，好

似天底井一般。

註六：卵子，是墨丸的意思，相當於北平的“幾巴頑孽兒。”

海外通訊一則 L.C. 王

(介紹)

有人推測世界二次大戰，將爆發於最近的將來；而首先發難的，大概是瀕於絕境的德國。同時另有人說世界二次大戰的形式，不外（一）帝國主義間的相互戰爭（二）帝國主義與殖民地的戰爭（三）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戰爭。究竟二次大戰有爆發的朕兆嗎？是不是在德國？是那種形式的戰爭呢？

自一九二九帝國主義者間開始第三時期的經濟恐慌，無疑的，是帶着普遍的世界性的。德國在凡爾塞條約束縛之下，在楊格計劃的壓抑之下，其所受世界恐慌的影響，當然

遠勝於他國。這個恐慌表現於德國的，便是一般大眾的貧乏化，失業人數的激劇增加，工業的滯塞，農業的不振，和對外貿易的減退等等。卜律賓為總辦的德國布爾喬亞政府，為了挽回這種頽勢，拚命的向普羅列塔利亞特進攻。他們用減低工資，增加關稅，縮減勞働保險費等等的方法，把一切擔負完全轉嫁在無產大眾的頭上；但是恐慌起來嚴重了，同時勞苦大眾也由被攻的地位進到反攻的地位了，因而卜律賓的政策，不復能發生効力。於是不得不公開發表告國民書，公開的說明德國財政的破產，自己欺瞞政策的失敗。同時又頒布幾道更獨裁的緊急法令，把更重的負擔，加在貧乏大眾的身上，以圖最後的掙扎。就拿緊急法令作見面禮，先向英國送盼，向胡佛訴苦，向法國求援，一遇到國際間舉行會議的機會，便涕淚盈把的苦苦哀告。但是德國財政上的漏洞太大了，便得到戰債停付的賜予，也是無濟於事。而且，自恐慌露骨的表示出來之後，流通於德國境內的一切外國資本，都紛紛的向外流出，這樣一來，恐慌愈見嚴重，以德國的一個很大的銀行 Danaf 的倒閉為爆發點，全國的金融界大為紊亂。跟着交易所停止了，一切的銀行都休業了，國外的匯兌滯塞了，外國的貨幣看不着了。苦煞了一般小市民，把錢存在銀行裏，自己還要受餓。因此而社會秩序開

始動搖，政治的危機更為迫切，表映於政黨方面的現象，便是政府與黨的擁護者群衆，（包含若干小市民）不斷的向左翼躍進。德國的大選期一天天逼近了，從政黨的劇烈變動，很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決定大選的前途；而大選的結果，不僅決定德國的命運，同時將昭示吾人以世界前途的展開路線——有人所推測世界二次大戰的問題，將得到明白的答覆了。

友人隆基君在德多年，對於德國的政情十分熟悉。前些日子寄來一封長信，關於德國的近況為頗詳細的報告，（同時說到點中日問題）雖然稍稍嫌遲（在上海事件之前），但是這種具體的報告，介紹給讀者，也不為無益，所以就把它在此地公開了。——記者。

敬愛的朋友：

來信已收到兩個星期了。因為生活忙亂的原故，遲遲未能作覆，尚希諒諒！

在你的上一信中，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德意志資本主義將走向那兒去？”你以為這個問題，“我們不能單以經濟的危機或內閣的危機輕率地去判斷它的運命；而是應該去考察它的最後之決定者普羅列塔利亞特自身

的基本實力之如何。”這是完全正確的。革命爆發的條件，是要主觀與客觀雙方面的情勢得到適當的配合，才有可能。只有主觀的力量，而沒有客觀的優越的條件，固然不可；而只有客觀條件的成熟，沒有主觀的充實的力量，亦不可能，必須一方面政治經濟的危機達於極點，社會秩序完全陷於混亂的狀態，使統治階級無力繼續統治下去，他方面普羅列塔利亞特的革命集團已經有了鞏固的組織，堅強的實力和充分的準備，隨時都能够應付偉大的事變，如此革命的勝利才有可能。關於德國目前的形勢，因了某種關係，在上一封信裏。我只簡單地敘述了一點經濟的以及政治的恐慌情形，而對於有決定德國資本主義運命之重要性的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基本實力，完全沒有提到，這自然是個很大的缺點。現在既承垂詢，我當簡單地報告你一點事實。

德國的政黨極其複雜，各派各系，綜計約有二十七八黨之多。其中最有勢力的為社會民主黨，國家社會黨，共產黨，社民黨是改良主義的大集團，是第二國際的柱石。牠在德國的歷史最長。資格最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曾有過轟轟烈烈的光榮的革命業績，所以牠在德國的政治舞台上，直到現在還是佔着第一把交椅。現在的布律寧內閣主要是靠牠安持，此外在許多重要的邦裏——如普魯士，

漢堡等等——都是牠們特掌着政權。但是自第二國際背叛了無產階級以後，德國社會民主黨也變成一個反革命的集團了。尤其是在目前世界經濟恐慌極為嚴重的情勢之下，這些勞働官僚們的許多措施，充分地暴露了牠們的反動性，因而該黨在群衆中的影響一天一天地低落下去了。第二，國家社會黨是一個新進的法西斯蒂的集團。三年以前，很少人知道德國有個國家社會黨，自上屆國會選舉以後，牠突然一躍而居德國政黨的第二位，從此以後更着着進展，大有奪取政權之勢。由此足見德國的階級鬥爭，已尖銳到如何的程度。第三是無產階級的前衛黨，牠在最近兩三年中的進步，也如飛躍似地迅速。牠在法西斯蒂和社會改良主義者的雙方夾攻之中，繼續不斷地鬥爭，最近簡單有取社民黨而代之的情勢。下面我可以舉幾件最近的事實，以證明牠發展的迅速。

約在一個半月以前，牠的機關報被禁止了兩星期。當禁止期滿，牠重複和群衆見面的時候。牠的黨員增加了一萬四千四百〇二人，這是兩個星期內組織發展的成績，這是勞苦群衆對於統治階級無理壓迫的一個有力的答覆。（現在該報又在四星期的禁止之中，等到牠再出現的時候，一定還有新的事實告訴我們。）最近前衛黨主催了一個大規模

的政治討論會，題目是“誰願意社會混亂？”主講的人是曾經在廣州搗過亂且一度被捕的 Neumann。反對者，特請社民黨的主角叫做 Kinsler 的擔任。事先商量得好好的，誰料這位改良主義的大法師臨陣脫逃，以致大剝風景。這樣一來，社民黨更在群衆的面前暴露了牠的虛弱無能，以致牠的黨員紛紛的聲明退出，而踏進左翼的戰線，那些勞動團體們為挽回他們的崩潰運命，不得已乃於一星期後另行號召一討論會，敦請 Neumann 參加。事前他們大施宣傳，說某日午後七時他們要和 Communists 在某處算總帳，望各黨各派的工人群衆踊躍參加。誰知到開會的那天，四點以前，他們便派他們的最可靠的忠實同志們去佔據了會場，同時又派了大批的警察（柏林的警察總監是社民黨的一員），去把守了會場，斷絕了附近的交通，非社民黨的忠實同志，一律拒絕入場。他們對會場裏邊的群衆說，裏邊已無立足之地，不能再容一人，其實外面的群衆，雖然擁滿了五六條大街，守候了數時之久，始終是很有秩序的；裏邊的坐位，直到散會的時候，還空着一半。在這種封鎖和威脅的狀態之下，Neumann 還是出了席，講了演，並且獲得了極大的歡迎和喝采。照原來的規定，雙方在一個鐘頭

的辯論之後，每人還可作二十分鐘的結論，但社民黨的大法師眼看形勢不佳，他的魔術已經露出了馬腳，於是又第二次的脫逃，未作結論，即宣布散會了。同時在會場附近的街道上鶴立數時之久，終於不得其門而入的廣大的群衆，後來在煩燥和憤激的情緒之下，開始組織示威的行列，因而被警察攻襲，以致秩序整然的群衆被打了個落花流水，還被逮捕了不少：這樣一來，廣大的群衆更認識了社民黨的卑鄙惡劣，連資產階級的報紙都以嘲笑的口吻，攻擊社會民主黨的手段之拙劣。自此以後，更有大批的社會民主黨的黨員，不斷地向左翼躍進，而社民黨的崩潰的命運，不但未能絲毫地挽回，反而更加迅速了。

在漢堡市議會的選舉上，也充分地表現了前衛黨的政治勢力擴張，這次參加選舉的人共計七十八萬〇八百九十四，在十個政黨的競爭中，前衛黨共約十六萬八千六百一十八票，這個數目和總投票數相比例，雖然不過四分之一，然若和上次國會選舉時比較起來，牠在漢堡的獲得票數增加了三萬多；反之社會民主黨却損失了二萬多票。這即是表明這一年中，除兩萬多社民黨的群衆全變爲前衛黨的群衆外，還有一萬多無政治色彩或在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影響之下群衆，變成了左翼戰線的擁護者。在社會民主黨統治了十餘

年因而其政治經濟的基礎最為鞏固的漢堡市，能於短短的一年中得到如此的勝利，實有絕大的意義。

昨晚國際工人救濟會在柏林一個最大的會場開牠的第八次世界大會，同時舉行德國分會的全國大會。雖然入場券票六七角洋，而參加的群衆還是極其踴躍。七時半正式開會，而在六點半鐘那個可容二萬人的大會場已經擁擠不堪了。在這大會上充分地表現了德國工人羣衆的左傾化。可惜在我給你寫信的時候，我還不曾讀過報紙，因而不能將許多重要材料供給於你。（出席該會者，有四十餘國的代表。）

眼前德國的政局，已經開始轉變了，布律寧自重膺大命，在更右傾的基礎上建築他的第二個內閣。上次德國內閣改組的重要原因，是德國的重工業及銀行資本家不滿意於布律寧第一內閣。他們嫌牠歷次所頒布的緊急法命還不够用，對於勞苦大眾的摧壓，還不充分，因此他們要求一個更右傾的內閣來實行法西斯蒂的獨裁。這種情形由重工業資本家的忠實代理人入閣，保守黨及國家社會黨的領袖與興登堡的接談，及在 Hargburg 開會的右翼政黨大團結等等的事實，就可證明。自然，資產階級的進攻愈強，無產階級的反攻亦愈烈，德意志資本主義的沒落的命運，不但無

法挽回，反而要更加速化。

上面寫了幾大頁，還把一件目前最嚴重的中日問題沒有提到，以下再簡單地就這次問題談一談。這個問題發生的原因以及牠的國內的和國際的意義，你當然比我知道得更清楚，用不着多說。我現在只報告你一點國際間對於這一問題的論調及其態度。自這個重大的事變發生以後，我們貴國上自政府大員下至意識不明瞭的人民，都是盼望國際聯盟和各帝國主義者出來主張公道。但是事實的經過，已知把這種迷夢完全打破了。國聯初則認“中日的衝突，是局部的偶然的紛糾，”似乎沒有值得這些帶高呢帽，着大禮服的紳士們注意的必要；繼則提議由國際組織委員會負責調查，但經日本嚴詞拒絕之後，立即驯服地放棄了原來的主張，容納了日本提出的中日單獨交涉的提議；終則根據日本代表的片面的報告，謂“日本政府已採取了各種鎮定的處置，”此事似乎已告以結束，因而“發生必要時，國聯不再另集會議，”實則日本的坦克，大砲，飛機，還在不斷……不過被屠殺的是中國的奴隸，所以這些大人先生……了！這種情形表示着什麼？這完全暴露了國聯各帝國主義的分贓機關，——揭穿了牠的一切真面目。此外我們再看看在太平洋上和日本衝突得最

爲凱洛非戰公約之發起者美國的態度如何呢？美國的國務卿史汀生，在中日開始衝突時候，說日本的舉動是正當的，他“在日本的行動中我不出傷害凱洛公約的地方”這顯見日本帝國主義在事先和美帝國主義已有相當的諒解，在不妨害美國在華利益的範圍內，他樂得讓日本自由行動，以開其瓜分中國之先河。但是近來日本軍事行動的發展已超過了這個範圍。牠一面用大礮飛機沿北寧路向關內進攻，一面集中戰艦於上海，以威脅揚子江流域。這樣一來，美帝國主義便感到了極大的不安，因此連日爲此問題大開其閣議，以謀應付的辦法，並已有很強硬的表示。於此太平洋的風雲漸趨緊張，大規模的戰爭，說不定會因此爆發起來。

說到英國呢？因爲英日同盟的復活，牠兩在華利益的密切關係，及其對美的共同仇視，處處有促成英日聯合戰線的可能。所以對中日衝突的問題，英國出席國聯會議的代表及其國內的所謂輿論大體都是袒護日本的。至於法、意、德等國，一則因其在華的利益比較低微，再則爲了歐洲的問題已疲於奔命，無暇顧及東亞，所以牠們暫時對於中日問題，都還沒有積極的表示。

朋友，我已經寫得很多了。我不知道我所說的話，超出了我可說的範圍，希望你下次來信，根據你的環境，



我一講話的範圍！

L.C.王.

營業稅問題

侯厚培著，全書五章，一二章營業稅的性質和意義，第三章營業稅的重複稅問題，第四章營業稅的轉嫁與歸宿，最後一章，則將中國營業稅的沿革，舉辦營業稅的利益，雜稅之割一及課稅範圍的規定，課稅方法之研究，一一分別說明，是一般商人必備的要籍。

一冊三角半九折 郵費一分